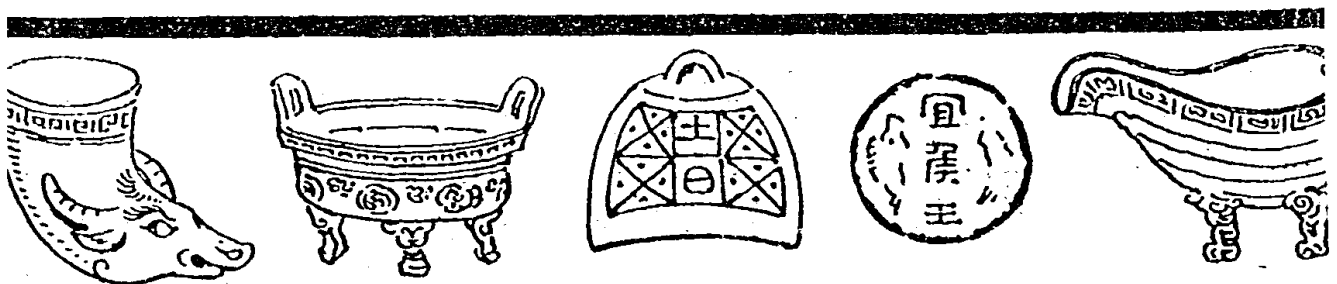


書叢史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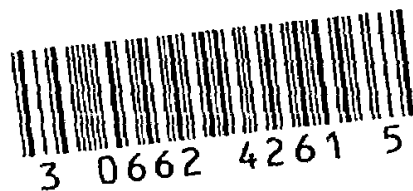
考化華人域西代時唐隋

著編民健何

行發局書華中



630
904
5



凡例

- 一 本書原載支那學論叢（內藤博士還曆祝賀）後收爲東西文明史論叢第八篇，均由日本弘文堂發行。此處所譯，則以兩書互相參照。
- 一 原文題曰關於隋唐時代來住中國之西域人，今改爲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比較符合原意。
- 一 著者本係交通史家，故文中所敘，與當時之中西交通，尤有密切之關係。
- 一 關於本書內容如何，燕京學報第十四期國內學術界消息嘗評之曰：『日本桑原隲藏之隋唐時來住中國之西域人，考證俱精確，爲隋唐史研究上闢一新葉。』其價值可以略知矣。
- 一 本書前分載於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五卷第二三四等期，現重校一過，另刊單本，俾資廣傳。
- 一 桑原之書，我國已翻譯者，有五六種之多，是書爲其晚年之巨著。

凡例

一

一 附錄馮承鈞先生之唐代華化蕃胡考及宋文炳先生之女真漢化考略二文，均爲難得之材料，考證精確，爰錄之於後，俾資參考。前文載於東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十七號，後文載於海天第一卷第二期。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譯者識於首都

叢書史
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

目次

頁數

一.....一

陸路東西交通之開始——海路東西交通之開始——內地移住之限制——
異族之雜居——混血之僞華人——南皮張氏——福建薩氏——姓氏之淆
亂——姓氏書譜之不完全——關於往來中國西域人之演講

二.....二三

龜茲溫宿月氏之移住民——驪軒之移住民——東漢時代西域人之移住——
漢代屬國都尉——長安之異稱——唐代長安之狀況——賊軍中之異族
出身者——官軍中之異族出身者

三.....二二

卑路斯與泥涅師——阿羅憾丘銘之解釋——唐代往來中國之伊斯蘭商賈——李彥昇與石處溫——中國姓氏典籍所見之波斯氏與大食氏——因宗教關係而來之伊斯蘭教徒——因政治關係而來之伊斯蘭教徒——宋代移來之伊斯蘭教徒——元代移來之伊斯蘭教徒——中國現在之伊斯蘭教徒——祆教——摩尼教——景教——會昌之法難——唐代來住之猶太教徒——猶太人初至中國之年代——元代來住之猶太教徒——開封之猶太寺

四

三九

異國沙門之雲集——俱摩羅秘術占——迦葉志忠與迦葉濟——瞿曇羅——瞿曇謨與瞿曇晏——印度之九執曆——印度天文之影響——九執曆之影響——都利聿斯經——印度醫方之東漸——那羅邇婆娑與盧伽逸多——胡人眼科醫——骨儀與骨秀英——羅好心——竺姓

五

五六

五胡時代之通商——後魏移住之西域人——西域人與南朝之交通——中

國流通之外國貨幣——隋唐之商胡——祇教之東漸——宇文薩保——安
難陀之一家——安吐根——李抱玉與李抱真——李國臣與駱元光——安
叱奴——西域樂人舞工之重用——曹國出身者——安金藏——安姓

六

康紉——胡小兒——撒馬爾罕之商胡——康豔典與康拂耽延——康謙——
康薩陀與康崑崙——西域出身之樂工——康日知之一家——康姓——
安祿山之身世

七

米嘉榮——米和——米都知——米遂——米暨——米志誠——九姓胡——
沙陀部內之西域人——米芾之事蹟及其書畫——米芾之身世——研究
姓氏問題應注意之點——米姓之特色——相傳米芾爲回教徒——冒充
姓之米芾

八

九五

史懷恩一家——史醜多——何洪珍——何潘仁——何稠之身世——何稠之事蹟——僧伽大師——中亞之佛教——石演芬——關於石敬瑭身世之疑問——石國胡兒——末姓——尉遲乙僧——尉遲勝——裴玠——西域音樂之流行——白明達——白孝德

九

王世充之身世——西域人四千之歸化——中書盡蕃人——白姓——畢姓——曹姓——羅姓

十

伊蘭文化之影響——吐火羅之天文——札馬刺丁與元時之回曆——馬沙亦黑與明時之回曆——中國學者對外國曆法之見解——Jacob氏——東方之四大發明——附言

附錄：

唐代華化蕃胡考	馮承鈞著	一二七
女真漢化考略	宋文炳著	一七二

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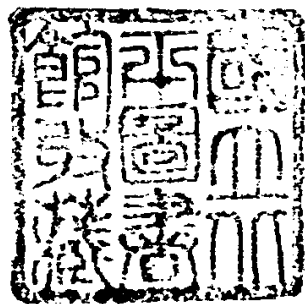
叢書 歷史 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

一

中國爲世界之古國，又係大國，故其國名，早已傳聞於西域諸國間。而西域人或由陸路，或從海道，亦早已通商或移住於中國矣。

陸路東西交通之開始 東西交通之啓端，正確言之，實自漢始。漢時開陸路之端倪者，厥爲張騫；武帝元光六年（西紀前一二九年），張騫使至中央亞細亞之大夏（Bactria）。嗣後陸上方面之東西交通，益臻繁盛。漢與身毒及安息間之交通，自不待言，卽如遠西之犂軒（大秦），亦已啓其端矣。於是似指中國北部之地名 *Serica*，及似指華北首都——或卽長安——之地名 *Sera* (*Metropolis*) 等，乃發現於希臘與羅馬之著錄。〔一〕關於當時陸上之交通路，Herrmann 氏所發表者，大抵皆屬妥當。〔二〕

海路東西交通之開始 海上之交通，時期略同陸路。元鼎六年（西紀前一一一年），武



帝征服南越，於陷落其國都番禺之後，乃遣使者，招徠南海諸國商賈，藉資互市。該時使者所歷訪之諸國名，均載於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其中有一黃支國，為極西之國名。Lacouperie 氏考此國為波斯灣上之和爾木斯 (Hormuz) [1] 而 Hermann 氏考為非洲之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 [2]，均未足信憑。藤田豐八博士考黃支國為南印度東海岸之 Kanci [3]。經五星霜後，法國 Ferrand 氏亦發表略同之論文 [4]。總之，華南與印度間，於西漢時代，早已有海上交通，是無可否認者。迄乎東漢時代，——西曆第一至第二世紀——希臘及羅馬之商船，亦駛至中國，而似指華南某地之 Sinai 與遠東海港之 Kattigara (交州) 及 Thinaï 或 Sinai (Metropolis) (廣州) 等名，亦聞於西方矣。[5] 關於此時代之海上通路，Yule 氏早有研究及論述 [6]。

概言之，中國人為開放的而非鎖國的國民，故自古頗多移住及歸化之外國人，然中國有時亦嚴重取締移住之自由。例如漢時即有『邊人不得內移』云云之限制，苟無特別情形，亦不准華人由邊郡移住內地，職是之故，外國人亦不易移住內地。

內地移住之限制 西漢時代，或因政略關係，有時亦命地方豪族，移住京畿附近 [7]。然

此乃限於特別之情形，故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云：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漢高祖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蓋以強幹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

雖准由內地移住邊郡，然欲由邊郡移住內地，則非易事。據東漢末應劭氏言，西漢武帝時代之名將楊僕爲宜陽（河南省）之產，家居函谷關外，恥爲關外民，因功而上書朝廷，上准移住關內云。漢書卷六武帝本紀元鼎三年條注曰：

『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好廣關，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舊關）三百里。』

應劭所云，稍有疑問，姑置之，至是說之流傳，則足證由關外移住關內之困難，可爲當時事實之表白。又據漢書卷七一平當傳云，西漢時平當之祖父，亦獻鉅金，始准由下邑（江蘇北部）徙居平陵（漢昭帝陵）。再據後漢書卷九五張奐傳所載，東漢張奐因辭戰功之恩賞，上准由邊境敦煌郡酒泉縣（甘肅）徙居內地弘農郡華陰縣（陝西東部）而免『邊人不得內移』之限制云云。上面所舉，均爲特例，固勿論矣。然亦可藉此

推知歸化之外國人，例皆安插於邊境附近，其居住內地，頗爲困難。

然此種限制，由東漢末而三國，迄乎西晉，乃次第弛緩，外國人之移住內地，亦漸自由，結果乃釀成永嘉之亂。

異族之雜居 據三國志卷二八鄧艾傳所載，魏嘉平三年（西紀二五一年），鄧艾奏請追放雜居內地之羌胡於邊外；又郭欽於西晉武帝太康元年（西紀二八〇年），江統等言於惠帝元康九年（西紀二九九年）均上疏陳徙戎之急務。因郭欽及江統等之上疏，足知當時中國北部，羌胡之雜居，爲數不少。然迄漢後，戰亂連綿，人口因而減少，至西晉初，口數不及漢盛時十分之一。是故西晉武帝，與其謂爲採納徙戎政策，寧謂爲採取招徠異族之方針。茲據資治通鑑所載武帝年間歸化內地之異族口數如下：

咸寧三年 西曆二七七年 諸胡二十萬口來降（西北雜虜，鮮卑、匈奴等）。

太康五年 二八四年 匈奴二萬九千三百人來降

太康七年 二八六年 匈奴等胡十餘萬口詣雍州降

太康八年 二八七年 匈奴萬一千五百口來降

太康十年

二八九年

奚軻（夷種）男女十萬口來降

又檢晉書卷三武帝本紀，有『東夷八國歸化』（咸寧二年）『東夷二十九國歸化』（太康三年）及『東夷十一國內附』（太康十年）等記事，層見疊出，然因口數不明，故不列入前表。太康元年（二八〇年）之總人口約一千六百萬，是爲晉代之極盛期^{〔四〕}，但此總人口中，判明爲前述武帝時代所歸化之異族，約占三十分之一。苟加算由東漢三國等時代既已雜居內地之匈奴、氐、羌及烏桓等族在內，則西晉時代雜居華北之異族人數，當更大於此數。是以江統所言『關中之人，百餘萬口，戎狄居半』云云，決非誇詞也。

迄乎南北朝時代，爲塞外民族占領中國大部分之時代，故外國人之移住內地，較爲自由，固不待言。當塞外民族君臨中原時，其取締外人之移住，固爲寬大，其中以南北朝及元代最爲自由，職是之故，外族之移住內地者，其數之多，亦爲歷代所罕見。如元初胡三省所言，隋唐後中國史上所見之人物，塞外種族之後裔，頗占多數。其風俗習慣，全然華化，變爲純粹之漢人，但苟溯其源，卽爲混雜血統之僞華人耳。

混血之僞華人 胡三省資治通鑑晉紀三十太元廿一年（三九六年）條注云：

「嗚呼！自隋以後，名稱于時者，代北之子孫，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辯，果何益哉？」

胡氏之憤慨，姑不具論。然其注意此事，則不能不謂爲聰敏。其十居六七云云，似有若干之誇張，然隋唐時代，塞外民族中，人物簇出，尤以鮮卑居多，是無可否認者。吾人他日苟有機會，擬具體的調查是項事實焉。南北朝時代，北狄東胡等族，頗多雜居於中國內地，迄乎隋唐宋元等時代，西域人之移住，益見衆多，故後世華人間，混雜西域人血統之僞華人，爲數必不少。

是故通觀近時之中國政界，其先祖爲異族者，爲數甚夥。例如清末盛倡國粹主義而官任軍機大臣之張之洞（張文襄）爲南皮（清屬直隸省，即今河北省）人，然南皮之張姓，即有烏桓後裔之嫌。

南皮張氏 五胡時代雜居中國之烏桓人，多稱張姓，其例不勝枚舉。張驥之子張超，據于南皮，稱烏桓王，一時嘗獨立。甚至張之洞之先祖，是否爲烏桓之出身，則不便臆斷。

如今雖已自政界隱退，然在十餘年前，嘗任海軍總長而於清末軍政界占相當聲勢

之薩鎮冰氏，爲福州人。然福建之薩氏，乃卽元代移住中國之西域人之後裔，確然有據。福建薩氏純粹之中國人間，並無薩姓。薩姓始見于元代，然僅限西域出身者。例如元代有名之詩人薩都刺（薩天錫）卽爲其一。此人本爲答失蠻氏，換言之，卽伊斯蘭教徒。而福建之薩姓，爲西域人薩仲禮之後裔。薩仲禮爲元代福建之官吏，家居今閩侯縣（福州）。其子薩琅，以至孝聞名。[古]薩琅之子薩琦，於明宣德五年（一四三〇年）及第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琦遂儒學，棄色目人之習俗，循朱子家禮。[古]薩鎮冰爲閩侯縣人，故其爲薩琦之後裔，殆無疑焉。

又如兩年前（譯者按：此言民十三年，因是文成於民十五年五月）之奉直戰爭，曾爲馮玉祥之部將而一時嘗任熱河都統，最近爲開封國民軍司令之米振標氏，由其姓推之，其先祖似亦爲西域人，此例實不勝枚舉。總之，中國政界中異族混血子孫之出身者，爲數甚夥，是彰彰若揭者。然因中國關於姓氏或家譜等典籍，至爲不完全，故甚難闡明此等事實。中國學者固不待言，至如日本或西洋等學者，殆無人從事此方面之研究，實遺憾之至！

姓氏之淆亂 中國上古當實行家族制度而有階級制時，姓氏之區別，至爲嚴重。當時嘗視矯正姓氏爲行政上之一重要事。然由戰國迄秦漢，隨階級制度之崩壞，姓氏乃次第淆亂矣。至五胡南北朝時代，一方因塞外民族之雜居愈多，故其姓氏，亦愈爲淆亂。兼以後魏孝文帝，改鮮卑族之姓氏爲漢式〔云〕，而西魏宇文泰（北周文帝）適與此相反，對漢人門閥或功臣，賜稱蕃姓〔云〕，於是姓氏益爲淆亂。然通觀東晉南北朝時代，尤以華南爲盛，均實施九品中正法，而崇尚門閥之風，又復捲土重來，故甚尊重譜系〔云〕。南宋鄭樵通志氏族略第一氏族序云：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爲考定詳實，藏於祕閣，副在左右。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尙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

所言頗得要領。

然迄隋唐之交，因有科舉，廢九品法，而變爲實力競爭之時代，故常貴常賤之區別，次第撤廢矣^三。於是姓氏之意義及譜系之價值，亦次第衰退，而六朝門閥全盛時代所見納多額陪門財與門閥家通婚之弊^三，亦日衰一日；至唐中世後及宋代，此俗大變，而與鉅額繫捉錢迎招進士爲女壻之風，遂代而起矣^三。此等陪門財及繫捉錢之交換，足證以唐爲中心而世相大變矣。兼以唐後，因濫用通譜——同姓通婚——及賜姓——賜帝姓與蕃臣或功臣，——故姓氏之糾紛，益臻嚴重。

姓氏書譜之不完全 唐宋之後，譜學雖衰，但有唐林寶元和姓纂及南宋初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等書，以及此間所完成關於姓氏之書籍，爲數不少，然均不完全不正確。縱令可謂博，但難望其精。例如李姓，乃有張三李四之稱，爲中國最普通之姓。然中國除固有之李姓外，尙有不少之蕃人出身之李姓。同爲李姓之蕃人中，亦有高麗人、渤海人、奚人以及契丹人等。李姓中，更有回紇人、突厥人、黨項人、及黠戛斯人等。此外，復有安國（Bukhara）人、印度人、大食人、及猶太人等，亦稱李姓者。職是之故，唐後中國史上所見之李姓，欲區別其爲漢爲蕃，須特別加以注意也。然中國姓氏書籍中，殆無記載蕃人之

李姓，其原由似因此等典籍之撰者，均不知有此種李姓之存在故也。此種缺陷，又可由關於其他白姓、劉姓、康姓、石姓、及凡與蕃人有關係之姓氏中指摘之。概言之，中國正史及姓譜，對外族之出身者，悉不予以充分之注意。是故正史及姓譜所特載之外族出身者，必係異族而無疑，然在其他紀載純粹中國人之記述中，亦有不少之外族出身者在焉。

是以余對此方面之研究，不過聊披草萊，起草是文，藉資參考耳。西域一詞，雖非學術的而意稍曖昧。然余依舊襲用中國正史所用之字義，其所包含之範圍，由新疆起以至中央亞細亞、印度、波斯等一帶。於四方異族中，余之所以特擇西方者，實因文化史上饒有興趣，又其所以限隋唐時代者，即因此時期西域人之往來中國者特多故也。

關於往來中國西域人之演講 余於大正十三年（即民國十四年）十二月所開之中國學會大會席上，曾有演講，題為關於中古移住中國之西域人。本論文即以是次之演講為基礎，然內容大半全然一新。演講時以中古為範圍，而包含隋唐宋元四代，至本文因時日切迫，且字數復有限制，故僅限於隋唐時代。然為論述之便利計，有時則溯及

南北朝，有時則降至五代以後，希讀者諒之！

[1] Yule and Cordier;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I, pp. 15-17. Coedès; *Textes d'An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a l'Extrême Orient*. pp. 45-51. etc.

[11] Herrmann;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Karte.

[12] Lacouperie; *Th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 p. 182.

[13] Ferrandi; *Le K'ouen-louen* etc. p. 203 (J. A. 1916.)

[14] 大正三年十一月號藝文所載前漢時代西南海上交通起原考四五頁。

[15] *Le K'ouen-louen* etc. pp. 203-204.

[16] Coedès; *Textes d'Anteurs Grecs et Latins*. pp. 42-44, 181. etc. Richthofen; *China*. Bd, I, ss. 507-510-

[17] Yule; *Notes on the Oldest Records of the Searoutes to China from Western Asia*. pp. 649-659. (Proceeding of R. G. 1882.)

[18] 參看西漢會要卷九四。

[19] 參看後漢書卷六一賈琮傳。

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

- 〔一〕 資治通鑑晉紀三。
- 〔二〕 晉書卷五六江統傳。
- 〔三〕 參看晉書卷四七傅咸傳。
- 〔四〕 晉書卷一四地理志上。
- 〔五〕 參看資治通鑑晉記三二隆安二年條。
- 〔六〕 參看重纂福建通志卷二一九孝義傳。
- 〔七〕 參看重纂福建通志卷一九六人物列傳。
- 〔八〕 參看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
- 〔九〕 參看南宋洪邁容齋三筆卷三。
- 〔一〇〕 參看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一七譜學條。
- 〔一一〕 參看新唐書卷一九九柳沖傳。
- 〔一二〕 參看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治家第五，及貞觀政要禮樂第二九。
- 〔一三〕 參看北宋朱或萍洲可談卷一。

〔三四〕 參看大正十四年一月號史林一八五頁。

二

中國與西域之交通，自西漢時代始，而西域人亦即於此時移住於中國。漢書地理志載今陝西北部有龜茲縣，又言今甘肅有驪軒縣。此二地名，均可認為由西域之龜茲國及驪軒國團體的移住中國而命名者。同時似亦有由月氏或溫宿移來之團體的移住民。東漢時代，亦有月氏、安息及康居諸國人移住中國。此項記錄，散見于中國載籍。

龜茲、溫宿、月氏之移住民 龜茲縣在上郡之治下，即當於清代陝西省綏德府米脂縣。二唐顏師古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解釋龜茲縣云：

「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

由上觀之，可知龜茲縣即安插西域龜茲國（今新疆省庫車縣）人來降歸化之地方也。

顏師古又注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下溫宿國條云：

「今雍州醴泉縣（陝西省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嶺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爲名。」

顏師古之說，不知所本，姑從之，於是則不得不承認當時之溫宿國（新疆省阿克蘇縣）人，早已移住該地矣。

漢書地理志下謂安定郡治下有月氏道。月氏道略當今甘肅省鎮原縣之東北。錢坫新鞞注地理志卷十二解釋月氏道云：

「此則以其國（月氏）降人所置也。」

然所謂月氏者，所指爲甘肅南山之小月氏，抑或中央亞細亞之大月氏，殊欠明瞭。

驪軒之移住民，較龜茲及溫宿等地之移住民而更須注意者，厥爲驪軒之移住民。西

漢時代之驪軒縣，在張掖郡治下，相當於清代甘肅省涼州府永昌縣南。錢坫新鞞注地理志卷十二注驪軒縣云：

「說文解字作驪軒，張騫傳作犂軒，西域傳作犂軒，本以驪軒降人置縣。」

驪軒固爲史記大宛傳之黎軒，後漢書西域傳之犂鞞。關於驪軒名稱之解釋，異說紛紜，

未有定說。其中以 Hirth 氏之驪軒爲 Rekem 說，及白鳥庫吉博士之驪軒爲 (A) lek(S)an(dria) 說，爲最有力。但吾人姑不討論此問題，驪軒名稱之解釋，雖未獲定說，然爲當時之羅馬帝國或其一部之地名，是今日之學界所無異議者。由上觀之，此驪軒縣可視爲安插羅馬歸化人之地方。

東漢時代西域人之移住 關於東漢時代移住之月氏國人，唐智昇開元釋教經卷二云：

『(支謙)大月支(大月氏)人也，祖父法度，以漢靈帝世，率國人數百歸化，拜善中郎將。』

又魏書卷三十安同傳亦云：

『安同，遼東胡也。其先祖曰安世高，漢時與安息王侍子入洛，歷魏至晉，避亂遼東，遂家焉。』

據上所述，在後魏開國時代，歷仕太祖、太宗、世祖三代而建功之安同一家，其先祖本爲安息人，於東漢時代移住中國者。然中國人往往有將西域出身之安姓附會爲安息王

子安世高之癖，是以上引魏書之記事，未可盡憑。總之，安同之先祖爲西域人，於後魏開國前，既已移住東方，無容置疑。

又仕南朝齊梁二代而大建文武功勛之康絢，相傳其先祖亦爲漢時移住之西域人。梁書卷十八載其先祖云：

『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西域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居，待招於河西，因留爲黔首，其後以康爲姓。』

關於康絢一家，後另有辯述，姑置不論。

漢代屬國都尉 兩漢時代，歸化之異族，均集團的安插於西北邊郡，作爲屬國。元胡三省資治通鑑宋紀五元嘉十六年條云：

『漢置屬國於邊郡，以處降胡。』

治理屬國降衆之武官，曰屬國都尉，故後漢書卷三十八百官志五云：

『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

又漢書地理志亦載天水郡上郡及安定郡等，皆置屬國都尉，上郡則另有治理歸化匈

奴之匈歸都尉。後漢書郡國志五載廣漢、蜀郡、犍爲、張掖、居延及遼東各地，亦置屬國都尉。可知所謂屬國都尉者，皆置於邊郡也。

漢書卷七十九馮奉世傳有「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之句；又後漢書郡國志亦載蜀郡屬國口數四十七萬餘。可知當時歸化之異族——主爲西羌及匈奴——爲數甚夥。

然西域人之移住中國，其盛乃在隋唐之後，尤以有唐一代爲甚，而在此異族住民中，時賢名士亦頗不少。中國迄唐季，爲當時世界之最大國，又係最文明國。唐天子不特爲中國皇帝，並爲塞外諸族及西域諸國共同之大君主，有天可汗之號。唐國都之長安，及似京城之傳訛之 *Kundān* 等名，均聞於世界各國之窮鄉僻壤。

長安之異稱 唐代之長安，印度人稱爲 *Mahā Cina*（莫訶支那）^[1]，伊斯蘭教徒呼爲 *Khomdan*, *Khamdan* 及 *Hamdan* 等^[2]，東羅馬人稱爲 *Khoubdan*^[3]，而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敘利亞文作 *Kundān*^[4]。關於 *Knondan*, *Khundān* 等名稱之解釋，頗多異說。除 *Pauthier*, *Neumann* 及 *Hartmann* 諸氏之解釋外^[5]，尙有 *Hirth* 氏考爲「京城」之轉

訛^三，日本佐伯好郎氏考爲『關內』之轉訛^三。於諸解說中，余認 Heihō 說最妥當，不論由文獻上或音韻上言，京城之爲 Kumdan，殆無疑焉。

唐代長安之狀況 大正二年八月神博士所發表之論文大師之時代，其描寫大師（譯者按：此言圓仁，日本真言宗之開祖，八〇四年入唐求法，因功諡號弘法大師，著有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足補吾國史料之闕）入唐前後長安之狀況，頗爲詳密。大正十一年二月發行之拙稿大師之入唐，敘述唐代長安之情形中，不無若干可資參考之處。又大正十四年六月史學會之例會中，有石田學士之演講，題爲唐都長安胡人考，^三惟未另作論文發表，殊爲遺憾。

如上所述，世界各國民，近則日本、新羅及高麗等，遠則中央亞細亞、印度、與波斯等諸國民，其移住或來仕中國者，爲數不少。若輕視此等外來異族，則當時之歷史，便無從確知矣。例如唐中世天寶之亂，舞臺上之主角，大半爲外來之異族。

賊軍中之異族出身者 天寶之亂，其首領爲安祿山，一般均知其爲營州雜胡，然實似伊蘭人。對此，嗣後當另有敘述。安祿山死後，繼而爲賊軍首領之史思明，乃突厥人也。又

安祿山之寵將，陷長安建偉功，因渤海使之上奏，而其名特書於日本國史（續日本紀卷二一天平寶字二年條）之孫孝哲氏，爲契丹人。其他突厥出身者，有阿史那承慶及阿史那從禮；奚族出身者，有安忠志與張孝忠；鮮卑出身者，有達奚珣；匈奴出身者，有獨孤問俗；契丹出身者，有李懷仙等人。又西域之出身者，亦不限一二人。關於安史等逆黨領袖，多無專傳，然苟讀李泌「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之句，則知賊軍之中堅，多爲異族出身者。在此等異族領袖指揮之下，其部隊多係奚、契丹、室韋、同羅等塞外種族。

官軍中之異族出身者 官軍之幹部，除郭子儀等二三將領外，餘皆異族出身者。安西節度使而初爲官軍總將領之高仙芝，乃高麗人也。又安祿山之一勁敵，高仙芝之失敗後，繼爲官軍總將領之哥舒翰，爲突騎施人。與郭子儀並駕齊驅而號稱軍界之雙壁，於剿賊尤建偉功之李光弼，乃契丹人。又次於郭李二將而聲望甚高之僕固懷恩，乃鐵勒人。除上述外，其他如王思禮（高麗人）、渾惟明、渾釋之（均爲鐵勒人）、荔非元禮（西羌人）、論惟明（吐蕃人）、白孝德（龜茲人）、及李抱玉、李抱真（均爲中央亞細亞

安國人)等等，或爲官軍之將領，或爲部將，乃均爲各建有相當偉功之異族出身者。此中渾釋之之子渾瑊，爲德宗時代奉天定難有偉功者，其名甚顯。苟唐室無此等異族出身之領袖及其部下諸蕃部之效勞，以及西域諸國之出兵援助，則其江山，殊難保持，是無庸置疑也。

吾人於茲，將記錄上所見隋唐二代移住中國之西域人，由遠而近，順次介紹波斯印度，最後止於中央亞細亞等地之情形於下。

註 [一] 新辭注地理志卷一三。

[二] 參看清陽守敬前漢地理圖。

[三]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p. 170.

[四] *Ibid.*, p. 171.

[五] 明治三七年四月號史學雜誌所載大秦國及拂菻國考二五二六頁。

[六] Chavannes, *Mémoire sur les Religieux Éminents* etc. P. 56.

[七] *Haller's Das Nestorianische Denkmal in Sigua* IV, S. 47.

- [八] Coedès; Textes d' Auteurs Grecs et Latins etc. p. 141.
- [九] Pauthier; L' Inscription des Si-ngan-fau, p. 43.
- [一〇] Yule and Cordier; Cathay. Vol. I. p. 31.
- [一一] 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nt. ss. 35-36.
- [一二] 景教碑文研究 一三〇至一三一頁。
- [一三] 史學雜誌 大正十四年七月號 五八至六一頁。
- [一四] 資治通鑑 唐紀三五至德元載條。

三

後魏末葉，波斯人早已移住華北，然移住者之姓名，史無明文。逮乎唐季，因政治及其他種種關係，波斯人之移住中國者，爲數甚夥，其姓名史亦有專傳者。第一爲 Sassan 王朝之嫡裔卑路斯 (Pirus) 及其子泥涅斯 (Narses) 被大食所逐，奔至長安，旋即客死。彼等之來，必羣率臣僚，流寓長安，固勿論矣。

卑路斯與泥涅師 關於後魏時代移住中國之波斯人，俟後再敘。波斯 Sassan 王朝最後之伊嗣俟 (Isdigerd)，於西紀六四一年涅哈溫 (Nehavend) 之戰敗後，暫奔於東陞，然未幾於 Marv (Merv) 被害。其子卑路斯，雖志於恢復故土，然不得其志，遂於唐高宗咸亨年間（六七〇—六七三年）奔至長安，拜右武衛將軍。當時隨卑路斯來者，爲數當不少，是可推測而知者。唐韋述兩京新記敘右街醴泉坊之波斯胡寺云：

『儀鳳二年（六七七年）波斯三（王之譌）卑（一作畢）路斯，奏請於此置波斯寺。』

觀上文，吾人可作如下之解釋，卽因隨從人數衆多，爲其信仰計，有特建波斯胡寺（祇教寺院）之必要。未幾，卑路斯客死於長安，迄調露元年（六七九年）卑路斯子泥涅師，嘗一度回西域，藉圖恢復江山，是時部下猶有數千人；此種事實，足證余之推測不誤。但泥涅師亦不得其志，於景龍二年（七〇八年）復至長安，拜左威衛將軍，未幾亦客死於長安。關於卑路斯及泥涅師之事蹟，舊唐書與新唐書所載，互有出入，現無暇考究其異同，僅舉其梗概如下。泥涅師又作泥涅師、泥涅師及泥涅師等，紛紛不一，然與

Sassan 王朝之王名對比，則以泥涅師之音譯爲正。集韻亦載泥涅（師）爲波斯酋長名^三。

與泥涅師略同時代而由波斯歸化唐廷者，有阿羅憾。仕唐而官拜右屯衛將軍金城郡開國公，景雲元年（七一〇年）死於洛陽。其事蹟詳於波斯國會長阿羅憾丘銘。

阿羅憾丘銘之解釋 是碑本爲清末端方所藏，今輾轉而爲日本東京博物館所有。丘銘之解釋，端方陶齋臧石記卷廿一有其簡錄，羽田博士之波斯國會長阿羅憾丘銘考釋（載大正二年十一月號東洋學報）一文，有詳細之考究。竊以爲阿羅憾即 Abraham 之音譯，其子俱羅爲 Korah 之音譯。阿羅憾得爲 Abraham 之音譯，羽田博士業已予以證明，茲不復贅。梵語之 Koḥita 爲俱陀，Koḥi 爲俱底，由此推之，考俱羅爲 Korah，當無不妥。猶太人之名稱中，頗多 Abraham 及 Korah 姓，是故吾人疑此阿羅憾，或卽由波斯移來之猶太人，亦未可知。當時之猶太人，波斯及西亞各地均有，其數不少。不論從阿羅憾爲波斯國會長或自阿羅憾爲拂菻國諸蕃招慰大使而宣聖於此地言之，苟認爲猶太人，則其解釋殊爲容易。猶太人於有唐一代，移居中國，故謂阿羅憾爲猶太人，

似無不妥。阿羅憾爲景教徒，雖亦可解釋，然考爲猶太人較正當。

唐中季，靈州靈武（在今寧夏）地方，有程俱羅者，以至孝聞名於當時。所謂俱羅，其名特奇。由南北朝迄隋唐時代，中國人甚樂用與宗教有關係之名稱。如慕容悉達、高菩薩、王瞿曇等，與佛教有關係之名固多，然有時又有如北周之宇文護及薩保等祆教關係之名稱。程俱羅一家，居住西域門戶之靈武，或因與來往通商之猶太人接觸之機會較多，故取是名，抑或先世爲猶太人，故以名焉。總之，俱羅之名，實堪注意也。

Sassan 王朝滅亡後，波斯臣屬大食。是時波斯人與大食人，或由海，或由陸，相繼與中國通商。據東西史料所載，僑居廣州、揚州及國都之長安者，爲數甚多，余嘗介紹其梗概矣。（譯者按：此當指其名著宋末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事蹟考，商務初版譯爲唐宋元時代中西交通史，再版改爲中國阿拉伯海上交通史，中華譯爲蒲壽庚考。）

唐代往來中國之伊斯蘭商賈 關於唐代往來中國之伊斯蘭教徒，D'Ollone 氏有如下之記述：

『於西紀第七八世紀頃，大食人之居住廣州及其他海港者，例如杭州等，其數甚多，

又於西安府（長安）及其他若干都城，均形成或大或小而堪注意之殖民（地）。

「五」

所言第七八世紀，應改爲第八或九世紀，而杭州則須改爲揚州。關於當時包括大食人及波斯人等伊斯蘭教徒之東航，余已於拙著蒲壽庚事蹟考中，略爲介紹，茲不複贅。此等伊斯蘭教徒，其目的固在通商，故多爲來往於彼此之間，然其中永住中國者，亦復不少。惟其姓名，傳至後世者不多，在波斯人方面，五代初期有石處溫；大食人有李彥昇於唐末來華。

李彥昇與石處溫 大食人李彥昇，於宣宗大中二年（八四八年）及第進士，此業已介紹於拙著蒲壽庚事蹟考矣。（譯者按：全唐文卷七六七華心云：『大中初年，大梁連帥范陽公得大食人李彥昇，薦於闕下。天子詔春司考其才，二年以進士第名顯。』關於李氏，可參閱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上篇。）石處溫仕前蜀及後蜀，後蜀時代拜節度使，其事蹟見於北宋路振九國志卷七。九國志謂萬州人（四川）本波斯種云云，可知似於唐時由波斯移住四川者。又日本聖武天皇天平八年（七三七年），隨遣唐副使中

臣名代至日之波斯人李密翳氏^{〔呂〕}，或即當時僑居長安之波斯人，亦未可知，迨後似又歸化日本。佐伯好郎氏考此李密翳（又作李密醫）爲景教徒。^{〔呂〕}余非經詳細之研究後，未敢遽斷其是非。

中國姓氏典籍所見之波斯氏與大食氏。唐林寶元和姓纂卷五列舉波斯姓，謂係西域國人。由是書之性質推測之，當時移住中國內地之波斯人，似多以波斯爲姓。南宋初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卷三十一載有大食姓，觀其記事，知其襲抄新唐書西域傳者，故與中國內地之移民，無甚關係。就宋代之情形言，不論中國載籍有無明文，唐季與中國通商之波斯人或大食人中，其永住中國者，爲數當不少，是可推測者也。

因宗教關係而來之伊斯蘭教徒。伊斯蘭教徒，唐代有否因宗教關係而移住中國，尙未瞭然。回曆七世紀（西曆十三世紀）出版之 *Nour Edin* 氏之著書 *Mohammed Only*，根據古代記錄，謂西曆八世紀前半葉，有一部伊斯蘭教徒，移住中國北境，介在中國人與西方之伊斯蘭教徒間，從事通商，又敘述此一部分伊斯蘭教徒遠離本國，移住中國之來歷如下：

『在 Omeyyades 王家時代，有若干 Seyyds 派信徒及 Aly 之後裔，逃亡呼羅珊地方（爲避王家之壓迫起見。）然因 Omeyyades 王家嚴密搜查彼等之行蹤，故至爲恐怖，爲避難計，乃取道於東方，開始漂泊，不達中國國土（le sol de la Chine）不休。』〔然在 Omeyyades 王家時代，換言之，卽自西曆七世紀後半迄八世紀前半，伊斯蘭教徒是否如此移住中國北境，因無中國著錄足資補證，故未可盡憑。

又據唐玄宗天寶元年（七四二年）創建之清真寺碑文所載，當時長安已有伊斯蘭教徒之定居者。（碑有「創建其寺，以處其衆……統領羣衆，奉崇聖教」之句。）但該碑實係後世之僞作〔不能爲證據。

因政治關係而來之伊斯蘭教徒 唐玄宗末期，因安祿山之亂突發，西域諸國均有派兵援助，其中亦有大食國之援兵。大食之援兵，後因種種關係，遂駐中國，娶華婦，因家焉，而歸化矣。〔當時大食兵之入唐，雖屬事實，然謂其歸化於唐，則未能置信。

惟據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南蠻傳所載，德宗貞元十七年（八〇一年），唐與南詔之連合軍破吐蕃，於吐蕃軍中俘虜康國與黑衣大食兵云云。然吐蕃與 Abbas 王家

之（黑衣）大食，早已成爲敵國，嘗戰於西邊之中央亞細亞，是故吾人可作如下之推測，卽被俘虜之康國（Samarland）及黑衣大食兵，似於中央亞細亞方面之交戰時被虜，編入吐蕃軍中，後在唐及南詔之連合軍中，復被捕也。唐代之慣例，對敵國之俘虜，如百濟人、高麗人、奚人，乃至契丹人等，一律配置於內地，是以黑衣大食人之俘虜，或亦被配置於內地或雲南等地，亦未可知。又據資治通鑑唐紀四八所載，貞元三年（七八七年）頃，因吐蕃梗塞唐與西域諸國間之交通，故當時僑居長安之西域諸國王子及使者等四千餘人，悉歸化中國云云。在西域諸國人中，當有不少之大食人、波斯人，及當時業已歸依伊斯蘭教之中央亞細亞諸國人等，是可推測者。

迄乎宋代，尤其在南宋時代，此等大食人與波斯人及伊斯蘭教徒，漸次移住中國內地，迄元而登峯造極矣。現居住中國內地之多數伊斯蘭教徒，概可視爲元代移住者之苗裔。

宋代移來之伊斯蘭教徒，中國對南海之貿易，由唐迄宋，益臻繁盛，而許多伊斯蘭教徒，僑居中國東南諸港，此業已於拙著蒲壽庚事蹟考中敘述之矣。明田汝成西湖游覽

志卷十八真教條云：

『先是宋室徙蹕，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多從駕而南。元時內附者，又往往編管江（蘇、浙（江）、閩、廣之間，而杭州尤夥，號色目種，隆準深眸，不啗豕肉，婚姻喪葬，不與中國相通。誦經持齋，歸於清淨，推其酋長統之，號曰滿刺。經皆番語，面壁膜拜，不立佛像。第以法號，祝贊神祇而已。』

滿刺爲波斯語 *Mulla* 或 *Molla* 之音譯，此言伊斯蘭教師匠。由西湖游覽志之性質推之，田汝成之記事，似根據古代記錄，惟現無暇究其源。此真教寺，今爲禮拜寺，仍在杭州。其現況學界既有詳細之敘述，茲不複贅。〔二〕根據田汝成所敘，知：（一）北宋時以國都之開封爲中心，華北有許多伊斯蘭教徒居住；（二）此等伊斯蘭教徒，隨宋之南渡，多徙南宋行在之杭州。

南宋初期，由華北南下之伊斯蘭教徒，其一例可舉明代徙居杭州之鎖懋堅一家。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卷二十三云：

『鎖懋堅，西域人，（其先）扈宋而南渡，遂爲杭人，代有詩名，懋堅尤善吟寫。……』

爲一時所稱。」

所謂鎖懋堅者，其爲 Sarnarkand 之音譯，固不待言，是知此一家，乃由中央亞細亞之 Sarnarkand 移住中國而歸化者。

元代移來之伊斯蘭教徒 元代杭州有許多伊斯蘭教徒居住。苟相信 Odric 氏之言，則當時僑居杭州之伊斯蘭教徒，殆占全市民廿分之一，戶數達四萬（約四十萬人）^{二三}。Odric 氏之記事，固過誇張，然東西史料，均謂當時杭州住民中，有許多伊斯蘭教徒。然此等多數伊斯蘭教徒，大部分固在元代徙來者，同時亦有早在宋代業已徙移者。

元時伊斯蘭教徒之移住，不限於杭州，華南一帶亦不少。元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云：「今回回皆以中原爲家，江南尤多。」

元中葉許有壬至正集卷五三（西域使者哈只吟心碑）亦云：

「（西域）大賈，擅水陸利，天下名城區邑，必居其津要，專其膏腴。」

不僅因通商，且有因仕宦及講學而由西域徙來遂歸化中國者，其數亦多。^{二四}

中國現在之伊斯蘭教徒 相傳清中葉後，當雲南及甘肅發生叛亂時，伊斯蘭教徒之

被害者，達數十萬之多，其數較前代爲少，然現在之伊斯蘭教徒，居住中國內地者仍多。因中國人口調查，尙不完備，故其確數，莫之能知，然大抵有四百萬左右，回而其勢力，實不許輕視。嗣後汎伊斯蘭（Pan-Islam）主義之運動苟盛，則中國內地之伊斯蘭教徒，其力當益臻雄厚，是可推測而知者。日本有一部份人士，謀與中國伊斯蘭教徒，（回教徒）疏通，視爲中日親善之捷徑，如日本伊斯蘭教徒之佐文間貞次郎及山岡光太郎諸氏，乃組織一團體，名曰光社，聞與中國內地之伊斯蘭教徒協助計劃振興伊斯蘭教云。

除伊斯蘭教外，唐代尙有所謂三夷寺之祆教、摩尼教及景教等。此類外教僧侶，皆西域人，而中國人亦有皈依者，但在其傳入之初，在僑華西域人中，尤爲信仰。是以三夷寺之建立，可爲當時中國內地頗多西域人之一證。

祆教 關於此三外教之歷史，東西學者均有詳細之研究，且已發表矣，故無須畫蛇添足。在唐前之北朝時代，祆教既已傳入華北，然信徒則多爲僑華之西域人。《隋書卷二八百官志有『雍州（長安地方）薩保爲視從七品』及『諸州胡二百戶已上薩保爲視正九品』等語。薩保（薩寶）之義，今猶不得而知，然其職掌爲僑華祆教徒之取締，

似相當伊斯蘭教徒之 Moslem。按隋書所載，當時之祆教徒，係僑華之西胡，是知華北僑居之西胡，爲數不少。由上觀之，唐初之狀態，不難推測也。如陳垣氏所云，不見祆教之漢譯經典，乃因比較摩尼教及景教等少受中國人之信仰故之論證〔三〕，可知唐代之祆教，大都爲西域人所信仰。

摩尼教 相傳則天武后延載元年（六九四年）摩尼教始傳入唐朝，其初似僅爲僑華之西域人所信仰。此與佛教初傳祇准西域人建寺奉拜，不許中國人參加者同〔四〕。唐杜佑通典卷四十職官二二云：

『開元二十年（七三二）七月敕，末摩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以其西胡等，既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罪者。』

據其所言，當時之摩尼教，似獲若干中國人之信仰，故政府禁之，僅許僑華西域人自由奉行〔五〕。由南北朝時代迄唐中葉，摩尼教流行於呼羅珊至中央亞細亞一帶〔六〕，是故依摩尼教之西胡，其產地當不難推測也。

景教 景教與祆教及摩尼教等稍異，似在太宗貞觀九年（六三五）業已入唐，布教

於中國人間。然景教在唐前迄唐季，因流行於波斯及中央亞細亞一帶^{〔五〕}，故在隋唐之交，移往中國內地之西域人，當有若干之信仰者。總之，初傳景教入唐之波斯僧（大秦上德）阿羅本（Raddan?）立在佛教論難先鋒而奮鬥之金方（西域）貴緒羅舍（Abraham?）波斯大德之及烈（Gadriel?）——譯者按：馮承鈞景教碑考八一頁缺漢名，僅註其職務爲長老教正，而八七頁作僧廣德，與桑原迴殊，詳待考）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建立關係至深之王舍城（Balkh）產之伊斯（Isadbuid?）——譯者按：馮書作僧行通，長老鄉主教，見同書五八及八一頁）以及波斯產之景淨（Adam——譯者按：爲長老鄉主教中國教父）等人，均爲西域人，於景教之宣揚，頗與力焉。

會昌之法難 據西曆九世紀初半，舒元與唐鄂州永興縣重嚴寺碑銘（全唐文卷七二七）所載，知當時之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三外教，中國人亦有信仰之者。武宗會昌年間，此三外教與佛教同遭禁斷，是所謂「誑惑黎元」之證也。然已輸入中國（至少亦入華南）之伊斯蘭教，其所以獨免法難者，似因與中國人之信仰無甚關係故也。^{〔六〕}

猶太教徒之確實移往中國內地者，亦自唐始。彼等始移往中國內地之年代，史無明

文，莫由瞭然。所知者祇彼等於唐代業已來華而已。

唐代來住之猶太教徒 據 Ibn Khordādhben 氏云，西曆九世紀中葉，猶太人既已活動於世界通商界，由陸海路接踵而至^{〔三〕}。然是否居住中國，史無明文。十世紀初半期之 Abou Zeyd 氏，言西曆八七八年頃，廣州有伊斯蘭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Reinaud 譯 Mages; Ferrand 譯 Mazdéens——及猶太教徒等居住^{〔三〕}。是為猶太人僑居中國最確實且最古之記錄也。

猶太人初至中國之年代 遠在唐前，猶太教徒似已僑居中國矣。然惜乎缺乏確實之證據。河南開封明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年）建立之尊崇道經寺記，有「原教自漢時入中國」之句^{〔三〕}。又清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重建清真寺記亦云：

「周時始傳於中州，建祠於大梁（開封），歷漢唐宋明。」^{〔四〕}

是項記事，未可盡信，固勿論矣。距今約二百年前，自 Renaudot ^{〔五〕} 氏介紹前述 Abou Zeyed 氏之記錄以來，繼有許多學者，從事研究猶太人移住中國之年代，然其結論，未能使人滿意。至 Lacouperie, Cordier, Tobar 及其他諸學者，多從西亞猶太人間之事情加以推測，

而斷定東漢時代——西紀一世紀頃——猶太人從波斯經由中央亞細亞，沿陸路移住中國內地[善]，但惜乎無若何確切且積極之根據耳。

元代來住之猶太教徒 中國載籍中敘述猶太教徒者，始自元代。俄國 Palladius 氏 [117]

引元史卷三十三文宗本紀天歷二年（一三二九年）條云：

『僧、道、也里可溫 (Arkun) —— 基督教徒之僧侶，(尤忽、合 (答之誤) 失蠻 (Dairishmend) —— 伊斯蘭教教師) 爲商，仍舊制納稅。』

又元史卷四十三順帝本紀至正十四年（三五四年）條亦云：

『(募) 各處回回尤忽殷富者，赴京師從軍。』所謂尤忽者，不外 Djihud 之音譯也，殆指猶太教徒。清洪鈞謂經世大典馬政篇所舉和尚 (僧侶) 先生 (道士) 也里可溫、答失蠻、及斡脫等中之斡脫，係猶太教徒[元]。是說或正當，亦未可知。苟斡脫果爲猶太教徒，則元典章卷二十七所載之斡脫錢，便爲饒有興趣之問題矣。元代遊歷中國之外國人記錄中，Marco Polo 及 Ibn Batita 諸氏之著錄，皆有猶太教徒居住中國之記事，然此處因篇幅之關係，未克一一介紹。

開封之猶太寺 在中國之猶太人僑居地中最馳名者，首推河南省開封府。據明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年）重建清真寺碑記及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年）尊崇道經寺記等所載，開封之猶太寺，建於南宋孝宗隆興元年（一一六三年）十二世紀後半之汴梁（開封）係金之領土，而謂有南宋之年號，則微有奇異，然亦可解為由攘夷思想極強之明人所偽造者。總之，有此猶太寺，則宋元時代住在開封之猶太教徒之事蹟，始判明於世。開封猶太教徒之存在，因偶然而為北京耶穌會教士所知，爾後甚惹世人之注意。有親赴開封調查其實況者，有與該地之猶太教徒開始交涉者，更有進而計劃救濟日零月落萎縮沈淪之該教徒者。關於此等文獻，均為Cordier氏所集錄。^[10]

該猶太寺於一九一二年被加拿大耶穌會（Mission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in Canada）購得^[10]，聞不久即可重建，而此六七十年來為廢圮之猶太寺，或可重現於吾人之前，然嗣後似不實現，而其可資紀念之碑石，反運至開封之天主教教會矣。

註 [1] 參看資治通鑑唐紀一八開元元年條註。

- 【二】 參看康熙字典卷六。
- 【三】 Eitel; Sanskrit-Chinese Dictionary, p. 77.
- 【四】 新唐書卷一九五孝友傳。
- 【五】 Recher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is (Mission d' Ollone) p. 434.
- 【六】 續日本紀卷一二。
- 【七】 景教碑文研究一五一六頁。
- 【八】 Schefer; Notice Sur les Relations des Peuples Musulmans avec les Chinois, pp. 3-4.
- 【九】 參看大正元年七月號藝文雜誌所載拙稿創建清真寺碑一文。
- 【10】 Thiefsant; Le Mahométisme en Chine, Tome I, pp. 70-71. Broomhall; Islam in China. p. 26.
- 【11】 Vissière; Études Sino-Mahométanes, II Série, p; 105 sq.
- 【12】 Yale and Cordier; Cathay, Vol. II, p. 298.
- 【13】 參看民國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下冊一六引麟原集。
- 【14】 參看 Broomhall; Islam in China, Chap. XII.

- [一五] 參看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號火祿教入中國考四十頁。
- [一六] 參看高僧傳卷九佛國澄傳。
- [一七] 參看 Chavannes et Pelliot; *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II Partie, p. 154.
- [一八] Alfarié; *Les Écritures Manichéennes*, Tome II. pp. 78--82. Flügel; *Mani, Seine Lehre und seine Schriften*, ss. 105, 395.
- [一九] Barthold; *Zur Geschichte des Chrentums in Mittel-Asien*, S. 21. fig Yule and Cordier; *Cathay*, Vol. I. P. 102 fol.
- [二〇] 參看大正元年七月號藝文雜誌描寫創建精舍寺碑記五四頁。
- [一一]] *Le Livre des Routes et des Provinces*, pp. 513 (J. A. 1865)
- [一二]] Reynaud; *Relations des Voyages etc.* Tome I. p. 64.
- [一三]] Smith; *The Jews at Kâe-fung-foo*, P. 72.
- [一四]]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Jews discovered in China. (Ancient Accounts of India and China by 2 Mohammedan Travellers) 137—149.

[一五] Tobar; Inscriptions etc. pp. 88—91. pp. (De l'Entrée des Juifs en Chine.)

[一六] Elucidations of Marco Polo's Travels in North-China, p. 48. (J. North-China Branch of R. A. S. 1875.)

[一七] 參看元史譯文證補卷二九元世各教名考。

[一八] 參看 Bibliotheca Sinica, col. 1353—1360. Supplément. col. 3779—3780.

[一九] Couling; Encyclopædia Sinica. S. 262.

[二〇] 大正七年四月號史林雜誌所載松本博士中國歷遊記略一一〇頁。

四

次敘印度方面。隋唐時代，許多僧侶，由印度移住中國。此等印度僧，一生從事於布教而身葬漢土者，爲數不少。茲介紹佛教關係之人於下。

異國沙門之雲集 後魏楊街之洛陽伽藍記卷四永明寺條云：

『時佛法經象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

所謂大秦國沙門者，似非真事，不外中國人指西域遠地之僧侶而加誇張者。總之，第六世紀初期雲集之許多外國沙門中，印度僧實爲其主要部分，無庸置疑，而唐初之長安，其盛況當無甚差異。僑居中國之印度俗人中，助僧侶而譯經者，其數甚夥。唐中宗景龍四年（七一〇年）譯成之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耶卷一（縮刷大藏經寒帙卷五所載）敍其譯經關係者云：

「（中天竺國）右驍衛翊府中郎將，員外置宿衛，李釋迦，讀梵本。」

「東天竺國，左屯衛翊府中郎將，員外置同正員，瞿金剛（開元釋教錄卷九作瞿曇金剛）證義。」

「東天竺國大首領，伊金羅（開元釋教錄卷九作伊舍羅）證梵本。」

「左領軍衛中郎將，迦濕彌羅國王子何順（開元釋教錄卷九作阿順）證義。」

「東天竺國，左領軍右執戟，直中書省，頗具（開元釋教錄卷九作度頗多）讀梵本。」

除佛教關係之人士外，由印度來唐者，亦復不少。其中最值注意者，首推天文家。由唐高祖末年迄玄宗時代之七八十年間，參與中國天文事務者，印度有矩摩羅（Kumāra）迦

葉(Kasyapa)及瞿曇(Gautama)三族人。關於矩摩羅家之人名，史無明文。至迦葉家，則有中宗景龍元年（七〇七年）拜知太史事之迦葉志忠，德宗貞元年間（七八五至八〇四年）又有拜試太常卿之迦葉濟。

俱摩羅祕術占 南宋鄭樵通志藝文略六有西門俱摩羅祕術占一卷。所謂西門者，似西天婆羅門之省寫或其脫落。古代之天文，一般均與占星術混同，尤以印度之天文爲然，是以祕術占之著者俱摩羅，或卽天文家之矩摩羅，亦未可知。

迦葉志忠與迦葉濟 關於右驍騎將軍及知太史事迦葉志忠之事蹟，余業已於史林雜誌（一九二四年十月號一二〇頁）上介紹矣，茲不復贅。彼於景龍二年（七〇八年）上中宗之進桑條歌表，載於全唐文卷二百七十六。關於迦葉濟，唐林寶元和姓纂卷五云：

『西域天竺人，貞元涇原大將，試太常寺卿迦葉濟。』
然其事歷與迦葉志忠之關係，均茫然不明。

瞿曇家中頗多人物：如高宗時代爲太史令而撰經緯曆法及光宅曆之瞿曇羅，玄宗

時拜宗正丞而作唐甲子元辰曆之瞿曇誤，及其子任冬官正之瞿曇晏等等。

瞿曇羅 關於瞿曇羅，唐會要卷四十二云：

『太史（令）瞿曇羅上經緯曆法九卷，詔與麟德曆相參行。』

是知自有名之李淳風作麟德曆之麟德二年（六六五年）頃，業已參用印度曆法矣。又據舊唐書卷三十二曆志及新唐書卷二十六曆志等所載，於則天武后初期，命瞿曇羅作光宅曆。南宋王應麟玉海卷十言光宅曆之作者爲瞿曇躍，似瞿曇羅之誤。因躍與羅，草書類似，故似將羅誤爲躍。是例漢籍甚多。

瞿曇誤與瞿曇晏 關於瞿曇誤，通志及玉海等均作瞿曇謙。孰是孰非，暫難斷定，姑依舊唐書及新唐書而作瞿曇誤。誤著唐甲子元辰曆一卷，收於通志藝文志六。新唐書卷廿七上曆志云：

『時善算瞿曇誤，怨不得預改曆事。（開元）二十一年（七三三年）與（陳）玄景奏大衍（曆）寫九執曆，其術未盡，太子右司禦率南宮說亦非之。』

據上所述，誤對曆算，頗有自信，且爲印度曆法之名譽計而首對僧一行所作之大衍曆，

大加反對。其運動雖歸失敗，然於肅宗寶應元年（七六二年）則參與天文事務，而拜司天少監。關於瞿曇譔之子瞿曇晏之事蹟，見于通志氏族略五，但詳細則莫之能知。瞿曇家中，其代表者可推太史監瞿曇悉達（Gautama Siddharta），於玄宗開元六年（七一八年）頃，撰開元占經，中譯載印度九執曆。由上觀之，知印度之天文，於隋唐及其後，對中國天文，與以至大之影響。

印度之九執曆 瞿曇悉達開元占經百二十卷，錄許多今日散佚之緯書，學者頗重視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百八評之曰：

『徵引古籍，極爲浩博，如隋志所稱，緯書八十一篇，是書尙存其七八，尤爲罕觀，然則其術可廢，其書則有可取也。』

然所言可廢之九執曆，於唐代文化史上，實不許輕視也。

九執曆之爲印度曆，於十八世紀半葉，早爲法國宣教師 Gauthi 氏所注意，故殆無疑義。九執或謂九曜，皆爲梵語 Navagrāha 之意譯。Grāha 之本義爲執——Seizing, holding——同時又有曜之義——a Planet。曜爲支配人類命運之義，故稱曜爲 Grāha。印度

之古代天文，於日、月、火、木、金、土等七曜上，另加日月交叉點之 Ketu (計都 Descending node) 及 Rahu (羅睺 Ascending node)。——因二者不見實體，故又稱「二隱曜」——而以九 Graha 爲本，故名九執或九曜。

印度天文之影響 苟閱隋書卷卅四經籍志，則知由印度翻譯許多書籍，如婆羅門天文經廿一卷，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說三十卷，婆羅門天文一卷（以上天文）；婆羅門算法三卷，婆羅門陰陽算經一卷，及婆羅門算經三卷（以上曆數）等。雖在唐前，亦不難窺見印度天文曆數之影響於中國。西曆九世紀中葉，Sulayman 氏嘗證言當時之印度天文，遠勝中國^{〔5〕}；又十一世紀中葉之 Hafis al Garbi 氏，亦謂中國人中研究印度天文學、醫學、藝術，及其他種種學藝者，爲數不少^{〔6〕}。由此推之，Reinard 氏如下之斷言^{〔7〕}，吾人不得不表贊同之意也，其文曰：

「自六世紀初迄其後數世紀間，印度天文學，在東亞細亞頗占優越之地位。」
九執曆之影響 唐玄宗時，一行作大衍曆，此曆與九執曆固爲二曆，然乃參考九執曆而作者。是以大衍曆與九執曆，不無關係也。^{〔8〕}大衍曆雖經採用，然朝廷依然參用九執

曆，因而民間亦慣用矣。

唐德宗建中年間（七八〇至七八三年），曹士蔭所作之七曜符天曆，乃取則於天竺曆，而五代後晉天福年間（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三年）司天監馬重績所作之調元曆，則以此爲藍本。新五代史卷五十八司天考一云：

「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蔭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歲首，號（七曜）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而（馬）重績用以爲法，遂施於朝廷，賜號調元曆。」

又南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九曆數條云：

「唐曹士蔭爲七曜符天曆，一云合元萬分曆，本天竺曆法。」

據上所引，可瞭然矣。曹士蔭又著羅（暎）計（都）二隱曜立成曆一卷，足知其通達印度曆。高麗似亦採用九執曆，因南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卷八有「高麗國有九執曆」之句故也。

更據明史所載，迄明中葉仍行九執曆，卷卅一曆志正統十三年（一四四八年）條云：

『漏刻博士朱裕上言……令本監（欽天監）官生，半推古法，半推新法，兩相交驗，回回科推驗西域九執曆法。』

由正統年間迄乾隆，約經三百餘年，有乾隆勅撰之欽定協紀辨方書，中載羅暎及計都事〔三〕，可知唐季翻譯之九執曆，影響及於千年後之清代。

都利聿斯經 苟敍印度之天文，則不得不附說唐中世傳入之都利聿斯經。新唐書卷五十九藝文志收都利聿斯經二卷，注釋云：

『貞元中（七八五至八〇四年）都利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據公者譯其文。』
同一事實，亦見於玉海卷五，其文曰：

『本梵書五卷，唐正（貞）元初（七八五年？），有都利術士李彌乾，將至京師，推十一星行歷，知人命貴賤。』

據其所言，都利聿斯經與其謂爲關於天文，毋寧爲占星之載籍，似以星辰而占人運禍福之方術。吾人雖不悉都利聿斯經之內容，然可附言者，即西天傳來者也。Chavannes及 Pelliot 二氏，均解爲中央亞細亞系統之占星〔三〕。是否印度系統，抑或中亞系統，姑置不

究。總之，唐宋時代中國人間信仰此方術者，爲數不少，是無可否認者也。^{〔三〕}

印度醫藥，亦在隋代，已影響於中國。迨乎唐代，印度醫生來者頗不少。其中有名之術士，而被太宗所信任者，有那羅邇婆娑，被高宗所信任者，有盧伽逸多等，且史亦有其傳。

印度醫方之東漸 印度醫學，自古已發達，於西紀前業已博希臘人之稱贊，迄紀元後，則登峯造極矣。^{〔四〕}是故吾人不難推測隨佛教之東漸，而印度醫藥，亦由僧侶傳入中國。東漢末之安世高，長於醫術，^{〔五〕}故似譯經兼傳印度醫藥。隋書卷卅四經籍志三醫方條載直接間接與印度醫學有關係之典籍如下：

(一) 龍樹菩薩藥方四卷，(二) 西域諸仙所說藥方二十三卷，(三) 西錄(？)
(四) 婆羅仙人方三卷，(四) 西域名醫所集要方四卷，(五) 婆羅門諸仙藥方二十卷，(六) 婆羅門藥方五卷，(七) 龍樹菩薩養性方一卷。

那羅邇婆娑與盧伽逸多 唐季甚流行長生術，天子亦多服長生藥。^{〔六〕}太宗嘗服印度方士那羅邇婆娑所製之延年藥。那羅邇婆娑又作那羅邇婆寐，(新唐書西域傳)貞觀廿二年(六四八年)，有名之王玄策使中印時聘至者。太宗爲使那羅邇婆娑製

長生不老之仙藥起見，乃派使者於國內各地及赴印度蒐集材料^[5]。迨高宗時，由東天竺迎盧伽逸多（大唐求法高僧傳作盧迦溢多）任懷化大將軍，遣之於四方，尋求長生不老之藥。於是玄照乃往西天竺之羅茶（Lata）——見大唐求法高僧傳卷上，而那提赴南洋——顯慶元年（六五六年）敕（那提）往昆崙諸國，採取異藥（見開元釋教錄卷九）——盧伽逸多似係梵名 Lokaitya 之音譯^[6]，係印度某婆羅門之子，生於中國，長於中國，為人聰明，據開元釋教經所述，係高宗時代長年婆羅門之弟子。所謂長年婆羅門者，似指此盧伽逸多，亦未可知。自古印度已有長生術，如龍樹菩薩（Caruna）則以長生術而聞名，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十橋薩羅（Kosala）國條及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朝嚼齒木條等，均有敘述。^[7]隋書所言之龍樹菩薩養性方一卷，或即關於長生術之著錄，亦未可知。果爾，則唐太宗及高宗時仕長安宮廷之印度二方士，與 Abbas 王家 Harun al Rashid 時代為 Baghdad 宮廷侍醫之印度醫生^[10]，同為當時之印度醫術聞名於世界之左證也。

胡人眼科醫 有名之鑑真和尚，在東渡日本之前，天寶七年（七四八年），於嶺南韶

州（廣東省曲江縣）嘗受胡醫治瞭眼疾。唐大和上東征傳（羣書類從第四輯卷六）九）敘其事如下：

『時和上頻經炎熱，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遂加療治。』

中古時代，中國之眼科療法，較西域及印度頗遜色。唐中葉杜環經行記（引自通典卷一九三）敘大秦醫術之進步云：

『大秦（人）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蠱。』

西亞自古亦有穿顱術（Trepanation）之應用，對某種眼疾及頭痛，皆有穿顱術之治療。杜環所言之善醫眼及開腦云云者，似指此穿顱術。所謂出蠱者，不外中國人慣用之誇張的形容詞耳。薩拉森人及大秦人，均有是術。明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十二云：

『任子昭云，向寓都下時，隣家兒患頭疼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開額上，一小蟹堅硬如石，尙能活動，頃焉方死，疼亦過止……信西域多奇術哉。』

所言蓋亦此穿顱術也。

印度眼科，發達亦早。龍樹菩薩亦爲有名之眼科醫。三眼疾及頭痛與前額出血等療法，

自古亦已實行矣。言印度眼科醫，唐代已在中國內地開業。詩人劉禹錫似亦曾受其治療，因其贈眼科醫波羅門僧詩中有云：（石印全唐詩卷十三劉禹錫五所引）

『三秋傷望眼，終日哭途窮；兩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漸成碧，羞日不禁風；師有金篦術，如何爲發蒙。』

治療鑑真之胡人，究爲西域醫抑或印度醫，殊難判定。總之，在唐中葉，外國眼醫科既已來華，且大博聲譽，實饒有興趣也。（譯者按：廣州今猶有印度醫數處，均以治眼爲專業，生意至爲隆盛，該地之中西醫無有及之者。其治療法，間尙有襲用奇異方法，嘗被當局禁治，然顧客依然絡繹不絕，多爲庶民。桑原氏所遲疑不決者，竊以爲殆卽此種印度眼科醫也。）

與上述之外國穿顱術及出血療法等堪爲吾人所注意者，爲唐高宗之侍醫秦鳴鶴所施行之手術。資治通鑑唐紀十九弘道元年（六八三年）條曰：

『上（高宗）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鳴鶴請刺頭出血可愈，……乃刺百會腦戶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

由秦鳴鶴之姓推之，或卽一如三國時代之秦論，爲大秦人亦未可知，此爲大膽之推測，故姑置之，但其手術似與外國之穿顱術有若干之關係，殆無疑焉。中國在三國時代，有華陀者，使用魔睡劑（麻沸散）嘗施行至爲大膽之剝割，於頭痛目眩，甚有功效，「然對頭顱部之穿孔，則未嘗染手。」

關於隋唐時代僑居中國之印度人，較聞名者，爲骨儀及羅好心二人。骨儀係隋末忠義硬骨之士，終殉社稷。而唐中葉後以篤孝聞名之骨秀英，似亦同國人。羅好心仕唐德宗，官拜近衛將軍，封新平郡王，爲般若三藏之表兄。般若三藏曾與景教僧景淨由胡本譯成六波羅密多經，其名聞於學界，且係日本弘法大師之先師，其名亦聞於日本佛敎界。由漢迄唐，屢見竺姓人士，當爲印度人，或其後裔也。

骨儀與骨秀英 骨儀之事蹟，見於北史卷七十三及隋書卷三十九。隋書載彼爲京兆長安人，北史作天竺胡人。中國人中無骨姓，南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卷三七）及鄭樵（通志氏族略五）等根據魏書官氏志，謂骨姓係紇骨之略稱，然其爲不足取，固不待言也。魏書官氏志載「紇骨氏後改爲胡氏」對骨氏與紇骨氏之關係，無若何

記載。骨姓似係天竺胡人之姓。骨儀曾仕煬帝，拜京兆郡丞，其清節對當時腐敗之官界，與以一異彩。唐軍逼迫長安，儀乃擁煬帝之孫代王（恭帝）固守長安，後因城陷而一族盡殉。

骨秀英之事蹟，新唐書卷百九十五孝友傳云：『虞鄉（山西省虞鄉縣）骨秀英……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父母疾，剗股肉治之，由官府表獎爲孝子。其出身及年代，史無明文，然剗肉行孝之習，乃唐中葉後所見者，〔註〕故略可推測其在世年代，又從其姓言，可斷爲天竺之胡人。

羅好心 羅好心之事蹟，見於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七。羅姓似俱摩羅（Kumāra）之略，或西印度羅羅（Tara），換言之，或卽因羅茶（Tata）之地名而名者。其履歷爲右神策馬軍十將，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及新平郡王等。由此推之，建中四年（七八三年）德宗避朱泚之亂幸奉天時，羅好心似勤於帝事。據資治通鑑唐紀四五所載，德宗興元元年（七八四年）制如下：

『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皆賜名奉天定難功臣。』

貞元四年（七八八年）羅好心上表云：

『臣家西蕃，得居中國，名參戎禁，榮及私門，父子相歡，實慙天地。』
由上觀之，似與其家族移住中國者。

竺姓 中國之竺姓，乃本天竺國名者，自東漢竺法蘭氏之後，與佛教有關係者，頗多是姓，然俗人非全然無有。俗人之竺姓者，均視爲印度出身者或其後裔，殆不致錯誤。南宋鄭樵關於竺姓，有如下述：

『竺氏，本天竺胡人，後漢歸中國而稱竺氏。竺固爲後漢侍中西平侯，或言後漢竺晏本姓竹，避仇加二，此謬論也。』（通志氏族略二夷狄國條）
唐末葉之畫家中，有竺元標者（語見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九）由其姓推之，似出身於印度。印度出身之畫家，隋代有釋迦佛陀（Kabodha?）釋曇摩拙（掘? Dharma Kuscha?）等人，此二人本爲宗教家，繪畫乃其副業也。

註 [1] 參看唐會要卷四四太史局條。

[1] Panthier, China, pp. 314—315.

- [三] Monc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 372.
- [四] 見因學紀聞卷九。
- [五] Reinaud; Relation des Voyages etc. Tome I, p. 58.
- [六] Schefer; Relations des Musulmans avec les Chinois, p. 9.
- [七] Relation des Voyages, Tome II. P. 37.
- [八] 參看清俞正燮癸巳類編卷十所收書開元占經九執法後及 Chavannes et Pelliot; un Traité Manichéen, II. partie, p. 160.
- [九] 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二。
- [10] Wylie; On the Knowledge of a Weekly Sabbath in China, p. 98. (Chinese Researches.)
- [11] Un Traité Manichéen, II partie. p. 169.
- [12] 參看玉海卷五唐聿斯經條。
- [13] Lassen; Indische Alterthumskunde, Bd. ss. 517-519. Dutt; History of Civilisation in Ancient India, II. pp. 248-257.

- 〔一四〕 參看開元釋教錄卷一。
- 〔一五〕 參看清檀翼廿二史劄記卷十九唐諸帝多餌丹藥條。
- 〔一六〕 參看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七及新唐書西域傳上天竺國條。
- 〔一七〕 Chavannes: *Mémoires Sur Religieux Éminents* etc. p. 21.
- 〔一八〕 參看 Watters: *On Yuan Chwang, Vol. II.* p. 202.
- 〔一九〕 Dutt: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ndia, Vol. II.* p. 257.
- 〔二〇〕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p. 301. sq.
- 〔二一〕 Watters: *On Yuan Chwang*, p. 206.
- 〔二二〕 Barnett: *Antiquities of India*, p. 224.
- 〔二三〕 參看三國志卷二九華佗傳。
- 〔二四〕 參看大正十三年七月號東洋學報所載拙稿中國人食人肉風習考五一—五二頁。
- 〔二五〕 佩文齋書畫譜卷四五及 Hirth: *Über fremde Einflüsse in der Chinesischen Kunst*, ss. 34—36.

五

印度或波斯等接近中國之中央亞細亞諸國民，不論何時，其移居中國，常較他國爲多，無庸贅言。在東西兩漢之停止經營西域後，及國威衰微之三國兩晉時代，彼等仍然繼續通商。尤在後魏太武帝之復活經略西域後，波斯以東之西域諸國人，已與中國盛行通商，復源源移住於各地。此等西域商胡，又經由揚子江上游，與華南之建康（江蘇省江寧縣）通商。

五胡時代之通商 由東漢之衰微迄隋唐之建國，凡四百五十年間，*Richthofen*氏劃爲東西隔離時代（*Periode der Gegenseitigen Entfremdung*）^{〔1〕}，所言固不妥。吾人苟讀魏志卷三十或晉書卷九七，則知三國及西晉時代，皆有西域諸國之朝貢。舍政治外，或因宗教，或因商業，東西均有交通。當西紀四三九年，後魏滅北涼時，捕虜許多與北涼之姑臧（甘肅省武威縣）通商之西域粟特國人。魏書卷百〇二西域傳云：「其國（粟特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克姑臧，悉見虜。」*Hirth*氏考粟特國爲黑海沿岸之 *Sogdiana*

白鳥博士疑爲中央亞細亞之 Sogdiana 關於粟特國方位之考訂，姑俟諸他日。僅據上引之記事，亦知五胡亂世，西域胡商，仍頻頻往來於中國西陲。

後魏移住之西域人 後魏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卷三載葱嶺以西之商胡云：

『自葱嶺已西至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

據上所述，當時歸化及移住中國之西域人，實意外之衆。

後魏國都之洛陽，有歸正里（南人）、歸德里（北夷）、慕化里（東夷）及慕義里（西夷）等，各安插西方之歸化人，故西域人咸住慕義里。

西域人與南朝之交通 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傳載西域滑國（厭帶夷粟隋）嚙噠（Ephthalites）來貢，又云：『其言語，待河南人（吐谷渾人）譯，然後通。』則其以當時盤據青海之吐谷渾人爲嚮導，而由四川來往於江南可知。又與梁交通之龜茲于闐等國，亦利用此道，是無可否認者。

在北齊北周隋等時代，西域人亦同樣繼續通商及僑居。隨西域人移住之增加，彼輩

所崇奉之祇教，亦早已傳入中國。

中國流通之外國貨幣 隋書卷廿四食貨志敘北周時代云：

『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

當時此地有衆多之西域商賈，往來通商。緣伊蘭人之使用金銀貨幣，爲時甚早，是以上引之所謂金銀錢，或係伊蘭系統，亦未可知。然據西紀六世紀初半——略等於周初——埃及 Cosmas 氏所言，當時不論世界之何地，東自 Tzintza（震旦支那），西迄於羅馬，各國之貿易，多使用羅馬貨幣，故視河西地方所流通之金銀錢爲羅馬貨幣，較爲正當。

距今約八十餘年前，在山西省霍州靈石縣掘出 Tiberius (A. D. 14—37) 及 Aurelius 時代 (A. D. 270—275) 之羅馬銅幣十六枚。此銅幣殆卽南北朝時代或以前流通華北之遺物，亦未可知。西域商賈，自兩漢時既已往來中國矣。彼輩多居洛陽長安等大都府，然沿道之小市鎮，亦隨便交易。東漢初，耿舒評馬援之行軍云：

『伏波類西域賈商，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

『到一處輒止』注曰：『商胡所至之處。』

易詞言之，卽輒停留而沿道興販。南北朝時代之態度，似亦如斯。靈石位當時往來代（山西省）鄴（河南省）晉陽（山西省）洛陽及長安等大都府之要衝，是以西域買胡之聚集興販，理固然也。逮乎隋唐之交，靈石縣附近有一地，名曰賈胡堡。賈胡堡之名，不外因西域買胡嘗聚此而得。關於靈石縣出土之羅馬貨幣，但有報告，未有解釋。然余以爲須以上述之歷史的事實爲背景，始得解釋之。

隋唐之商胡 隋煬帝時，西域商胡亦聚集張掖（甘肅省張掖縣）前來互市。因此等商胡，似大都爲伊蘭人。伊蘭人自古爲卓識才幹之商胡，且對貨殖至爲熱心。裴矩西域圖記『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云云之富商大賈，似多爲伊蘭人。隋末西域商胡更往來中國內地，尤以洛陽爲著，此處未能一一說明。

祆教之東漸 在南北朝時代，西域之伊蘭種族，大都崇信祆教。其中固有不尠之摩尼教徒，及少數之佛教徒與景教徒，然大多數仍崇信祆教。因西域商胡之往來及移住中國，遂造成祆教東漸之機會。

關於祆教傳入中國之年代，不甚明瞭。南宋初姚寬西溪叢語卷上，言祆教乃在五胡時代傳入者，此或爲事實，然無確證。魏書卷一三皇后列傳載後魏宣武靈后胡氏（胡太后）於神龜二年（五一九）幸嵩山時云：

『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

清畢沅長安志卷十注及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二等，對此胡天神，咸認爲祆教。民國陳垣氏，亦發表同樣之意見^{〔三〕}。余亦贊同畢沅、朱一新、陳垣諸氏之擬定。然是種擬定，如上所述，須以當時伊蘭系西域商胡之往來移住中國爲根據，始能確立。隋書卷七禮儀二云：

『後周欲招來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親焉，其儀並從夷俗。』

所言固係崇信祆教事，由此可知當時祆教徒往來中國之盛矣。

宇文薩保 北周之內親而爲重臣之宇文護，少字曰薩保。其生母閻姬，被敵國之北齊所虜，幽繫凡三十有五年，迄至晚年，始允與宇文護互通書信。母子之通信，載於周書卷十一。宇文護覆信之一節曰：

『遠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

對老親使用孩童時之稱號之薩保，不外表示愛慕之情也。『三』

薩保卽薩寶，與祆教有關。在南北朝時代，於中國人或中國人化之塞外種族間，盛用宗教關係之命名，其中固以佛教關係之命名獨多。如宇文護之兄宇文導，字菩薩，亦其一例也。職是之故，在崇信祆教之北周，宇文護採用祆教關係之薩保，毫不足怪也。總之，苟視宇文護之少字薩保爲北朝受祆教流行之影響之一現象，則殊有興趣矣。唐顏真卿之子顏頌，其字爲與祆教有關之穆護（牧護），誠一對之好例也。『三』

迨乎唐代，與中亞諸國之交通益繁，於是胡人之移住中國亦愈多。最衆多者，首推中亞之安國（Bukhara）胡人，多稱安姓。此固因自南北朝至隋唐，中國人呼 Bukhara 曰安國，故以國名爲姓。安國人中移住中國而享盛名者，厥爲唐中世之李抱真及李抱玉兄弟。兩人之祖先安難陀，於後魏時代，早已由西域移住甘肅，統領該地之祆教徒。在此時期之前後，移住中國之安國人，爲數不尠。

安難陀之一家 關於此一家，唐林寶元和姓纂卷四云：

「出自安國，後魏安難陀，至孫盤婆羅，代居涼州爲薩寶，生興貴，執李軌送京師，以功拜右武衛大將軍歸國公。……（其玄孫）抱玉賜姓李氏，兵部尙書平章事涼國公。」

新唐書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亦載略同之記事，然其記事多謬誤而淆沌。其文曰：

「晉魏間，家於安定（甘肅），後徙遼左以避亂，又徙武威（涼州）。」

所言乃以魏書卷三十安同傳附會安難陀，其爲不足取，固不待言也。安難陀之爲安國人，且係祆教徒，已詳於另文「西」，茲不復贅。安興貴及其弟安脩仁（？）爲唐執李軌而建功，乃武德三年（六一九）事。若根據一世三十年或三十一年之原則「西」，則安興貴

安脩仁兄弟之曾祖父安難陀，其拜涼州薩寶，似在西紀五百二十六七年頃。

安吐根 前曾一度介紹之西紀五世紀初半安同之一家，魏書載係安息人，然余疑係安國人。關於安同，以有疑問，姑置不論。至西紀第六世紀中葉，由西域之商胡而一躍官拜北齊大臣之安吐根，確係安國人。又在北齊中葉，有和士開者，與安吐根同出自西域商胡。氏於武成帝時，受無二之信任，更特別蒙皇后胡氏之寵愛，於是全朝之權勢，悉集其身。武成帝崩，忠義之王族大臣等，於天統五年（五六九年）團結而彈劾和士開。當

時安吐根亦爲團結之一員，向胡太后呈強烈之諫言，文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安吐根之事蹟，不見於北齊書，反載於北史。北史卷九二（和士開傳後）記其來歷云：

「安吐根，安息人，曾祖入魏，家于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因留塞北。天平初（五三四年）蠕蠕主使至晉陽（山西省），密啓本蕃情狀，神武（北齊高祖高歡）爲之備。蠕蠕果遣兵入掠，無獲而反。神武以其忠欽，厚加賞賚，其後與蠕蠕和親，結成婚媾，皆吐根爲行人也。吐根性和善，頗有計策，頻使入朝，爲神武親侍，在其本蕃，爲人所譖，奔投神武……稍遷儀同三司……皇建中（五六〇——五六一年）加開府。」

安吐根曾祖之投奔中國，似在第五世紀中葉。是時安息早已滅亡而不復存在矣。北史載安吐根爲安息人，固誤矣，實卽安國裔也。

李抱玉之本名曰安重璋，起於肅宗初年，歷代宗，平定安史之亂，而建偉功，後拜司空涼國公。爲避與安祿山之同姓起見，肅宗特賜以李姓，爾後一族皆李姓。其族弟之李抱真，亦於代宗德宗時代，忠勤唐室，故賜司空襄陽郡王。

李抱玉與李抱真 兩人之事蹟，詳於舊唐書卷百三十二及新唐書卷百三十八，茲不

復贅。史臣評之曰：『李抱玉李抱真以武勇之材，兼忠義之行，有唐之良將也。』

苟見上文，則知其一切矣。兩人之世系，見於新唐書卷七十五宰相世系表。

同爲安國出身之武將中，李國臣及駱元光兩人之事蹟，亦不可不略述。李國臣本爲名將李光弼之部下，因戰功而封臨川郡王，死後贈以揚州大都督。駱元光係駱奉先之養子，德宗時代，以平定朱泚及李懷光等之反亂，而建大功，官拜鎮國（陝西省）節度使。李國臣與駱元光 李國臣之事蹟，附載於新唐書卷百三十六李光弼傳。新唐書載其身世爲河西人，本姓安云云，是以同李抱玉等，皆係由安國移住甘肅之胡人，無庸置疑。關於駱元光之事蹟，散見於資治通鑑唐紀四十五及四十八。關於其身世，資治通鑑建中四年（七八三）條云：

『駱元光，其先安息人，奉先養以爲子。』

彼爲西域胡人，已係當時周知之事實。故其先必在離該時不遠之時代，移住中國者。

自南北朝起，許多西域樂人及舞工，移住中國，其中安國出身者，亦復不尠，如唐高祖

時代之舞工而拜散騎常侍之安叱奴，卽其一也。

安叱奴 其事蹟見於新唐書卷九十九李綱傳，該傳載李綱反對舞工之安叱奴拜散騎常侍云：

「齊高緯（北齊後主）封曹妙達爲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爲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嘗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

唐會要卷三十四亦有略同之記事。不論從北齊曹妙達及安馬駒之比較而言，且從指斥爲舞胡而觀之，安叱奴之爲西域胡人，而係安國出身者，無庸置疑矣。

西域樂人舞工之重用 北齊北周時，流行西域音樂。北齊後主高緯，尤爲歡迎，且重用

西域樂人及舞工，北齊書統記其事曰：（卷五十恩倖傳）

「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者接武，開府者比肩。」唐杜佑通典更演化之而曰：（卷

一四二樂二）

「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習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

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爲伶人之事。」

安未弱與安馬駒，固係所謂深目高鼻之安國人也。

曹國出身者 上引之曹妙達，必係西域曹國之出身者。曹國卽指大唐西域記卷一之

劫布咀那國（唐言曹國）而言，亦卽阿剌伯地理學者所言之 Kabudhan 或 Kabûdh-
angedakath [忒] 國在撒馬罕之東北。關於曹妙達，北史卷九十二云：

『曹僧奴子（曹）妙達，以能彈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

舊唐書卷二十九音樂志二亦云：

『後魏有曹婆羅門受龜茲琵琶於商人，世傳其業，至孫妙達，尤爲北齊高洋（文宣
帝）所重，常自擊胡鼓以和之。』

曹僧奴女亦善琵琶，故爲後主高緯之昭儀。『總之，曹妙達之一門，父祖子孫兄妹等，
皆係琵琶之名手，頗受北齊之優遇。有唐琵琶之名手，亦多爲曹姓。如琵琶錄所載曹保
曹善才曹綱等皆是也。此等或卽皆爲曹妙達之後裔，或同國人，亦未可知。與曹妙達同
時仕北齊之名畫家，有曹仲達者，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謂係曹國出身者。』

安國出身者中，尙有安金藏者。則天武后時，彼爲一太常工人，當武后嫌疑睿宗時，彼爲保證其無罪計，乃行割腹。實中國史乘稀見之忠烈士也。

安金藏 關於安金藏之事蹟，舊唐書卷百八十七上忠義傳上及新唐書卷百九十一忠義傳等皆載之。彼之割腹，爲長壽二年（六九三）事，而武后亦感動其忠義，將氣絕之負傷者，抬入宮中，命外科醫醫之。資治通鑑唐紀二十一云：

「使醫入五藏，以桑皮線縫之，敷以藥，經宿始蘇。」

嗣後復以至孝而由官旌表之。睿宗之子玄宗，遂封彼爲代國公。

安姓 中國人中未有安姓，雖非絕無，亦爲稀有。是以安姓，大致可視爲外國出身者。最早者爲安息出身者，次則安國出身者，相繼使用安姓。南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卷八曰：後魏安遲氏，改爲安氏。魏書官氏志本應記載此事，然未之見，故未可盡憑。可疑者姑不論。總之，大致凡安姓者，殆可視爲西域胡人，或其後裔。如南宋鄭樵通志氏族略二，亦如是主張。職是之故，安金藏與其視爲中國人，甯視爲安國出身者。彼之籍貫雖作京兆長安人，然印度出身者之骨儀，隋書亦載爲京兆長安人。又前已介紹之李抱玉一家，

嗣後亦移籍於京兆長安。有上引之諸例，是故安金藏雖作京兆長安人，然不因是而抹消彼或其祖先之爲安國出身者。捨安金藏外，於隋唐時代，亦不乏安姓人士。如隨鑑眞和尚曾到日本之胡國人安如實^{〔二〕}，似亦移住中國之西域人。其他如隋初之胡人安遂^{〔三〕}及煬帝時之方士安伽陀^{〔四〕}，與節度使田悅之部將安墨^{〔五〕}等，大抵亦係安國出身者，但此處未能一一論及。

註 〔一〕 China, Bd. I, S. 511.

〔二〕 Volga 河畔 Hung-nen 及匈奴考，載明治三十三年九月號史學雜誌一至四頁。

〔三〕 梁特國考，載大正十三年十二月號東洋學報。

〔四〕 Spiegel; Eranische Alterthums Kunde. Bd. III, ss. 661—662.

〔五〕 Christian Topography, p. 73.

〔六〕 Bushell; Ancient Roman Coins from Shansi. [Journal 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 Vol. I, No. 2.]

〔七〕 後漢書卷五十四馬援傳。

〔八〕 參照資治通鑑隋紀八義寧元年條。

〔九〕隋書卷六七裴矩傳。

〔一〇〕 Spiegel; *Eranische Alterthums Kunde*. Bd. III, ss. 660-661.

〔一一〕火祿教入中國考,載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號。

〔一二〕參照南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五。

〔一三〕唐語林卷六。

〔一四〕讀陳垣氏之元西域人華化考,載大正十三年十月號史林一一八至一一九頁。

〔一五〕拙稿支那學研究者之任務,載大正六年三月號太陽一〇二至一〇三頁。

〔一六〕 Tomaszek; *C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I, ss. 84-86.

〔一七〕北史卷十四后妃傳下。

〔一八〕唐大和上東征傳,載羣書類從第四輯卷六十九。

〔一九〕資治通鑑隋紀二。

〔二〇〕同隋紀六。

〔二一〕新唐書卷一五五。

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

六

與安國並稱而爲當時中亞之大都會之撒馬爾罕(Samarkand)中國普通皆稱曰康國；該地之出身者，多稱康姓。Samarkand人最努力於通商，故自南北朝或其前，卽往來於中國；由是觀之，梁功臣之康絢，及北齊胡小兒之康阿馱，疑係康國人。

康絢 關於康絢之事蹟，詳於梁書卷十八。彼仕齊梁二代，文武功蹟兼備。梁書敘其祖先云：

「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於河西，因留爲黔首，其後卽以康爲姓。晉時隴右亂，康氏遷於藍田。絢曾祖嘗爲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爲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四二〇至四二一年），穆舉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寄居於襄陽。」

初遷南方之康穆，卽康絢之祖父也。據梁書所載，康絢亦爲西域胡人之裔，無庸置疑。惟中國人之記錄，有將安國出身者與安息出身者牽合之習，同乎此，亦有以康國出身者

與康居出身者附會之習。故康絢之祖先，究係康居人，抑或康國人，仍屬疑問。

胡小兒 關於康阿馱之事蹟，北史卷九十二恩幸傳云：

『武平（五七〇至五七六年）時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馱穆叔兒等富家子弟，簡選黠慧者數十人，以爲左右。恩眄出處，與闔官相埒，亦有至開府儀同者。』

與康阿馱並列之穆叔兒，必爲西域穆國之出身者。穆國係阿母（Amudarya）河畔之 Amul，亦卽杜環經行記中之亞梅國及新唐書西域傳之阿味國，與五代時孫光憲來往之江陵（在湖北省）寄居番客穆思密，似亦此地方之出身者。當時與中國通商之西域富豪子弟，其爲宮廷小姓而入仕北齊者，達數十人之多，實饒有興趣也。雖非胡小兒，然受北齊文宣帝之信任，而負保護指導太子商殷之責之胡人康虎兒，由此推測之，亦必係康國之出身者無疑。

撒馬爾罕之商胡 隋韋節西蕃記載康國商胡曰：

『康國人並善賈，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爲善。』

又唐會要卷九十九亦云：

『(康國人)生子必以蜜食口中，以膠置手內，欲其成長，口嘗甘言，持錢如膠之黏物。習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男子二十卽送之他國，來過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至。』此種伊蘭商賈之特質，自西漢時代，早已惹起中國人之注意，故漢書西域傳評之曰：『善賈市，爭分銖。』第十世紀初半之 Abou Zeyd 氏，由 Samar kand 遙遙步至 Khan fou (廣府 || 廣州)，於其著述中，介紹商胡之狀況。又據略同時代之 Ibn Haukal 氏云，Samar kand 城之東門，呼爲 Deri Cheen；換言之，卽中國門。綜上觀之，隋唐時代，伊蘭商胡 以 Samar kand 爲中心，其往來及移住中國者，似爲數不尠。

唐季之康國出身者，較安國人似稍寂寞。唐太宗時，有康國大首領康豔典者，率其國人移住甘肅西郊，以維持東西之交通；又在則天武后時，有康拂耽延者，官拜石城鎮將，於甘肅西陲有絕大之勢力。兩人之事蹟，因發見敦煌遺書，始大白於世，嘗惹起學界之注意。康豔典與康拂耽延 關於康豔典之事蹟，見於 Stein 氏在敦煌所獲斷簡，且已由 Pelliot 氏發表矣。其文曰：

『(石城鎮)……隋亂，其城遂廢。貞觀中(六二七至六四九年)，康國大首領康

8

豔典來居此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

文雖簡單，惟內容至為豐富。除石城鎮外，康豔典復於其附近建設新城蒲桃城薩毗城等。隨行之胡人，則安置於此四城內。康豔典（康豔典）之名，猶見於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下。

康拂耽延之事蹟，更為簡單。Pelliot氏於敦煌之千佛洞獲沙州都督府圖經，中載石城鎮送至蒲昌海（羅布諾爾）之清澄之祥瑞狀云：

『大周天授二年（六九一）臘月，得石城鎮將康拂耽延弟地舍撥狀。』

Pelliot氏介紹關於康豔典及康拂耽延之殘簡後，乃結言曰：

『根據此等殘簡，吾人乃獲啓發之知識，即西紀第七世紀前年，Sogdiana之殖民，到羅布諾爾之南。其殖民之首領（康豔典）所設之都城，不下四所。沙州都督經中所見康姓之一族，足證迄該世紀末，Sogdiana之殖民與其土著之首領（康拂耽延）等，尙繼續存在。』^{〔六〕}

尙並考上述涼州安難陀之一家，及隋書與北史所載衆多Sogdiana人自早既深居

國內地等，則如 Pelliot 氏所指示之宗教之崇信，佛典之翻譯，乃至東西交通之諸問題，對西域胡人，應更須注意也。

除邊陲之康豔典等外，移住唐都之長安之康國出身者，而於玄宗時封安南都護者，康謙其人是也。又唐初之畫工康薩陀，及玄宗時以琵琶著名之康崑崙，似亦皆係康國人。康謙其事蹟附載於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上孫孝哲傳，然學界似全然未悉，茲引之如下。

『有商胡康謙者，天寶中（七四二——七五六年）爲安南都護，附楊國忠，官將軍。上元中（七六〇——七六二年）出家，贊佐山南，驛稟，肅宗喜其濟許之。累試鴻臚卿。堦在賊中，有告其叛，坐誅。』

其言商胡康姓，必係康國人無疑。此商胡仕唐而封安南都護，實值注意。彼捐資助官軍，而被優遇，後因其堦加入賊軍，有內應之嫌疑而被誅，命運固有因緣焉。康薩陀與康崑崙關於康薩陀之身世，不論任何畫錄或畫譜，皆無其傳。由其姓及名推之，似係胡人，而爲康國出身者。關於康崑崙，唐末段安節樂府雜錄云：

『長安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第一手。』

於音樂記錄上，其名層見疊出，茲不一一介紹。其出身雖莫之能詳，惟係琵琶之名手，且爲康姓，故疑係西域人。

西域出身之樂工 隋唐二代，西域樂人、舞工、歌者等之移住中國者，爲數甚多。關於北齊者，業已說明矣。北周之武帝，由突厥迎皇后阿史那氏時，有許多西域樂工，隨阿史那氏至長安。舊唐書卷二十九音樂二云：

『周武帝聘虜女爲后，西域諸國來賸，於是（有）龜茲、疏勒、安國、康國之樂。』

繼北齊北周之隋代，胡樂廣佈於民間，此唐杜祐已明言之矣。唐之教坊及梨園，皆有西胡之伶人樂工，稱爲胡小兒，又名胡兒。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上載玄宗梨園之弟子，而係笛名手之胡雛，因對洛陽令崔隱甫橫加無禮，卒被杖殺云云。又如前已述唐高祖時之安叱奴，亦不外由此胡雛出身而服簪纓之一人耳。

唐李白樂府上雲樂曰：

『金天之西，白日所沒，康老胡雛，生彼月窟。……老胡感至德，東來進仙倡。……能胡

歌，進漢酒。……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長傾萬歲杯。」

關於此詩，中村博士推測爲詠景教僧者〔三〕。關於樂府與景教有無關係，余不敘任何意見；但此康老胡，其爲康國歌者，殆無疑焉。

唐德宗時，官拜晉絳節度使而封會稽郡王之康日知一家，其出世雖不明，然從其由塞外歸化於唐及姓康等觀之，似係康國人。如再臆測之，天寶之亂之首魁安祿山，或亦同系統，亦未可知。

康日知之一家 關於康日知與其子康志睦及其孫康承訓等之事蹟，載於新唐書卷百四十八云：

『康日知祖植，當開元時，縛康待賓，平六胡州。玄宗召見，擢左武衛大將軍，授天山縣男。』

康待賓係蘭池州之胡人，開元七年（七二一年）叛唐，陷塞外之六胡州以爲安插降胡之地。關於康待賓及六胡州事，見於資治通鑑唐紀二十八。康植係靈州人，自南北朝起，甘肅方面，西域商胡往來頗繁，故胡人之移住者不尠，前已備述矣。此康植及康日知

之一家，似係西域胡人，或康國商胡未可知。

康姓 中國人亦有康姓，元和姓纂卷五敘康姓云：

『衛康叔之孫，以諡爲姓也。』

然東漢王符潛夫論姓氏志及三國初應劭風俗通姓氏篇——原書散佚，茲據清張澍輯本——等書，未見康姓之記事。更以史實對照，由兩漢歷魏晉迄南北朝，皆未見康姓之人物。此時代之康姓，殆皆限外國人。縱令中國人亦有康姓，然當時之數目似不多。果也，則益使靈州康日知一家之身世爲西域人之推測，更加有力矣。天寶亂時，史思明部下之康沒野波^{〔三〕}及官軍部將之康元寶等^{〔三〕}，唐中葉以後，史乘頗多康姓，然大部分皆係外來人，茲不一一論及。

安祿山之身世 關於天寶之亂首魁安祿山之血統，至爲疑惑莫決。彼爲營州（在今熱河）胡人，相傳其原姓係康。舊唐書卷二百上安祿山傳言『本無姓氏』，但新唐書卷百二十五上逆臣傳明言彼本姓康。突厥人於西紀六世紀中葉併合嚙噠，自是之後，乃稱雄於中亞諸國。自七世紀末至八世紀初，東突厥之默曷（Kapagan Khan）又起而

代之。〔四〕是以康國人或安國人之往來於突厥領屬東部，例如營州，殊不足怪也。藤田博士嘗引用之。舊唐書卷百八十五下宋慶禮傳，〔五〕載開元五年（七一七年）因奚及契丹之離叛而陷落之營州，於是年收復。次云：

「招輯商胡，爲立店肆，數年間，營州倉廩頗實，居人漸殷。」

此商胡雖不限於西域之商胡，但其中西域之康國及安國等商賈，實占重要位置。由安祿山本姓之康考之，推測其實，父爲與營州通商之康國人，似非荒唐無稽之言。其繼父安延偃及其妻康氏，似皆與西域商胡有關。

唐姚汝能安祿山事迹卷上載安祿山富貴之後，天寶十一年（七五二年）以玄宗之調處，與不和之突騎施出身之哥舒翰赴和解之宴，席上爭論彼此之血統，云：

「翰母尉遲氏，于闐女也。……安祿山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爾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噪拜，以其不忘本也。敢不同心焉。祿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應之，（高）力士目翰，翰乃止。」

突騎施原係突厥之別部，且爲西突厥之部屬，故言突騎施出身之哥舒翰爲突厥人，亦不足怪也。關於安祿山與哥舒翰之爭論血統事，亦見於舊唐書卷百四哥舒翰傳。在爭論之間，區別突厥與胡，而安祿山亦承認其父爲于闐之西胡人。由是觀之，對其父爲康國人之推測說，似與以相當之確證矣。

又安祿山博通諸蕃語——安祿山事迹卷上言渠解六蕃語，舊唐書卷二百上謂渠解六蕃語——對於商業，尤爲精通。彼早任諸蕃互市牙郎，元胡三省解釋牙郎曰：〔六〕

『牙郎，驢僮也。南北物價定於其口，而後相與貿易。』

要之，牙郎爲占在漢蕃間或兩蕃間，以媒介貿易爲口業者也。彼出身之後，使用許多商胡，盛行貿易，以圖利殖。〔七〕彼利用其專長之語學，懷柔塞外民族，又利用其商才，捐得鉅額之軍資。彼初發亂時，成功甚速，其因大半存乎此。要之，安祿山自少年時代，與四方通商，俱有伊蘭商胡專心殖貨之特質，此又適乎其天性，故不無若干之共通點。有唐三百年之運命，因天寶之亂而轉向。倘若首魁之安祿山係中亞伊蘭種族血統，則問題更有趣矣。

余固未敢斷定安祿山爲康國人，然此處祇爲參攷起見，特附記一臆說耳。

註 [一] Marguart; *Eraïshr.* ss. 310-3111.

[二] 南部新書癸條。

[三] 參看資治通鑑陳紀二天嘉元年條。

[四] 通典卷一九三所引。

[五] Reinand; *Relation des Voyages.* Tome, I p. 114.

[六] Ouseley; *The Oriental Geography fo Ibn Haukal.* p. 252.

[七] Le "Cha Tchou Tou Fou Tôu-King" et la Colonie Sogdienne. pp. 120--122 (J. A. 1916.)

[八] *Ibid.* pp. 122-123.

[九] 通典卷一四六。

[一〇] 李太白集卷三。

[一一] 載大正十四年六月號史學雜誌六一頁。

[一二] 資治通鑑唐紀三十五。

〔一三〕 同書三十七。

〔一四〕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ne Occidentaux. pp. 288—289.

〔一五〕 載大正五年六月號史學雜誌五三至五五頁。

〔一六〕 資治通鑑唐紀三十開元二十年條注。

〔一七〕 參看安祿山事迹卷上。

七

Samarkand 之東，有國曰 Maymurgū，唐言米國，是卽大唐西域記卷一之彌秣賀國也。此國人之往來於中國，例以其國名爲姓，稱爲米姓。有唐之米姓，爲數不尠，其中最馳名者，首推憲宗穆宗二代之名歌手米嘉榮。米嘉榮之子米和，於懿宗時代，亦以琵琶之名手而聞名。五代時之伶人米都知，似亦米國人。

米嘉榮 關於米嘉榮，太平廣記卷百四引唐盧言盧氏雜說云：

『歌曲之妙，其來久矣。元和中（八〇六——八二〇年），國樂有米嘉榮何戡，近有

陳不嫌，不嫌子意奴，一二十年來，絕不聞善唱。」

唐末段安節樂府雜錄曰：

「元和長慶（八二一——八二四年）以來，有李貞信米嘉榮何戡陳意奴。」

米嘉榮與詩人劉禹錫，爲同時代人，又係知友。劉禹錫有題曰與歌者米嘉榮之詩，云：

「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唯數米嘉榮；近來時世輕先輩，好染髭鬚事後生。」

另一本作：

「一別嘉榮三十載，忽聞舊曲尙依然；如今世俗輕前輩，好染髭鬚事後生；」

總之，彼之性格，不好時髦，專心於唱歌。

又太平廣記引盧氏雜說中之詩如次：

「三朝供奉米嘉榮，能變新聲作舊聲；於今後輩輕先輩，好染髭鬚事後生。」

供奉者，拔選一藝之卓越者，爲唐代宮廷之供奉官之謂也，略同日本之帝室技藝員。通

志氏族略二亦記載米嘉榮爲供奉歌者。劉禹錫於西紀八〇五年被謫，八二八年回長

安，其居荒邊也，凡二十餘載。所言一別嘉榮三十載，卽指此也。又三朝供奉云云者，似指

歷任憲宗穆宗等前後三代之供奉官而言。

米和 米和一名米萊加，又曰米和郎。其名散見於音樂類之典籍，樂府雜錄云：

『咸通中（八六〇—八七三年），卽有米和，卽嘉榮子，申旋尤妙。』

米嘉榮父子爲西域米國人，南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卷二十四已明言之，曰：

『西域米國，胡人入中國者，因以爲姓。唐……有供奉歌者米嘉榮，其子米和郎。』其他一切姓氏書，亦無異議。

米都知 關於米都知之記事，見於北宋初錢易南部新書癸條。都知，此言伶人之首領，非其本名。其本名，史無明文。彼與文雅之士，頗有交遊，黎補闕之詩云：

『供奉三朝四十年，聖時流落髮衰殘；貪將樂府歌明代，不把清吟換好官。』

由上觀之，可知彼爲當代屈指之伶人。

同爲米國人中有米遂者，嘗著醫書明堂論一卷；在軍人方面，復有米暨者，唐武宗時代，拜夏州節度使，嘗征伐黨項；又五代初期有米志誠者，仕吳王楊行密，以騎射著名，官拜秦寧軍節度使。

米遂 新唐書卷五十九藝文志子類明堂經脈類載米遂撰明堂論一卷；然其事蹟無傳。辭源釋明堂云：

「醫家記針灸之穴，爲偶人，點誌其處名明堂。……黃帝問岐伯，以人之經絡……盡書其言，藏於金蘭之室，洎雷公請問，乃坐明堂以授之。明堂之名以此。」
由上觀之，米遂似長於中國針灸之醫法。

米暨 其事蹟載於資治通鑑唐紀六十四，云：
「（會昌）六年（八四六年）二月庚辰，以夏州節度使米暨爲東北道招討黨項使。」

元初胡三省註曰：

「米姓出於西域，康居枝庶，分爲米國，復入中國，子孫遂以爲姓。」
中國人士，亦早既承認彼爲米國人。關於米暨之事蹟，除上述外，舊唐書與新唐書，皆無其傳。明凌迪知古今萬姓統譜卷七十九有振武節度使米暨之句，但似夏州節度使之誤。振武在山西西北境，夏州位陝西之北，治所各異。

米志誠 米志誠又作米至誠，其事蹟詳於北宋路振所撰之九國志卷二，故不復贅。惟九國志載彼爲沙陀部人，是有說明之必要者。沙陀部爲唐代盤據於天山附近之突厥種族之一部。言迄唐之中季，尤在末季，沙陀部人多徙山西，其一部分又再南下，迄於江淮方面，而與楊行密軍合併。言米志誠亦卽該時南下之一人，究其源，似從西域投奔沙陀部之胡人，亦未可知。

九姓胡 唐季之中亞諸國人，亦往來於塞北諸族間。迄中季之後，因回紇崇信摩尼教，故彼此之往來，尤爲繁盛，是可推測而知者。德宗時代回紇之使者，有康赤心將軍者，又懿宗時代回紇之使者，有達于米懷玉者。康赤心與米懷玉，似係康國及米國人。有唐一代，塞外諸族與中亞民族之關係，其頻繁與密切，實在一般意料之外。俄國探險隊於回紇遺蹟之喀喇巴爾噶孫所發見之唐代碑文中，有中亞之康居文，可見其一斑矣。新唐書卷二百十七上回鶻傳云：

「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貲殖產甚厚。」
所言之九姓胡，殊值注意。普通所言關於九姓之名稱，羽田博士已究明之矣。據其所

言，分爲（一）包括回紇之鐵勒九姓部，（二）包括回紇九部之回紇九姓部。然上引新唐書之九胡姓，從文字言，反解釋爲回紇以外之九姓較當。質言之，已非以回紇爲一部之九姓，復非以回紇爲全部之九姓。總之，非全然解釋爲回紇以外之九姓不可。所謂回紇以外之九姓，乃中亞之九姓也。新書唐卷二百二十一西域傳云：

『（康）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伐）地，曰史，世謂九姓。』若解九姓胡係從事商賈之 Sogdiana 居民，則與『居費殖產甚厚』之語，尤爲適合。資治通鑑唐紀三十五至德二年（七五七年）條云：

『河西兵馬使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殺節度使周祕。』

此處之九姓商胡，余嘗解爲鐵勒九姓，然似解爲西域九姓較妥。第武威爲隋唐二代西域商胡之淵藪，又安門物之名，似西域安國人。綜上考之，故余有上面之推測。

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下及新唐書卷二一七上皆載西市之商胡，濫用回紇摩尼之特權，與囊橐爲奸，若視此商胡爲西域九姓商胡，則當時之實情，大可瞭然。

沙陀部內之西域人 沙陀之隣接西域諸國也，較回紇爲近。沙陀部接近北庭都護府

與安西都護府，並位西域諸國與回紇往來之通路，故同回紇，有中亞諸國人之來往，是無可否認者。沙陀之名將李克用部下有米海萬、康君立、安金全、安金俊、安敬忠、安元信、史敬思、史建瑋，及石君和等將，與中亞之米國、康國、安國、史國、石國等國名同姓者，爲數甚多，是亦一妙事也。舊唐書卷百四哥舒翰傳云：

『蕃人多以部落稱姓，因以爲氏。』

此爲事實。北方蕃人，以部名爲姓，西域胡人，以國名爲姓，是亦事實也。上述李克用之部將，是否全部爲西域人；余不敢立下斷言。然從當時之情形推測之，彼輩之大部分——以米海萬爲最——似皆西域人，是以號稱沙陀人之米志誠，實卽西域之米國人，而早已入沙陀，向沙陀之江淮方面南下，後似加入楊行密之部下。關於此等米姓之人，俟後再敘。

凡論述米姓者，皆不忘米芾及其子米友仁，卽通稱之大米小米兩人之事蹟是也。兩人皆係北宋末期人，距主題之唐代約後二百來年，米姓人士，世尤爲著稱。米芾爲書畫之名家，且係藝術批評家，兼爲名鑑識家。彼又係蘇東坡之親友，併稱爲蘇米，凡稍知世事者，

莫不悉之。據余之考究，米芾亦不外西域人之後裔。

米芾之事蹟及其書畫 米芾字元章，或由其官名而稱爲米南宮，或由其居處而名曰米襄陽，或米海岳等，其名不一而足。其子米友仁，字元暉，書畫亞於乃父，其名甚顯。關於米芾父子之事蹟，載於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已嫌太簡單，復係杜撰。以故清翁方綱米海岳年譜及明范明泰米襄陽志林等書，均非參攷不可。

南宋葛立方評米芾之書云：「本朝書，米元章蔡君謨（蔡襄）爲冠，餘子莫及。」

其品騰雖有異論，然崇推米芾爲趙宋三百年間首位之大師，則古今無異論也。至其畫，明董其昌云：「詩至少陵（杜甫），書至魯公（顏真卿），畫至二米，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

高彥敬（高克恭）兼有衆長，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古今一人而已。」

董其昌是評，以南宋爲主，殊有偏其所好之虞，尤以高克恭爲甚。總之，中國名畫批評家

之董其昌，其所稱贊爲中國第一之畫家之米芾及高克恭兩人，皆係西域人之後裔（高克恭）或似乎後裔（米芾）實值得注意也。

米芾之身世 余之目的，不在論述書畫家兼鑑識家之米芾，余之宗旨，在究明米芾之身世。關於米芾之身世，中國載籍，悉缺明瞭。宋史米芾傳言芾爲吳人，然此乃依據彼定居潤州（江蘇省丹徒縣）以後之事實而載者，固未可儘憑也。

南宋陳振孫書錄解題卷八載南宋米憲所撰米氏譜一卷，云：

『奉直大夫米憲錄，蓋國初勳臣米信之後，信五世爲芾元章，又三世爲憲。』

由此觀之，米芾在米信之後，米信之本名，又曰米海進，其事蹟據宋史卷二百六十米信傳所載，家于山西北部之朔州附近。南宋蔡肇米公墓志^{〔二〕}及南宋方信孺米公畫像記^{〔三〕}等，皆載米芾之原譜，並悉曰：『世居太原，後徙襄陽。』

宋史米信傳言彼爲奚族，然據余所知，不論唐季或五代，奚人中均未有米姓者。然則迄米信始稱米姓乎？殆無此事也。米信之本名爲米海進，與前述之米海萬類似，由此觀之，米信似沙陀部人。自唐末，沙陀部人之入中國者頗衆，前已備述。彼等之根據地，即在朔

州或以太原爲中心之山西北部。沙陀部內有許多西域胡人，米信亦胡人，並家于山西北部，由是推之，或卽同米海萬及米至誠等隨沙陀部移住中國之西域胡人，亦未可知。是以米信後裔之米芾，其身世亦可推測而知焉。

研究姓氏問題應注意之點 由漢迄隋唐，移住中國之西域胡人，多以其本國名爲姓，是爲事實，然則僅以其姓而立斷其人之身世，則又屬謬誤也。何以言之？蓋在同姓中，有胡姓有華姓，不易識別。例如石國人稱石姓，曹國人稱曹姓，史國人稱史姓。然此等石曹史姓中，中國人自古亦已有之，又石史之姓，塞北諸族出身者中，亦復有之。職是之故，未可單以石曹史姓之故，而立斷其爲西域人也。是以欲研究此問題，須充分加以注意。除記錄上有明載爲西域胡人，或從周圍之情況加之考察而推測其爲西域出身者外，須避離輕率之斷定。余之行文，亦甚注意此點。

米姓之特色 然至米姓，則問題至爲簡單。中國人本無米姓者，迄唐中葉，米姓始現於中國載籍，但亦限于西域之胡人。唐前之姓氏書，全然無米姓，又如元和姓纂——以永樂大典爲底本之後世不完全之姓譜——亦無收載。迨乎宋後，米姓始見于姓譜，然亦

皆明記爲西域之胡姓。如南宋初期鄧名世所撰之古今姓氏書辯證卷二十四亦云：

『(米)西域米國胡人，入中國者，因以爲姓。』

對此，所有關於姓氏之典籍，殆無異論。是卽米姓之特色也。職是之故，凡稱米姓者，皆可視爲西域胡人，至少亦可斷定非中國人之後裔。是以視米芾亦爲西域胡人之裔，殊較妥當。

相傳米芾爲回教徒。據中國回教(伊斯蘭教)書籍，例如清真釋疑補輯所載，謂米芾爲回教信徒。中國所出版關係回教之典籍，悉爲杜撰，其唯一證據，卽言米芾爲回教徒。然米芾已係西域胡人之裔，則與回教，不無關係。如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所載，西域之米國，一如康國或安國，迄西曆第八世紀前半，甚崇信祆教。洎薩拉森國之勢力確立於其地，諸國民皆被迫改宗，至九世紀頃，大致皆轉向於伊斯蘭教。故自唐末迄五代間，視往來中國之米國人爲回教徒，非不可也。

據西紀十世紀末之 Al Nadim 氏所言，十世紀前半葉 Sassan 王朝之君主支配中亞，並壓迫其支配下之摩尼教徒，是時，Tagazgaz (回紇) 之君主，爲防止其迫害起見，提出

如下之抗議：

『住于敵國領內之伊斯蘭教徒之數，較貴土內之敵國宗教（摩尼）信徒，多及三倍。倘殺害貴地之摩尼教徒一人，則余誓以殺盡敵境內所有之伊斯蘭教徒，並破壞其寺院作爲復仇。』^{〔三〕}

據上所言，可知在米芾之祖先米信時，伊斯蘭教徒之移住東方，爲數不尠。

米芾性好潔，宋史米芾傳有『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之語。明范明泰米襄陽志林卷四潔癖篇及明郭化蘇米譚史廣載彼之故事甚多。倘若米芾爲回教徒，則其潔癖似微有由來於宗教，亦未可知。蓋回教徒皆以清淨爲首要故也。^{〔四〕}若係回教信徒，則無論如何，必非純粹之中國人可知。何則？蓋在唐宋時代，雖有許多伊斯蘭教徒，移住中國，然中國人無有歸依伊斯蘭教者。第九世紀中葉之Sulayman氏，謂當時之中國人，無一歸依伊斯蘭教者，^{〔五〕}其後之阿剌伯及波斯文獻，亦不載中國人歸依伊斯蘭教事。^{〔六〕}故倘若米芾爲回教徒，則必非中國人，是可斷言者。余非根據中國回教徒之傳說，而確認米芾爲回教徒者，又非欲以米芾之潔癖而解釋渠與回教之關係。米芾是否係回教徒，

與拙文殊無關係，惟因順序而論及之耳。余意以爲米姓本限于西域胡人，而米芾復爲米姓，故疑其必爲西域胡人之裔。近人陳垣氏嘗考究西域人之華化，言及米芾云：『回教人著述，有以米芾爲回回人者，以尙無確證，姑置之。』

若據余上面關於米芾之身世之論究，則陳氏之疑問，可由是而大白矣。

冒充芾姓之米芾 相傳米芾嘗冒稱爲楚之後裔。與彼同時代之蔡肇所撰之米公墓志銘云有『米冒楚出自鬻分，仍世男爵史載芬』之語，似據自傳說也。然此乃附會米芾家于襄陽，而襄陽爲楚國之故地，且楚國姓之芾音復近米音，其爲僞說，不必論究，固不待言。如南宋王應麟姓氏急就篇卷上亦云：

『（米氏）胡姓……宋米信，米璞，米贊，米芾，子友仁。芾以米氏爲楚冒。』

號稱一代之博識家之王應麟氏，言米氏爲胡姓，其中列載米芾之一家，並略注米芾之已言，然終仍不敢信憑之。

註 [一] 石印全唐詩卷十三劉禹錫十二。

[11]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ne Occidentaux. pp. 96-99.

- 〔三〕 資治通鑑唐紀七十七乾寧四年條。
- 〔四〕 新書唐卷二一七上。
- 〔五〕 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 〔六〕 論九姓回鹘與 Toguz Oraz 之關係，載大正八年一月號東洋學報。
- 〔七〕 大正八年十月號史學雜誌六一至六二頁。
- 〔八〕 Chavannes et Pelliot; un Traité Manichéen etc. II. partie. pp. 227, 230, 231.
- 〔九〕 韻語陽秋卷十四。
- 〔一〇〕 引自陳垣稿本元西域人華化考下冊。
- 〔一一〕 引自米襄陽志林卷一。
- 〔一二〕 引自米海岳年譜。
- 〔一三〕 Flügel: Mani seine Lehre und seine Schriften S. 106.
- 〔一四〕 參看蒲壽庚事蹟考一八四至一八五頁。
- 〔一五〕 Reinaud; Relation des Voyages. Tome I, p. 58.

〔一六〕 D' Ollone; Recherches Musulmans Chinois, p. 434.

〔一七〕 元西域人華化考上, 載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五七八頁。

〔一八〕 米襄陽志林卷一世系篇。

八

Samar-kand 之西南有史國, 卽 *Kish*, 唐末, 拜汴州祆祝之史懷恩一家, 卽該國人也。史家自唐末經五代歷北宋約二百年間, 世襲祆祝之職。

史懷恩一家 其事蹟見于北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四, 已由近人陳垣氏介紹于學界矣。墨莊漫錄云:

『東京（汴州——開封）城北有祆廟, 祆神本出西域, 與大秦、穆護同入中國, 俗以火神祠之。京師人畏其威靈, 甚重之; 其廟祝姓史, 名世爽, 自云家世爲祝累代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 有曰懷恩者, 其牒唐咸通三年（八六二年）宣武節度使令狐所給。有曰溫者, 周顯德（九五六年）端明殿學士, 權知開封府王所給。有曰貴者, 其牒

亦周顯德五年（九五八年）樞使權知開封府王所給。」

陳垣氏視史懷恩一家之史姓與史大奈史思明等蕃將之史姓同，竊以爲誤矣。如慧超所言，迄唐中季，史國一如康國或安國，皆係祆教流行之地。而祆教徒之史懷恩一家，本亦西域史國人，故稱史姓，無庸置疑。

史醜多 北齊文宣帝時之胡小兒有史醜多者，北史卷九十二恩幸傳曰：

『何朱弱（疑係通典及隋唐之安未弱）史醜多之徒十數人，咸以能舞工歌，或善音樂者，亦至儀同開府。』

此史醜多，恐亦史國人。

中亞之何國，即隣接 Samarkand 西北之 Kushaniyah 之胡人，自北朝末起，其來仕朝廷者，爲數不尠。其中以何洪珍爲最高官厚祿。又在隋唐之交，率部下數萬助李唐開國之何潘仁，因係西域商胡，故亦可視爲何國人。

何洪珍 北史恩幸傳載北齊文宣帝最寵用之胡小兒曰：

『又有何海及子洪珍，開府封王，尤爲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鬻獄賣官。』

由當時之狀況推測之，何海何洪珍父子之爲何國人，殆無疑焉。又前已介紹之何朱弱，似亦如是。李延壽記胡小兒曰：

『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險，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爲人士之所疾惡。』
又前已介紹之唐中季之歌者而負盛名之何戡，爲華人抑或胡人，實難斷言。

何潘仁 其事蹟資治通鑑隋紀八義寧元年條云：

『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爲盜，有衆數萬，劫前尙書右丞李綱。爲長史，李氏（唐高祖李淵部將柴紹之妻）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與之就神通（李淵之表弟）合勢，攻樛縣下之。……西京留守屢遣兵，討潘仁等，皆爲所殺。』

嗣後李世民入關，仁則爲其屬部，嘗獲相當之功勞，惟其後之事蹟未詳。隋唐之交，有伎藝拔羣而著名者，名曰何稠，亦係胡人，或何國人亦未定，然以無確證，未可遽斷。又唐高宗時代久居華北之西域人僧伽大師，或亦何國人未定。何稠之身世，何稠爲隋大儒何妥之嗣子，官拜國子祭酒。關於何妥之父，隋書卷七十五有如下之記載：

『父細胡，通商入蜀，……事梁武陵王（蕭）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

北史卷八十二亦載同樣之記事，惟『父細胡』作『父細脚胡』。細胡或細脚胡之意義不甚明，總之，渠爲胡人，因通商而大發財之人也。何稠卽其孫，係胡人之孫，且姓何，故或卽何國人，亦未可知，然以無確證，未可輕斷。

何稠之事蹟 其事蹟載于隋書卷六十八及北史卷九十，渠頗多發明，其中以綠瓷製琉璃尤爲著稱。Jüeh氏以後，凡言中國瓷器史或玻璃史者，必筆其名。『三

僧伽大師 其事蹟見于太平廣記卷九十六。爲西域異僧，於高宗龍朔初年（六六一—六六二年）至中國，迄中宗景龍四年（七一〇年），於長安圓寂。關於其產地，但知係西域，由其俗姓之何氏觀之，似何國人亦未可知。

中亞之佛教 中亞之佛教，迄唐初已衰，然猶有少許之餘威。烏澹水（Oxus）南之縛喝（Balkh），此時亦係佛教流行之中心地，印度有王舍城，而此地則號爲小王舍城。伽藍百餘，納婆毘訶羅（Nava Vihara || 新寺）尤爲著名，大唐西域記卷一及大唐求法高

僧傳卷上，皆有敘述。當縛喝被伊斯蘭教徒所陷，而納婆毘訶羅卽訛爲 Naubahār，于是佛教之本山，未幾亦變成伊斯蘭教之本山矣。伊斯蘭教徒將崇麗之伽藍，改造爲 Kaḥ al-Mosque，惟改造後之 Naubahār，仍有不少之偶像（佛像），其後印度人或中國人，巡禮至此而崇拜其偶像者，爲數甚多云。〔三〕

烏澹水北之佛教勢力，較南方爲弱，然在玄奘渡天竺之貞觀四年（六三〇年）頃，接近何國之 Samarkand，猶有伽藍二所。西曆八世紀初，薩拉森之名將 Kutaiha（異密屈底波）氏攻陷安國附近之 Bikand 城時，其掠奪物中有金製而嵌真珠之佛像（？）兩具〔四〕。又據十世紀末 Al-Nadīn 氏之著書 Kitāb al-Fihrist 所載，在伊斯蘭教未傳中亞（Ma-veera-naha）之前，該地住民，早已大都歸依佛教〔五〕。此項記事，固不能立即信以爲真。在伊斯蘭教廣佈之稍前，中亞之祇教及摩尼教，其勢力較佛教爲強。是以 Al-Nadīn 氏之所傳，僅可視爲迄伊斯蘭教得勢之八世紀頃，在烏澹水之北，猶有佛教之勢力。在此種情形之下，視異僧之僧伽大師爲何國人，亦無不妥。

中亞之北有石國，卽 Tashkend 是也；唐中季李懷光之養子有石演芬者，嘗爲唐廷盡

力。又後晉之高祖石敬瑭氏，亦有石國出身之可疑。其由南方之呼羅珊（Khurasan）首都末祿（Marv）移居中國者，皆稱末姓。

石演芬 關於石演芬之事蹟，見于新唐書卷百九十三忠義傳。以其爲西域胡人而稱石姓，故必爲石國人無疑。渠爲李懷光（鞞鞞人）之養子，當李懷光背叛德宗時，因背父而袒朝廷，遂被虐殺。

關於石敬瑭身世之疑問 渠之身世，有若干疑問，五代史記卷八上晉本紀云：

『（高祖）……本出于西夷。……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

而舊五代史卷七十五高祖本紀載係衛大夫石碯之後裔，固誤矣。渠爲西夷——續通鑑氏族略明載爲西域人——迄有唐仍家于西域商胡聚集地之甘肅，曾祖母爲安氏，祖母米氏，母何氏，皆係西域出身者之姓氏。綜上觀之，石敬瑭係西域人之後裔，似係石國人，此種推測，非云牽強。

石國胡兒 唐季亦有石國之樂工及舞人移住中國。唐中葉詩人劉言史王中丞（王武俊）宅夜觀舞胡騰詩曰：

『石國胡兒人見少……織成蕃帽虛頂尖，細氎胡衫雙袖小，手中拋下蒲萄盞，西顧忽思鄉路遠。』

所謂石國胡兒者，即指此也。

末姓 Martv 固係後漢書及新唐書各西域傳之木鹿與舊唐書西戎傳之木麤。杜環經行記作末祿，杜氏於末祿國記事中有『胡姓末者，此土人也』之語。由是觀之，當時移居中國之末祿人，一般必從舊習，皆稱末姓。然余尙未發見末姓之胡人而較著名者。新唐書西域傳引經行記之記事不勘，同時輒誤經行記之原意者，亦復不少。西域傳有『末祿國，小國也……多木姓』之句，木姓固係末姓之誤。經行記謂末祿國人僑居中

國者，多稱末姓，而新唐書載末祿國內頗多木（末）姓人，固誤矣。

葱嶺以東諸國，多接近中國，又與中國有密切之關係，故該國人之僑居中國者，當多于其西之諸國，是不待言也。茲列其代表者三四名於次。第一，唐太宗時代之畫家，有尉遲乙僧者，原爲于闐人，與其父尉遲跋質那僑居中國。父子皆以畫工馳名，乙僧尤爲出衆，與當時之名手閻立本並稱。在于闐人中，不可忽視王族之尉遲勝。安史之亂時，渠率國人五

千入援，因而留唐，加開府儀同，封爲武都郡王，遂久居長安。與尉遲勝略同代之裴玢，爲有名之節度使，其血統係疏勒人。

尉遲乙僧 又有謂尉遲乙僧係吐火羅 (Tokhara) 胡人者^[10]，然從其姓之尉遲爲于闐國姓觀之，與其謂爲吐火羅，甯似于闐人。其畫風卽俗稱之凹凸式，色素濃厚，陰影強烈，頗帶西域畫風^[11]。傳現尙有尉遲乙僧之畫，然是否爲其手筆，仍屬疑問。如 *Laufer* 氏疑恭親王所藏之釋迦圖，爲尉遲乙僧所作^[12]，畫線之微細及色彩之濃厚，稍類其畫風，然是否確係其親作，亦不敢斷定。*Hirth* 氏甚重視尉遲乙僧之畫風之影響于遠東。渠謂印度畫風傳至于闐而由尉遲乙僧將其畫風傳至中國、朝鮮及日本等。*Hirth* 氏又結論曰：日本古代佛畫之所以有印度的色彩者，其理蓋存乎此^[13]云。然此種主張，牽強附會之處不尠，故余未敢贊同。

尉遲勝 其事蹟見于舊唐書卷百四十四及新唐書卷百十。玄宗天寶年間，勝入朝迎宗女，甚崇拜中國。安史之亂時入援，自是之後，則久居矣，讓位與其弟尉遲曜，己則與子尉遲銳久居長安。冊府元龜卷九百六十二云：

『乃於京師修行里，盛飾林泉，以待賓客，好事者多訪之。』
由上觀之，渠頗與中國人士往來可知。

裴玢 其事蹟載于舊唐書卷百四十六及新唐書卷百十，其五世祖之裴糾，本爲疏勒王，于唐高祖武德年間（六一八——六二六年）入朝，後歸化中國。裴玢一家，於唐初已歸化，其系統爲疏勒王族。于德宗憲宗二代，嘗歷任鄜坊（陝西北部）節度使及山南西道（四川東部）節度使，以勤儉而馳名。

龜茲係安西節度使之治處，在葱嶺以東諸國中，尤爲重要。龜茲與于闐，爲葱嶺以東文化之二中心地，故其國人，史乘輒載之。隋煬帝寵用之樂正白明達，似龜茲人。又有白孝德者，唐中季由李光弼之部下躍而爲昌化郡王，死後賜以太保，確係龜茲人也。

西域音樂之流行 西域之音樂，於西漢張騫時，始傳入中國，又自前秦呂光之西征以來，西域音樂，復重入中國，然其盛當在齊、周、隋、唐之際。歷代雖各有雅樂，然大致皆係形式的，實際上有支配力者，舍西域音樂莫屬。隋書卷十三音樂志云：『制氏全出于胡人，迎神猶帶於邊曲，』可知當時之音樂，實係胡人之全盛時代。西域音樂中，極盛一時

者，爲龜茲樂，是故當時至中國者，多係龜茲之樂工。北周武帝時，至中國之龜茲人蘇祇婆，於中國音樂上，劃一時代，貢獻甚大。□□

白明達 關於白明達，隋書卷十五音樂志云：

「煬帝……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帝悅之無已……因語明達云：齊氏偏隅，曹妙達猶自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欲貴汝，宜自修謹。」

其出身地，史無明文，然隋書已列其名於龜茲樂中，且復白姓，由是推之，必爲龜茲人無疑。唐會要卷三十四載貞觀六年（六三二年）馬周之上疏云：

「白明達本自樂工……縱使術踰儕輩，材能可取，止可厚賜錢帛，以富其家，豈得列在士流，超授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來庭……伶人鳴玉曳綬，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是知琵琶名手之白明達，于唐太宗時代，嘗爲煬帝所豫約之大官。

白孝德 白孝德之事蹟，載于舊唐書卷百九及新唐書卷百三十六。以係安西胡人，故爲龜茲人，毫無疑義。

註 [一] 火祆教入中國考，載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號。

[二] *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 p. XXiii.

[三] Marquart; *Eransahr*, S. 91, *Le Strange*; *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 pp. 421—422.

[四] Tomaschek; *C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I. S. 104.

[五] Barthold; *Zur Geschichte des Christentums in Mittel-Asien*, S. 10.

[六] 載唐詩類苑卷六十四。

[七] 通典卷一九三所引。

[八] 宣和畫譜卷一。

[九] 參看瀧博士壁畫與陰影法，載明治四十四年九月號藝文。

[一〇] *Tang, Sung and Yuan Paintings.* p. 2.

[一一] *Über fremde Einflüsse in der chinesischen Kunst.* SS. 43—47.

[一二] 參看張筭遠征，載續史的卷九一——九三頁。

[一三] 隋書卷十四音樂志。

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

九

上面所敘，固非網羅所有隋唐時代來往中國之西域人，因研究匆卒，故其中不無遺漏。又在隋唐三百二十年之間，歸化之西域人而其出身國不明者，亦復不少。如隋煬帝所寵用在隋末割據於一方而僭號帝王之王世充，卽其一例也。

王世充之身世 王世充之事蹟，見于隋書卷八十五及北史卷七十九等，茲不另文介紹。史乘但言渠爲西域人，不詳其國名。王係從母姓，渠本姓曰支，祖父名曰支頽，由是推之，似係月支（月氏）人。除僧人之特例——如弟子繼承師僧之姓——外，所有之支姓，皆限于月支人。南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卷三云：

『（支）其先月支胡人，後爲氏，石勒十八騎中，有支屈六，唐有感化軍節度使支祥，宋有蘇州吳縣人支詠。』

又南宋鄧樵通志氏族略二亦云：

『石趙司空支雄傳云，其先月支胡人也，實西域之國。』

隋唐時代，中國人稱安國爲安息，呼康國曰康居，故又稱吐火羅（Tokhara）曰月支。唐高宗龍朔元年（六六一年）于西域置都督府羈縻州，又于吐火羅設月氏都督府。由此推之，吾人可推測王世充係月支，卽吐火羅人也。

又歸化之西域人中，其姓名永久湮滅不傳者，亦復不尠。如唐德宗時代，中國與西域間之通路爲吐蕃所遮斷，故西域諸國之王族，隨員等計四千人，勢不得不久留長安，最後皆歸化于唐，編爲近衛將校或士卒。而彼等之姓名，一無所傳。

西域人四千之歸化 資治通鑑唐紀四十八貞元三年（七八七年）條云：

「初河（西）隴（右）既沒於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于鴻臚禮賓。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胡客皆指政府訴之，泌曰：……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如有不願歸，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敵兵馬使或押牙，餘皆

爲卒……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

鴻臚寺爲掌管外國事務之官衙，禮賓院爲其所屬機關。唐代入貢之外國使臣，例先於東內之宣政殿拜謁，後在禮賓院宴饗。是卽韓愈之所謂「宣政一見，禮賓一設」^{〔三〕}者也；元胡三省亦云：「^{〔三〕}

「唐時四夷入朝貢者，皆引見於宣政殿。」

又曰：「^{〔三〕}

「唐有禮賓院，凡胡客入朝，設宴於此。」

禮賓院爲外臣宴饗之所，同時亦係胡客宿泊之公館。日本之入唐僧圓仁，亦曾泊於此院。^{〔四〕}

四千人之胡客每年開支五十萬緡，則每人平均一百三十緡，當時之一緡（一千文）值米二斛，豐年時，有時嘗值二十斛^{〔五〕}。是以每人一年一百三十緡之生活費，實優遇矣。外國使臣，將此豐富之生活費之剩餘額，作爲資本，經營高利貸，貸與華人，胡三省解釋「舉質取利」之句曰：

『舉者舉貸以取倍稱之利也，質者以物質錢，計月而取其利也。』

胡三省又謂當時之年息約十分，可謂高利矣。

唐末由宣帝迄懿宗，白敏中畢誠曹確羅劭權等，相繼爲宰相。崔慎猶乃譏之曰：『近日中書，盡是蕃人。』白敏中曹誠等四人，純係中國人，而崔慎猶之所以譏之者，實因白畢曹羅四姓，皆爲蕃姓，當時之蕃人出身者，多稱是姓故也。是以蕃人中爲西域出身者，爲數不尠，是可推測而知也。

中書盡蕃人 唐末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五云：

『唐自大中（八四七——八五九年）至咸通（八六〇——八七三年）白中令入拜相，次畢相誠，羅相劭權，使相也，權升岩廊。崔相慎猶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爲蕃姓也。』

白姓 白敏中之譜系，見于新唐書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純係中國人。然蕃人出身者中，白姓亦復不少，前述之龜茲人白孝德，卽其一例也。其他如白元光爲突厥人，白義成爲吐谷渾人。宋時開封之猶太人中，亦有白姓者，元時西域之板勒紇（Balikh）

人察罕亦稱白姓，^[1]可知白姓中，蕃人之出身者甚多。中國姓譜，對此事實多付諸闕如。畢姓 畢誠之譜系，亦見于新唐書卷七十五下宰相世表，固係中國人，然蕃人出身者中，畢姓亦不尠。鮮卑人中亦有畢姓，^[2]想西域畢國出身者，亦稱畢姓。北史卷九十七西域傳載畢國云：

『(安)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

關於畢國之所在，尙未有加以充分之研究者。據余所知，Tomaschek氏疑係離安國西南一日程之 Bikand (Baikand, Baykand) 然未敢斷言^[3]。余從其地望及名稱與其他情形推測之，認畢國卽 Bikand 說爲鐵說，其說未可易。中世紀之 Bikand 係安國之附屬國，與北史所言『安國統之』甚符合。據第十世紀 Kitāb-al-aqalim 書之著者 Istakhri 之言，所有中亞 (Ma-wera-nahr) 之都城，皆有耕田及村落，獨 Bikand 已無耕田，復乏村落，但有許多市肆 (Bazar) 及公館 (Hôtel)，其數達千云云^[4]。此記事又與北史所言甚符合。南宋初，姚寬西漢叢語卷上引四夷朝貢圖有『畢國有火祆祠』之語，此與 Firdosi 所載之 Bikand 火祆祠，亦甚一致^[5]。總之，畢國之必係 Bi 之音譯，國爲 Kand 之意譯，是以畢

國之爲 Bikand，無庸置疑。

中世之畢國，有『商都』之稱，九世紀中葉之 Ibn Khordadbeh 氏敘論 Bykand 曰“javil le des marchands”。^[15] 論者謂 Bikand 之商賈，往來中國，絡繹不絕，皆致鉅富。^[16] 西紀七百六年（回曆八七年），異密屈底波（Kutaiiba）攻陷是都時，嘗獲無從計算之戰利品。戰利品中，除金銀珠玉外，尙有許多中國絹。對此，Tabari 氏有詳細之記載。^[17] 當 Bikand 陷落時，其重要市民，恰赴中國及其他各地行商，彼等回國之後，乃出鉅款，由薩拉森人贖回被虜爲奴隸之妻子，並復興被蹂躪之都市，未幾即恢復舊觀。^[18] 如上所敘，與中國有特別關係之畢國人，同其附近之安國人及康國人，其往來於唐者，爲數不尠，而此等畢國出身者，必做當時之慣例，多稱畢姓，是可推測而知者。

曹姓 關於曹姓之譜系，亦載於新唐書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除中國人外，蕃人亦有曹姓者。前已介紹之曹妙達曹明達，皆係曹國人，是其例也。

羅姓 羅徠之譜系，新唐書宰相世紀未之見。或以其爲使臣，未可記載，亦未可知。然新舊唐書本紀，皆無羅徠傳，可謂奇怪之極。惟新舊二唐書，關於唐末之記事，誤脫正

多「忸」故不能以是而非北夢瑣言之記事。關於羅劬權之事蹟，暫俟諸日後。總之，中國人及蕃人，皆有羅姓。印度人有羅好心者，前已備述矣。魏書卷百十三官氏志云：「叱羅氏後改爲羅氏。」可知鮮卑人中亦有羅姓。

註「一」論佛骨表，載韓昌黎集卷三十九。

「二」資治通鑑唐紀五六元和十四年條。

「三」資治通鑑唐紀五六元和十四年條。

「四」參看入唐五家傳，載續羣書類從卷一九三。

「五」見拙著大師之入唐四六頁。

「六」新唐書卷一三六。

「七」資治通鑑唐紀六九。

「八」Tobar, *Inscription Juives de Kaifonglou*, p. 43.

「九」元史卷一三七。

「一〇」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

- [11] C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I, S. 105.
- [11] Ibid, p. 106.
- [13] Ibid, p. 105.
- [14] Le Livre des Roustes et den Provinces, p. 263. (J. A. 1865.)
- [15] C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I. S. 106.
- [16] Zotenberg; Chronique de Tabari Tome IV, pp. 157-159.
- [17] Yambery; History of Bokhara. p. 25.
- [18] 參看廣府問題及其陷落年代，載大正八年一月號史林七頁。

十

中國爲世界之古國，又係大國，故自漢代，已有外國人與中國交通矣。隨外國人往來之頻繁，外國文化，亦傳入中國；中國文化非如一般人所想之孤立的。中國人雖是保守的，然在其悠久之歷史中，外國文化之侵入固多。彼等之語言、思想、服裝、學術、宗教、藝術等等，

無不受外國之影響。

於各朝代中，外國人之來仕或移住最多者，首推唐代，塞北或海東或南徼之外國人，亦復不尠，然從文化上觀之，並不甚重要。所可注意者，莫若西域人也。西域人所傳之文化，大都係印度及伊蘭文化。唐時之文化，雖號天下冠，然其特色，實受印度及伊蘭文化之影響，印度宗教、醫學、天文、藝術等，影響于隋唐文化，爲周知之事，無須贅述。又關於伊蘭之宗教、藝術、及音樂等之影響，亦次第加以研究，而次第明瞭矣。

伊蘭文化之影響

如 *Lacouperie* 氏 [1] 與 *Baird* 氏等所主張之中國遠古文化受西方

文化之影響說，姑置不論。迨乎漢代，自中國與西域開始交通之後，伊蘭文化，乃次第東漸。*Hirth* 氏謂漢以後之中國藝術，曾受西域文化 (*Griech-Eranische*) 之影響 [2]。 *Laufer* 氏謂漢時藥始由西域 (安息方面) 輸入中國，因藥之輸入，中國瓷器之製造，始啓其端倪 [3]。

佛教之傳來，實爲中國文化史上最值得注意之盛事，據最近之研究，佛教之傳來，多由于介於印度、中國間之伊蘭種族或伊蘭語族，故佛教用語中，亦有伊蘭語系 [4] 又佛教

雕刻，亦有伊蘭 (Iran-Hellenistic) 之影響^{〔三〕}。且佛教教義中，復有伊蘭之影響。〔四〕關於隋唐二代伊蘭宗教——祆教及摩尼教——與音樂之影響，余已於本文中略述之矣。唐代之刺繡及織物，亦有波斯造法，古者如日本正倉院與東京博物館之藏器，新者如敦煌之發掘物，皆可爲其明證。〔五〕中亞之康居文字，其影響於塞北種族者，亦自唐代始^{〔六〕}，雖非直接，然間接亦影響於中國。如胡旋舞^{〔七〕}或乞寒戲^{〔八〕}等西域習俗，嘗風行於有唐之上下人士間。又如百戲或散樂等幻術魔術之類，亦由西域傳入，而隋唐間甚歡迎之。〔九〕凡此等等，俟他日有機會，當重行詳敘。

中國自古卽特別尊重曆日，頒曆爲最高主權者之特權，奉正朔正是承認主權之表章。然中國曆，至少中世以後之曆，常受外國之影響。關於中國古代之天文，歷來學者間異說聚訟，未有定說，故余之愚見，不得不暫避陳述。迨乎有唐，除前述之印度天文（九執曆）外，尙有吐火羅天文之傳入。

吐火羅之天文 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一云：

『開元七年（七一九年），吐火羅國支汗那王帝賒，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閣。』

支汗那爲地名 *Jaghāniyān* 之音譯，帝賧係王名 *Tesh* 之音譯^{〔三〕}。是時，唐正在改曆之研究中，而吐火羅之天文學者到矣。是年，闐賓國亦獻天文經^{〔四〕}。中國每遇改曆之議，則諸外國皆相繼或遣天文學者，或獻天文經，此與天寶之亂時，西域諸國皆派援兵初無二致，實爲唐代之特色，而唐帝同時卽是天可汗，百蕃之共主。

改曆之結果，乃採用一行之大衍曆。然在其前或後，印度曆與伊蘭系統之西域曆，皆有相當之勢力。唐時所譯關於占星之佛書，例如宿曜經等，除梵名之七曜外，尙有波斯名及康居名。宋史卷七十一律曆志四亦載其胡名。中國所通用之七曜，大都受西域之影響，其詳已由 *Chavannes, Pelliot* 二氏發表矣^{〔五〕}，其大要亦已由羽田博士介紹於日本學界^{〔六〕}，茲不另述。康居語日曜曰 *Mit*，漢譯密（日）是語經千數百年後，迄千八百七十年頃，福建之居民仍沿用未改——中國人對密日之意義固早已忘矣。——然近四十年間，最初爲駐華之歐美人，繼乃全世界之東方學者，皆埋頭考究之^{〔七〕}。密日雖爲區區之一術語，然殊不知此卽千年前影響於中國之伊蘭語，實令人不禁興驚懼之歎。

由元迄明，風行回曆。元初之札馬刺丁 (*Jamal ud Din*) 與明初之馬沙亦黑 (*Mashāyi-*

皆係回教徒，在中國天文界之勢力甚大。

札馬刺丁與元時之回曆 元時最初所用之曆，係耶律楚材所製之西征庚午元曆。如

其名所示，是曆係隨成吉思汗征伐西域所製之西域曆〔云〕。明陶宗儀輟耕錄卷九云：

『耶律文正於星曆、卜筮、雜算、內算、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把曆，蓋回鶻曆名也。』

麻答把曆與西征庚午元曆，非同一物，然係類似之曆。元世祖至元四年（一二六七年），西域人札馬刺丁製萬年曆，複製西域式之天文觀察儀器，安置於大都（北京）觀星台〔云〕，惟嗣後如何，莫之能詳。未幾，郭守敬等所考案之授時曆，被採用為有元之正曆矣。

清俞正燮謂授時曆乃以回曆為藍本而製成者〔云〕。明史卷二百九十九方伎傳載明周述學撰有大統萬年二曆通議，據云大統曆大致同授時曆。由是觀之，授時、萬年二曆間，必有共通之點無疑。上引俞正燮氏之推測，未可一概斥之為無稽之詞。總之，雖在採用授時曆之後，回曆仍有相當之勢力。元史卷九十九百官志言除中國司天監外，另有回回

司天監，掌理回回天文。

馬沙亦黑與明時之回曆 明昭元大都時，該處之回回天文書類，亦歸明軍。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年），明太祖命翰林編修馬沙亦黑等譯其書類。馬沙亦黑明史卷三十七曆志七作回回大師，其爲伊斯蘭教徒，固無論矣。馬沙亦黑似 *Mashâyikh* 之音譯，而 *Mashâyikh* 卽伊斯蘭教徒長老之義^三，與回回大師甚符合。馬沙亦黑與元回回司天監有關，故元一滅亡，似立被明太祖所用。果爾，則明欽天監之耶穌會士 (*Jesuites*) 湯若望，隨明之亡而被清世祖所採用，掌管星曆，可並稱而述矣。有明一代，兼用大統曆與回回曆，然欽天監之實權，多在伊斯蘭教徒之手中。是以最激烈反對耶穌會士之西洋曆者，亦係欽天監之伊斯蘭教徒。當西洋曆優勝回回曆時，耶穌會士則代伊斯蘭教徒而起，由明末迄清，掌握欽天監之實權。

明末耶穌會士次第東漸，於是逐漸爭勝，駕伊斯蘭教徒而上之，湯若望 (*Adam Schall*) 南懷仁 (*Verbrst*) 輩，更代起而扶植勢力於中國天文界。故中世中國之天文，概受外國人——唐時爲印度人，元明二代爲回人，明末清初係西洋人——之指導。此輩外國人，輒

爲中國而從事作曆及觀星。此等事實，中國人士固亦承認，然亦有妄斷印度之九執曆與西域之回曆，及極遠之泰西曆等，皆發源于中國者。如明史之撰者，則最大膽暴露此誇張與獨斷之人也。

中國學者對外國曆法之見解 明史卷三十一曆志一云：

「嘗考前代，遠國之人，言曆法者，多在西域，而東南北無聞。蓋堯命羲和仲叔，分宅四方，羲仲羲叔和叔，則以嵎夷南交朔方爲限，獨和仲但曰宅西，而不限以地。豈非常時聲教之西被者遠哉？至於周末，時人子弟，分散西域，天方諸國，接壤西陲，非若東南有大海之阻，又無極北嚴寒之畏，則抱書器而西征，勢固便也。……羲和既失其守，古籍之可見者，僅有周髀，而西人渾蓋通憲之器，寒熱五帶之說，地圓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範圍，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夫旁搜博採，以續千百年之墜緒，亦禮失求野之意也。」

此種妄斷，不限于明史之撰者。唯我獨尊之學者姑不論，至如理會並持論公平之梅文鼎阮元及恭親王奕訢諸人，猶不免偏袒。關於元明之西域曆法儀器，梅文鼎曰：「竊疑

爲周遺術流入四方。』阮元非難明徐光啓推讚利瑪竇，而致力於西術曰：』

『但可云明之算家，不如秦西，不得云古人皆不如秦西也……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

又恭親王上奏獎勵泰西曆法亦云：』

『其實（秦西之）法固中國之法也。天文算法如此，其餘亦無不如此，中國創其法，西人襲之。』

東西兩洋之文化，早已彼此如斯互相影響矣。有由東洋影響於西洋之文化，又有從西洋影響至東方之文化。闡明彼此之影響，正是世界文化史尤爲重要之科目。然在闡明之時，必須除去自豪與獨斷，而公平慎重研究之。從西洋影響至東方之文化，近有二三學者，從事研究，而漸次闡明矣。

Jacob 氏 研究中之一人，首推德國東方語學者 Jacob 氏。氏於一九〇二年，發表一論文，名曰 *östliche Kulturelemente im Abendland*，嗣又發表一文，曰 *Der Einflüsse des*

Morgenlands auf Abendland, vornehmlich Während des Mittelalters，力言東方文化之影

響於西方。後者近由宮崎學士譯出，載于史林。從論文之性質言，Jacob氏之主張，部份的——尤其是關於中國之部分，微有舛誤，總之，實爲文化研究者應注意之論文也。東方之四大發明，啓發歐洲近代文化尤爲有力者，爲紙、印刷、火藥及指南針之發明。此四大發明，皆由東方直接傳入，或間接受東方之影響。四大發明中，紙爲中國所發明，經薩拉森人之媒介而傳至歐洲，此不論從近代文獻，且由考古學上，均從雙方確實加以證明矣。印刷之發明，亦起源於中國，且爲時甚早，已爲確定的事實，無庸疑義。歐洲之木印，本由東方傳入者，惟尙未獲確證，然從當時之情形推測之，似前者受後者之影響。指南針之發明，據今日所研究，亦以中國最古。至火藥之發明亦略同。惟關於指南針及火藥傳播於西方之經路，現尙未瞭然，如再加研究，其真相不久當可明白。關於西洋文化之影響於東方，亦已由上述之學者，加以研究，將來必大有可觀者。拙文對此種研究，若能與以若干貢獻，則幸甚矣。

附言

(一) 當拙文謄錄之後，始知史林雜誌、去年之史學、考古學及地理學界欄，介紹藤

田博士所撰關於薩寶之研究。是文約在一年前業已發表，爲重要之研究，而余竟未及注意，慚愧殊深。藤田博士之研究，載於去年三月號之史學雜誌，題曰西域研究（第一回），博士之論文，另有出色者，殊可佩服。博士謂薩寶或薩保，係梵語 *Sar-pa-havāho* 之音譯，其義爲隊商之首領。是說比從前諸說，確正而妥當，余大致亦贊同之。然據 Radloff 氏云，回紇語謂隊商之首領 *der Karavānen-führer* 曰 *Sartpaup*，此 *Sartpaup* 似較薩寶更有密切之關係。

（二）稱北齊宇文護之小字曰薩保，饒有興趣，然拙文已有詳細之介紹，而藤田博士之論文，亦已發表，第係在謄錄之後，故勉強依舊，不另改刪。

（三）關於馬沙亦黑之事蹟，羽田博士已有詳細之研究^[10]，博士之見解，與余相同，亦謂馬沙亦黑由元轉仕明者。

註 [1] Th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

[11] Chinese and Sumerian.

[12] Über fremde Einflüsse in der Chinesischen Kunst. S. 13 ff.

- [四] The Beginnings of Porcelain China p. 120 sea.
- [五] 羽田享撰晚近東洋史學之進步，載大正七年四月號史林七七——七八頁。
- [六] Sirén; Chinese Sculpture. Vol. I, ss. XXXVII, XI.
- [七] Pelliot 氏撰伊蘭語族影響中亞及遠東考，載大正元年八月號藝文十八頁。
- [八] Chinese Art. (Burlington) Magazine Monograph. p. 24.
- [九] 參看羽田博士演講回鶻文典考，載大正三年四月號史學雜誌一三八頁。
- [一〇] 拙稿洛發氏新著中國伊蘭卷，載大正九年七月號史林九六頁。
- [一一] 參看唐會要卷三十四。
- [一二] 參看通典卷一四六。
- [一三] Chavannes et Pelliot; un *Traité Manichéen*. etc. II. partie, pp. 176—177.
- [一四] 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
- [一五] Un *Traité Manichéen* etc. II, pp. 190—195.
- [一六] 晚近東洋史界之進步，載大正七年四月號史林八一——八二頁。

- [一七] Wylie; On the Knowledge of a weekly Sabbath in China. (Chinese Researches.) *Chavannes et Pelliot*; in *Traité Manichéen*. II. pp. 186—190.
- [一八] Palladius; *Elucidations of Marco Polo's Travels in North-China*. p. 52.
- [一九] 參看元史卷四十八天文志一。
- [二〇] 參看癸巳存稿卷八書元史歷志後。
- [二一] Hughes; *Dictionary of Islam*. p. 571.
- [二二] 參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〇六渾蓋通憲圖說條。
- [二三] 時人利馬贊傳論，載肇經室橫集卷二下。
- [二四] 引自梁啓超飲冰室文集卷上通論二三頁。
- [二五] 參看拙文紙之歷史，載明治四十四年九月十號藝文及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Chap. 1.
- [二六] 參看 Carter; *Ibid*, Chap. XVII.
- [二七] 拙著蒲壽庚事蹟考一二六——一二九。

【二八】 矢野博士撰中國近世火器傳來考，載大正六年七月號史林六——七頁。

【二九】 引自羽田博士回韻文法華經普門品之斷片，載大正四年九月號東洋學報三九七頁。

【三〇】 華夷譯語之撰者馬沙亦黑，載大正六年九月號東洋學報。

附錄一

唐代華化蕃胡考

馮承鈞

緒言

唐代國威傳播極遠，亞洲各國，莫不受其羈縻。檢新舊兩書地理志，可以覘其盛矣。殊方既皆賓服，異族必多同化。且承五胡雜處之後，當時所謂漢族社會之中，參加之蕃胡必多。姑舉數例，以概其餘。

唐代外來宗教不少，除佛教外，有婆羅門、火祆、摩尼、景教、回回。舊書卷十八上，會昌五年八月制云：『勅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則外國教師之多，從可知矣。

新書卷二十二禮樂志，謂有高麗、百濟、鮮卑、吐谷渾、部落稽、扶南、天竺、南詔、驃國、高昌、龜茲、疏勒、康國、安國，凡十四國之樂。唐之盛時，凡樂人音聲人太常雜戶子弟，隸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總號音聲人，至數萬人。自開元以來，歌者雜用胡夷俚巷之曲。則當時外國樂師之衆，又可知矣。

唐之李淵，是否系出蕃胡，暫時未能定讞。惟李氏之興，所假蕃胡之力不少，檢新書卷一百一十蕃將列傳，可以知之。安史之亂，叛者討者，多非中國之人。討安慶緒一役，所川者盡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之兵（見新書卷六）。則軍隊中蕃胡之多，又可知矣。

元開撰唐大和尚東征傳，謂廣州有婆羅門寺三所，並梵僧居住。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則當時外國商賈之衆，又可知矣。

右述諸例，僅言其概。徧檢史傳、僧傳、文集、小說，其例之多，舉不勝舉。有唐一代，上自政治文學，下迄閹宦奴婢，在在皆有蕃胡。則當時不惟中國文化影響外國，而外國文化亦有時影響中國。唐人小說中，已留有梵化之印象不少矣。余屢欲措撫其事，尋究唐代社會異族之成分。願作此種研究，非僅檢尋書本可以了事，必須於歷史、地理、種族、語言、譜錄各方面，同時著手，始能作全部問題之解決。願其事匪易，輒因畏難而罷。然嘗試之心，無時或已。平時檢尋唐人撰述，在在與此問題相接觸，有所未解，輒尋其源。有若干條，已得片段之解決。茲先作一片段之研究，將新舊唐書中之系出蕃胡者，試爲檢出。嗣後續有所得，擬再取

其他載籍綜合考之。

至此次嘗試之動因，即在尋求康太賓之籍貫。此名今人鮮有知之者，但其人在八世紀時，似爲唐代社會中極知名之胡人。按教坊記云：『內妓歌則黃幡綽贊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訾詬之。有肥大年長者，卽呼爲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卽云康太賓阿妹。』屈突干尙未確知爲何許人。按屈突爲代北複姓，似屬鮮卑。唐初有屈突通屈突蓋兄弟，甚知名，蒞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有回縱。時有『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之謠（新書八十九）。屈突干非其同族，卽爲屈突蓋之訛。蓋康待賓可作康太賓，屈突蓋亦可加鼻音而作屈突干也。至康太賓之歷史，檢尋較易。舊唐書卷八：開元九年（七二一）夏四月庚寅，蘭池州胡康待賓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鐵頭攻陷六胡州。七月己酉，王峻破蘭池州胡，殺三萬五千騎。辛酉，討諸酋長，斬康待賓。其人蓋當時一極著名之胡人，故社會中知之。而「待太」之異，乃一聲之轉耳。唐代稱外族爲胡爲蕃，胡乃北方西方諸族之概稱，蕃爲一切外族之通號，未確有所指也。此胡究竟爲何胡耶？新書卷三十七曰：調露元年（六七九）『於靈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魯州麗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

爲刺史，謂之六胡州。長安四年（七〇四）併爲匡長二州。神龍三年（七〇七）置蘭池都督府，分六州爲縣。開元十年（七二二）復置魯州麗州契州塞州。十年（七二二）平康待賓，遷其人於河南及江淮。十八年（七三〇）復置匡長二州。二十六年（七三八）還所遷胡戶置宥州。唐書所謂胡戶，按以前文，似指降突厥也，其實不然。舊唐書卷八十四裴行儉傳謂調露元年（六七九）突厥阿史德溫傅叛，單于（都護府名）管內二十四州（突厥州）並叛，應行儉討平之。前之胡戶，應指此役降人。按突厥二十四州，置於貞觀二十九年（六四九）其衆必已叛歸骨咄祿。此役降人，必非突厥，而爲中亞諸國之人。然則何以知之？考諸叛人族姓，可以知之。自漢迄唐，中亞之人多以國爲姓，安息姓安，康居姓康，月支姓支，天竺姓竺，曹國姓曹。惟新疆諸族，疏勒姓裴，龜茲姓白，于闐姓尉遲，少變其例耳。諸叛人之姓，有康何安石四姓，是亦爲當時之國名。古之康居，魏時名悉萬斤，唐時名颯秣建，一名康國，永徽時（六五〇至六五五）置康居都督府，今之撒馬爾罕（Samar-kand）是也。唐之何國，卽古之康居小玉附墨城，唐時亦名屈霜儻迦，或名貴霜匿（Kosc-hana），永徽時，誤定名爲貴霜州者是也。安國亦曰布豁，又曰捕喝，顯慶時（六五六至六六

○以其地爲安息州，今之布哈爾(Bokhara)是也。石國或曰柘支，曰赭時，亦卽魏時之者。顯慶三年(六五八)設大宛都督府，今之塔什干(Tashken)是也。以上諸國皆在中亞，先屬突厥，後隸大食。突厥盛時，軍中中亞之人當然不少。突厥勢強則附之，屬衰則叛之，亦無足異。六胡州諸叛人，蓋先附突厥後叛中國之中亞種族，非突厥也。

余因尋研此中亞人種問題，初在新舊唐書中檢出十餘人，後又將兩書中之蕃胡悉爲檢出，共得一百數十人。此外唐人文集暨元龜會要等書中著錄者，亦復不少。茲編暫以兩唐書中著錄者爲限，其他容續考之。

據余檢尋之結果，謂能將唐書中之系出蕃胡者，盡量發見，尙未也。緣唐代系譜，僞造者甚多；益以冒姓通譜，氏族極爲混亂。茲惟錄其確係系出蕃胡者。至疑莫能決之氏族，如隴西之李、渤海之高、河西人、范陽人、朔方人等等，暫不著錄，以俟續考。其中亦有八九成屬外來血統者，如李白之例是也。李白傳，舊書作山東人；新書作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七〇五)遁還，天寶初(七四二)南入會稽，代宗立(七六二)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唐書蓋取材於李陽冰太白集序。李白晚年往依陽冰，陽

冰之說應較可信。據序云：『涼武昭王暠之後，謫居條支，神龍之始，（七〇五）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按條支爲古之亞敘利亞（Assyria），李白之時，已屬大食，代宗初立（七六二）已卒，年六十餘。則其人不生於蜀，實生於大食也。上引諸文，不特不能證明李白爲李暠之裔，且亦不能證其爲山東隴蜀之人，與隴西成紀之李淵，皆可疑也。今小說戲曲中有李白醉草蠻書一事，或亦有所本。五代蜀時有李珣，本蜀中士生波斯，（見鑿戒錄卷四）則李白之後有西域人生於蜀中，可以參證也。今爲慎重起見，疑而未決之人，暫不列入蕃胡之列。此外若降王及甫降卽叛之人，亦不備錄，以示限斷。

尋研之前，有一語須預先聲明者：余研究之目的，在考其氏族所自出，並非剝其漢人名號。大凡少數人同化於多數，數世之後，其原有血統早同化於無形。埃及一地，歷經波斯希臘羅馬突厥侵佔，今日惟存土著之費拉（Fellah），而無侵入之人種，是其證也。中國之經過亦然，此後所述之鮮卑，在唐時已早華化，除其少數代北姓氏之外，實與唐人無殊。就此點言，元稹之漢人程度，不能少於今日所謂漢人，而今日所謂滿人與漢人相差之程度，亦無幾矣。漢種猶之大海，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皆如川流；諸川入海，尙有何川水

海水之可辨耶？

一 雜種及種性

研尋唐代異族華化之先，應明「種族」之義。近人言今日中國種族，輒曰「漢滿蒙回藏」，而於居留中國最久之苗黎攏攏麼些諸種，皆略而不言。就語言之便利言，居留之地域言，此五字不妨成爲五個名詞。第就科學方面言，實無確當之意義也。謂漢族爲漢代之種族歟？則漢之人與古之華夏異。謂漢種爲中國人種歟？則列名於諸氏族志者，不盡屬漢人之血統也。嚴格言之，同體格同血統者，始得別爲種族。質言之，惟天然人種，原始人種，始合此種條件。夫欲維持此種條件，非與異種斷絕關係不可。凡具有文化之種族，無一能保存其體格血統者也。易詞言之，科學人種爲下等人種，天然人種，動物學方面的人種；文化人種則爲混合人種，歷史人種，社會學方面的人種，總而言之，「雜種」是已。

今人晉人輒言「雜種」。就社會習慣言，被此名者，固爲可羞。但就文化高低歷史有無言，與其謂之爲晉詞，無寧謂之爲譽詞。則吾人研究歷史，得下一公例：「凡歷史種族皆

爲雜種。」

漢種爲歷史種族，則吾人研究中國歷史，又得下一公例：「漢種爲雜種。」

然則漢種與何種血統共屬合耶？此問題極爲複雜。關於古代之漢種原來說，惟有臆斷之假說，而無科學之明證。顧自有可靠之史乘以來，屬合之跡，可得尋也。余今特取中國史中一過程之事，以證前說。有唐一代，上承五胡屬合之果，下啓突厥回鶻西域奚契丹等族屬合之因，其材料極多，而其事極著。

夫種族之屬合，有兩種現象可尋：一爲交化，一爲同化。交化者，兩種人數相等，種性不殊，久處同一環境之屬合也。同化者，未完全具有此三條件之屬合也。歷來異種與漢種之屬合，皆屬同化，而非交化。然則何以知之？曰：於漢種種性存在方面觀察知之。緣歷史種族既無血統維持其單純，而別於其他種族，應於血統之外，具有自存之特性。否則居住中國之人，亦可以古代之概稱，若蠻夷戎狄者名之，而不名曰漢族也。乃血統雖雜，而名稱仍舊，則此漢人必有異於非漢人者在焉。或曰：漢人之與非漢人異者，禮記王制篇已有區別矣。據云：「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

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夷夏之殊在此歟？曰：非也。今日西服而「英法大餐」者夥矣，世未嘗名之曰西人或「英法德人」也。其不同之點，乃在種性。種性者何？謂思想感情利害相同諸點也。漢種之種性，可以「忠孝」二字概之。前者爲封建社會之始基，後者爲家族社會之濫觴。由此二義，衍爲無數禮義科條。吾國古人視人之是否華夷，卽以其人有無禮義科條爲斷。中國社會之根本組合點在此，故昔日惟有「歸化」之說，而無入籍之法。明乎斯義，始可研究唐代之華化諸人。長孫無忌、豆盧欽望、字文化及、獨孤懷恩，觀其代北複姓，卽知系出鮮卑，或鮮卑雜種。但漢人從未歧視之，因其獲有漢人種性也。元稹、源乾曜、于志寧、竇懷貞，亦皆鮮卑遺種，若不檢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鮮能知其非漢人。然有說者，諸人同化已久，鮮卑血統早已無存，其姓雖別於漢人，其人久已變爲漢人矣。顧契丹種之李光弼，鐵勒種之渾瑊，安國之李元諒，突厥之史大奈，皆華化未久，而唐人亦未歧視之者，卽因其人能向化也。反乎是，姓名雖類漢種，王世充不失爲西域胡，安祿山不失爲雜胡，王廷湊不失爲回紇，李正己不失爲高麗，李寶臣不失爲奚，李懷仙不失爲柳城胡。則余研尋唐史，又得下一公例：「唐代漢人之特徵，不在血統，

而在種性；同種性者，雖異種亦爲漢人，不同種性者，雖漢人亦視同夷狄。」

大凡歷史種族結合之久暫，視種性之存亡爲斷：種性存則種族存；種性亡則種族亦隨之瓦解，而爲他種族所滅，所吸收。古波斯羅馬之亡也，以此，漢種之能存者以此。執此例以斷鮮卑之亡，已早亡於五世紀末年，「禁胡服，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見魏書本紀）之時；突厥之亡，亦早亡於「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母命，慢鬼神」（見新書突厥傳）之日。以此例推之，回鶻吐蕃契丹女真，莫不皆然。

歷史人種既爲雜種，鮮卑突厥回鶻契丹諸種之中，當然包括有非本種之人，是亦游牧種族之通例。史書中所謂鮮卑突厥等等，須認爲廣義之名稱，證以後述之鮮卑氏族，可以舉一反三也。

二 鮮卑之氏族

漢種之家族制度，爲特殊之組織，而以姓氏爲表徵；姓者表其所由生，氏者記族所自出，又有地望以繫之，故古之姓氏有譜系可考。晉宋之時有譜學，其非某姓而冠以某姓者，

或爲冒姓，或爲賜姓，不爲譜所錄。逮至元魏入主中國，始制「譯姓」，與中國固有之姓，遂混然而不可分。譯姓者，當時譜學所稱之虜姓也。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九柳沖傳，引柳芳氏族論曰：「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閱閱爲之制。」則當時元魏已制有一百四十六姓。諸姓原譯鮮卑之音，與漢姓尙可辨識；自魏孝文省改以後，多與漢姓相同。茲將魏書官氏志所誌一百二十姓錄次於下，亦研究唐代華化異族所必知者也。

一、帝室十姓（按元和姓纂帝室諸姓中又有万俟，不見官氏志，疑經唐人改竄也。）

帝室改姓元氏

紇骨氏改爲胡氏

普氏改爲周氏

拓跋氏改爲長孫氏

達奚氏改爲奚氏

伊婁氏改爲伊氏

丘敦氏後改爲丘氏

侯氏後改爲亥氏

乙旃氏改爲叔孫氏

車焜氏改爲車氏

二、餘部諸姓

丘穆陵氏後改爲穆氏

步六孤氏後改爲陸氏

賀賴氏後改爲賀氏

獨孤氏後改爲劉氏

賀樓氏後改爲樓氏

勿忸于氏後改爲于氏

是連氏後改爲連氏

僕闌氏後改爲僕氏

若千氏後改爲苟氏

拔列氏後改爲梁氏

撥略氏後改爲略氏

若口引氏後改爲寇氏

叱羅氏後改爲羅氏

普陋茹氏後改爲茹氏

賀葛氏後改爲葛氏

是賁氏後改爲封氏

阿伏干氏後改爲阿氏

可地延氏後改爲延氏

阿鹿桓氏後改爲鹿氏

他駱拔氏後改爲駱氏

薄奚氏後改爲薄氏

素和氏後改爲和氏

胡古口引氏後改爲侯氏

谷渾氏後改爲渾氏

俟力伐氏後改爲鮑氏

牒云氏後改爲云氏

叱利氏後改爲利氏

那氏依舊那氏

乞扶氏後改爲扶氏

俟幾氏後改爲幾氏

吐奚氏後改爲古氏

庾氏依舊庾氏

叱呂氏後改爲呂氏

烏丸氏後改爲桓氏

吐谷渾氏依舊吐谷渾氏

賀若氏依舊賀若氏

匹婁氏後改爲婁氏

吐伏盧氏後改爲盧氏

是云氏後改爲是氏

副呂氏後改爲副氏

如羅氏後改爲如氏

阿單氏後改爲單氏

賀兒氏後改爲兒氏

出連氏後改爲畢氏

賀拔氏後改爲何氏

莫那婁氏後改爲莫氏

奚斗盧氏後改爲索盧氏

出大汗氏後改爲韓氏

扈地于氏後改爲扈氏

紇干氏後改爲干氏

是樓氏後改爲高氏

沓盧氏後改爲沓氏

解批氏後改爲解氏

頡卜氏後改爲卜氏

大莫干氏後改爲郃氏

蓋樓氏後改爲蓋氏

渴單氏後改爲單氏

叱門氏後改爲門氏

翻邗氏後改爲邗氏

莫蘆氏後改爲蘆氏

沒路眞氏後改爲路氏

莫輿氏後改爲輿氏

俟伏斤氏後改爲伏氏

屈突氏後改爲屈氏

噁石蘭氏後改爲石氏

奇斤氏後改爲奇氏

丘林氏後改爲林氏

尒綿氏後改爲綿氏

素黎氏後改爲黎氏

壹斗眷氏後改爲明氏

宿六斤氏後改爲宿氏

士難氏後改爲山氏

屋引氏後改爲房氏

乙弗氏後改爲乙氏

三、東方諸氏

宇文氏

四、南方諸氏

茂睿氏後改爲茂氏

紇豆陵氏後改爲竇氏

庫狄氏後改爲狄氏

柯拔氏後改爲柯氏

五、西方諸氏

尉遲氏後改爲尉氏

破多羅氏後改爲潘氏

俟奴氏後改爲俟氏

樹洛于氏後改爲樹氏

慕容氏

宥連氏後改爲雲氏

侯莫陳氏後改爲陳氏

太洛稽氏後改爲稽氏

步盧根氏後改爲步氏

叱于氏後改爲薛氏

輾遲氏後改爲展氏

費連氏後改爲費氏

其連氏後改爲綦氏

去斤氏後改爲艾氏

渴侯氏後改爲緜氏

叱盧氏後改爲祝氏

和稽氏後改爲緩氏

宛賴氏後改爲就氏

溫益氏後改爲溫氏

達勃氏後改爲襃氏

獨孤氏後改爲杜氏

六、北方諸氏

賀蘭氏後改爲賀氏

郁都甄氏後改爲甄氏

紇奚氏後改爲稽氏

越勒氏後改爲越氏

叱奴氏後改爲狼氏

渴燭渾氏後改爲朱氏

庫擗官氏後改爲庫氏

烏洛蘭氏後改爲蘭氏

一那婁氏後改爲婁氏

羽弗氏後改爲羽氏

如右所錄諸虜姓，與漢姓多不可別。唐太宗時令高士廉等撰氏族志，以盛門爲右姓，退舊望，登新門，氏族愈亂。雖然，尙有少數虜姓蹤跡可尋。茲檢新舊唐書系出異族有源可考者，

略舉數例如下：

(1) 新唐書卷九十，舊唐書卷五十八，劉政會傳云：政會，滑州胙城人。兩傳所記，絕無異族之跡可尋。但檢新書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一上，其人蓋系出匈奴，而鮮卑化者也。表云：『河南劉氏，本出匈奴之族，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其俗貴者皆從母姓，因改爲劉氏。』政會之名，卽見表中。

(2) 新書卷一〇九，舊唐書卷六十一，竇威傳，新書作岐州平陸人，舊書作扶風平陸人，要爲今日山西平陸人也。高祖李淵謂爲唐之叔孫通，其人似爲漢種；但新書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一下，謂其祖爲漢人，亡入鮮卑，爲沒鹿回部落大人，命爲紇豆陵氏，後改爲竇氏。此姓並見官氏志。

(3) 新書卷一三九，舊唐書卷一一一，房瑄傳，謂瑄爲河南河南人。檢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一下：河南房氏本出清河，晉初有房乾使北虜，留不遣，虜俗謂房爲屋引，因改爲屋引氏，子孫隨魏南遷，復爲房氏，而河南猶有屋引氏。房瑄名見表中，此姓並見官氏志。

(4) 新書卷九十四，舊唐書卷六十九，侯君集，幽州三水人也。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二中，謂

家於北地三水，從魏孝武西遷，賜姓侯伏氏，又賜姓賀吐氏，其後復舊。又據官氏志云：「代人諸胄，先無姓族，雖功賢之胤，混然未分。」則賜姓不限於漢人，此侯姓疑卽侯伏之省譯，亦卽官氏志之胡古口引氏也。

(5) 新書卷一〇四，舊書卷七十八，于志寧，京兆高陵人。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二下，謂自東海鄒縣徙代，改爲萬紐于氏，後魏孝文時復爲于氏，魏孝武入關，遂爲京兆長安人。此姓官氏志作勿忸于，要爲同名異譯也。

(6) 新書卷一二七，舊書卷九十八，源乾曜，相州臨漳人。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五下，謂出於鮮卑秃髮氏，魏太武謂與同源，改爲源氏。

(7) 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五下，元氏出自拓跋氏，則唐書中之元姓，除元載姓景冒爲元氏外，皆爲鮮卑餘裔。

(8) 代北複姓見於唐書者不少：有長孫氏，出自拓跋，見官氏志；有宇文，匈奴之裔，爲鮮卑君長，世襲大人，見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一下；有豆盧，本姓慕容，降魏，賜姓豆盧，見宰相世系表卷七十四下；有獨孤，出自劉氏，爲匈奴單于，其後裔從魏孝武徙洛陽，爲河南人，見宰

相世系表卷七十五下；有屈突，代北複姓，見官氏志。

右舉八例，後四例尙易檢尋，前四例不對照別一部份史文，卽無從知其系出異族。其未經世系表所錄者，尙不知有若干。此外史云「不知其鄉里，」史失其何所人，「自言云，」「自言，」系出何地何人，多可疑也。不寧惟是，卽唐高祖李淵來歷，亦甚不明。新書宗室世系表，列舉李氏人名甚夥，余以爲多出僞造依託。淵祖李虎，兄名起頭，弟名乞豆，起頭之子名達磨，達磨卽梵文 Dhama 之對音，此言法也。當時人名梵化者甚多，如菩薩 (Bodhi-sattva) 金剛 (Vajra) 毗沙門 (Vaisramans) 之類，亦無足異。起頭乞豆，與印度似無關係，與鮮卑必大有淵源。可疑一也。唐室自以系出涼王李嵩。按歷代君主依託古代帝王神明，幾成通例。（余於古代神話之研究一文中已有說明）元魏尙能於山海經（今本卷十七）蚩尤神話中，尋出田祖叔均與之通譜，則「其先隴西成紀人」之李淵，欲求氏族較顯之所謂同姓，當然近宗李嵩，遠祖李廣，而託始於顓頊。可疑二也。考史記漢書李廣傳，廣有子三人：曰當戶，曰椒，皆先廣死；曰敢，爲霍去病射殺；未聞有弟有子。宗室世系表謂廣有子二人，長曰當戶，次曰敢；而無椒。敢生禹，禹生丞公云云，憑空杜撰。可疑三也。宗室世系表謂嵩

孫歆生子重耳，是爲李淵之所自出；又謂高孫翻有子三人，而於高之子寶則不著其名。按李寶魏書有傳，有子六人，與世系表三人之說不合也。寶既爲唐李之同族，何以高宗時又詔李寶等七姓十家不得自爲昏，（新書卷九十五高士廉傳）自抑其宗族耶？可疑四也。太宗時，藉口山東士人尙閥閱，賣婚，命長孫后之舅高士廉普責天下譜牒，撰氏族志，退舊望，進新門，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見高士廉傳）似與清高宗修四庫全書搜集藏書同一用意。可疑五也。當時北朝諸史，北齊書周書隋書北史，皆爲唐人包辦；惟魏收魏書，以殘闕不完獨存於今。魏澹魏書，張太素魏書，皆與十八家晉書並廢。唐人欲如何記述，卽如何記述，無對證也。雖然，尙有未能彌縫之點，留存於今。六朝及唐雖以門第相高，而附會攀援，動輒疎舛。白居易自敘世系，乃以楚白公勝、秦白乙丙一脈相承；劉禹錫亦自言系出中山。一代名士，尙且如此，則虎之爲李虎，爲大野虎，大野爲本姓，爲賜姓，尙屬疑案也。卽使李淵已成漢人，其子若孫，終不免鮮卑血統之屬合。淵二十二男，太穆皇后竇氏生建成世民、玄霸、元吉四人。竇氏，竇毅之女，竇威之同族，原姓紇豆陵之鮮卑也，則太宗爲鮮卑血統之混合種矣。李世民十四子，文德皇后長孫氏生承乾、治、泰三人，長孫

氏，長孫晟之女，長孫無忌之妹，原姓拓跋之鮮卑也，則高宗亦爲鮮卑血統之混合種矣。此外異族與唐室和親尙主之例尙復甚多，謂唐室系出漢種，其誰信之！

三 唐代之鮮卑人

唐代鮮卑人云者，非謂唐時內屬之鮮卑，乃華化二三百之鮮卑；其人與漢種同化，謂之系出鮮卑也可，謂之曰純粹外族，則遠於事實矣。按鮮卑一名詞中，包含種族不少。緣鮮卑曾居匈奴故地，被征服之民族，列名於官氏志中者甚多，不盡系出鮮卑，而當時概以鮮卑目之。吾人於鮮卑語言一無所知，而官氏志中諸氏族，亦無人以科學方法詳爲分析，故余不特對於系出匈奴之獨孤氏，系出烏桓之烏丸氏，系出吐谷渾之乙弗氏，不能認爲狹義的鮮卑人；卽對於載籍明言種屬鮮卑之慕容宇文乞伏吐谷渾諸氏，亦頗懷疑也。其種繁多，殆非鮮卑二字所能概括。故本篇能分析者分析之，否則附加說明於後。下引卷次，全依新書，至舊書則別爲標出。

卷一百四十三，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結自述其氏族曰：『河南元氏，望族也。

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牒。』
卷一百七十四，元稹，河南河南人。其名並見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亦系出拓跋氏也。

卷一百九十四，元德秀，河南河南人。又卷一百九十五，元讓，雍州武功人。兩傳雖未明言系出何族，但爲鮮卑無可疑也。

卷二百，元澹，後魏常山王素蓮之後。卷二百零一，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孫正修別有傳。

卷一百零五，長孫無忌，後魏帝室十姓之裔，已見前考。從父敞，從父弟操，子詮，族叔順德，皆有傳。

卷一百，字文士及，京兆長安人。按字文爲鮮卑東部氏族，見官氏志，但魏書本紀又作匈奴別部。又卷一百三十四，有字文融，京兆萬年人。（舊書卷一百六十有字文籍）

卷九十五，竇威，世系表雖謂爲漢人亡於鮮卑，但鮮卑「先無姓族」何以知其始爲漢人？蓋亦「自云」之類耳。表謂其世爲沒鹿回部大人，命爲紇豆陵氏，則爲鮮卑也。威兄

子軌，軌弟琮，威從兄子抗，抗子靜，抗弟璉，威從孫德玄，皆有傳。又卷一百零九，竇懷貞，德玄之子也。又卷一百四十五，竇參，誕四世孫。

卷一百零四，于志寧，京兆高陵（陝西今縣）人。于姓族系，已見前考。曾諫太子勿與突厥達哥支相狎。曾孫休烈，別有傳。開元時，（七三三）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則已不以鮮卑自居矣。休烈曾孫琮，別有傳。

卷一百七十二，于頔，後周太師謹七世孫。頔名並見卷七十二下宰相世系表，系出萬紐于氏，與士寧同出一源。

卷二百零三，于邵，其先自代來，爲京兆萬年人。其名並見宰相世系表，亦系出萬紐于氏。

卷一百六十三，穆寧，懷州河內（河南沁陽）人。按穆姓後魏以前無聞，元和姓纂謂宋穆公之後，路史謂出炎帝後，皆臆說也。考魏書，穆姓皆代人。又官氏志，丘穆陵後改爲穆氏，似亦系出鮮卑。寧子贊、質、員，別有傳。

卷一百一十，尚可孤，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世處松漠間。

卷一百十四，豆盧欽望，雍州萬年人。卷七十四宰相世系表，豆盧氏本姓慕容氏，燕北地愍王精降後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賜以爲氏。魏書官氏志，吐伏盧氏後改爲盧氏，則爲豆盧之異譯也。欽望傳亦云：魏太和詔去豆姓著盧，貞觀中卒，復其舊姓。

卷一百七十一，石洪，其先姓烏石蘭，後獨以石爲氏。按官氏志作噀石蘭，對音同，似亦出鮮卑。

卷九十四，侯君集，已見前考，亦屬鮮卑。

卷八十九，屈突通，其先蓋昌黎徒河（遼東遼陽郡）人，後家長安。按官氏志，屈突氏後改爲屈氏，先亦鮮卑部落也。弟蓋，附見本傳。

卷一百二十七，源乾曜，相州臨漳（今縣）人，已見前考，鮮卑禿髮氏之裔也。舊書卷一百二十七有源休。

卷八十九，尉遲敬德，朔州善陽（山西朔縣）人。按官氏志，西方諸氏有尉遲氏，後改爲尉氏。考卷二百二十一下于闐傳，于闐王姓尉遲，其人或原籍于闐，蓋鮮卑諸部，不限鮮卑一族也。但魏書卷二云：「天興六年（六〇三）春正月辛未，朔方尉遲部別帥率萬餘

家內屬，入居雲中。』則此尉遲又似爲北方種族，鮮卑柔然鐵勒之屬也。

卷一百三十五哥舒翰傳，有火跋歸仁。又卷二百十五上突厥傳，突厥降人有火跋頡利發石失畢，歸仁應爲其人之後裔。此火跋與官氏志之賀拔，應爲同名異譯。魏書卷八十有賀拔勝。唐有賀拔嗣，七一一年始爲節度使。

卷一百九十二張巡傳，有賀蘭進明。考太平寰宇記，鮮卑族之居賀蘭山者，以山爲氏。官氏志北方諸氏有賀蘭氏，後改爲賀氏。

卷二百二十五上安祿山傳，有達奚珣。官氏志帝室十姓有達奚氏，後改爲奚氏。

卷二百十五下西突厥列傳，有薩孤可孤。按薩孤應爲薛姑之異譯，北齊書卷十九有薛孤廷，代人也。則其人原始部族似出鮮卑。

卷二百十四劉從諫傳，大將李萬江，本退渾部，李抱玉送回紇道太原，萬江舉帳從至潞州。按卷二百二十一上，吐谷渾訛爲退渾。又魏書卷一百零一，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則其人非鮮卑，亦爲隸屬系出鮮卑之吐谷渾之酋長也。

四 唐代之匈奴遺裔

匈奴破滅之後，其遺民除西徙之外，必爲他部落所吸收。繼匈奴入居大漠南北者爲鮮卑，則鮮卑諸部之中，容有匈奴，亦無足異矣。

卷九十劉政會，已見前考。其七世孫崇望崇魯別有傳。

卷一百二十六，李元紘，其先滑州（河南滑縣）人，後世占京兆萬年，本姓丙氏，賜姓李。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漢騎都尉陵降匈奴，裔孫歸魏，見於丙殿，賜氏曰丙，以避世祖李昺名，賜姓李氏。按卷二百十七下回鶻列傳：「黠戛斯自以李陵後，與唐同宗。」當時自稱系出李陵者，皆斯類也，其人似爲匈奴遺裔。

卷一百六十二獨孤及，河南洛陽人。按獨孤爲匈奴後，已見前考。官氏志謂獨孤氏後改爲劉氏。又卷二百零六，獨孤懷恩，隋元貞皇后弟。舊書卷一百六十八，獨孤郁。

卷八十七劉季真，隄石（山西今縣）胡人，父龍兒，六一四年舉兵稱王，龍兒死，子季真降。按其人似爲匈奴遺裔。

卷一百三十九，房瑄，河南河南人。按此房氏系出北虜，前已有考。所謂出使之房乾，顯屬偽造之人。此姓疑爲鮮卑化之匈奴。瑄子孺，孫啓，族孫式，別有傳。

五 奚契丹柳城胡

史載奚爲東胡種，其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今大凌河），北嚮。契丹亦東胡種，東距高麗，西奚，南營州（~~今遼寧~~），北靺鞨室韋。此二族所據之地，今皆可考。至史所稱之柳城胡，不知爲何種人。按柳城爲今之熱河凌源，胡爲昔日北方種族之種，唐時亦移以稱西域之人。宋高僧傳卷三彥琮論曰：『天竺經律傳到龜茲，龜茲不解天竺語，呼天竺爲印特伽國者，因而譯之，若易解者，猶存梵語，如此胡梵俱有者是。』則胡爲西域也。考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突厥州二，奚州九，府一，契丹州十七，府一，靺鞨州三，府三，右初皆隸營州。』此柳城胡得爲奚契丹靺鞨高麗也，亦得爲雜胡如安祿山之類也。

卷一百四十八，張孝忠，本奚種，世爲乙失活酋長。父謚，開元中提衆納款，始名阿勞，勇聞燕趙間，共推張阿勞王。沒諾干二人齊名，沒諾干，王武俊也。孝忠子茂昭，茂宗，別有傳。

卷二百一十，史憲誠，其先奚也，內徙靈武，爲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將。

卷一百四十八，史孝章，憲誠之子。

卷二百一十一，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也，范陽將張瑱高畜爲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先事安史，降賜姓名。子惟岳、惟簡，有傳。

卷一百三十六，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光弼中興戰功推爲第一，其部將有靺鞨人李懷光，鐵勒人僕固懷恩，渾釋之，安國人李抱玉、李國臣，突厥人哥舒曜——翰之子，羌人荔非元禮，龜茲人白孝德、白元光，烏洛侯人烏承珙。光弼弟光進，附見本傳。

卷二百一十一，王武俊，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開，開元中，與饒樂府都督李詩等五千帳求襲冠帶，入居薊（河北今縣。）武俊子士真，孫承宗、承元，別有傳。承元傳見卷一百四十八。

卷二百二十五上，孫孝哲，契丹人。

卷二百十二，李懷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降將，守營州，從祿山反，後降。

卷一百九十七，李惠登，營州柳城人。

卷二百二十五上，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爲殞，居突厥中，禱子於軋牽山而姪，遂字軋牽山。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乃冒姓安，更名祿山。安祿山蓋爲胡與突厥混種也。就其本姓言，應爲康國人；就其居地言，得爲奚契丹靺鞨諸種。但當時謂奚契丹爲兩蕃，此胡字似指西域。祿山『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爲假子，』『胡人數百侍左右。』又按孫孝哲傳中有商胡康謙，天寶中爲安南都護，吾終疑祿山爲康突厥混種，其父經由突厥奚契丹至於柳城，故能「通六蕃語」也。子慶緒，附見本傳。

卷二百二十五中，李希烈，燕州遼西人。按營州本遼西郡，其人來歷亦不明也。

六 高麗百濟靺鞨烏洛侯

史載高麗爲扶餘別種，百濟亦扶餘別種，大姓有八：沙氏，燕氏，劄氏，解氏，貞氏，國氏，木氏，昔氏。靺鞨有二：北爲黑水（黑龍江）靺鞨，南爲粟末（松花江）靺鞨，卽唐代之渤海國也。烏洛侯亦曰烏洛渾，東與靺鞨，南與契丹，北與烏丸爲鄰。

卷一百一十，泉男生，高麗蓋蘇文之子，率其衆與契丹靺鞨內附，子獻誠，有傳。按泉蓋蘇文、高麗人，所著書作淵蓋蘇文，（韓國文苑載有淵蓋蘇文上書高麗王請行道教啓，）泉字當爲唐人避諱所改。

卷一百二十一，王毛仲，高麗人，父坐事沒爲官奴婢，生毛仲。

卷一百三十五，高仙芝，高麗人，七四七年，征大小勃律，使拂林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懾降附。七五〇年，兵敗於大食，大食虜唐人甚衆，中國藝術輸入西方，此役之果也。

卷一百四十四，侯希逸，營州人。又卷二百十三，李正己，高麗人，希逸母，卽其姑。則希逸非高麗人，亦含有高麗血統。

卷一百四十七，王思禮，高麗人，居營州，父爲朔方軍將。

卷二百十三，李正己，高麗人，爲營州副將，從侯希逸至青州，遂希逸代爲節度使。子納，孫師古，師道，皆有傳。

卷一百四十八，李洎，李正己從父兄也。

卷一百一十，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以所部降，擊吐蕃有功。

卷二百十五上，突厥傳，有扶餘文宣。按百濟國王以種爲姓，此人疑出百濟王族。

卷一百一十，李謹行，靺鞨人。父突地稽部會長，隋末內附，賜氏李。

卷一百一十，李多祚，其先靺鞨會長，後入中國，世系湮遠，至多祚以功顯。

卷二百二十四上，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爲朔方部將，賜姓名。

卷一百三十六，烏承玘，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爲平盧先鋒。又卷七十五下，宰

相世表，烏氏世居北方，號烏洛侯，後徙張掖。

卷一百七十一，烏重胤，承玘子也。

七 突厥

突厥在唐代以頡利默曷二可汗時爲盛。六三〇年，頡利禽，分其故地爲府州，擢曾豪爲將軍，郎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籍者數千戶，其歸化之多，可以想見。茲爲錄取唐書有傳之人。

卷一百一十，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也，入隋後，分其部於樓煩，（山西靜樂）李淵起

兵太原，大奈提其衆隸焉，賜姓史。

卷一百一十，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次子，六三六年，率衆內附，尙公主，平高昌龜茲有功。子道真，附見本傳。

卷一百一十，阿史那忠，右賢王阿史那泥孰蘇尼失子也，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

卷一百一十，執失思力，突厥酋長也，貞觀中入朝，尙公主。

卷一百三十五，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父道元，爲安西都護，赤水（唐書地理志涼州有赤水軍）軍使，故仍世居安西。其人之血統，似不盡屬西突厥。據傳，安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愛？』後翰討祿山，其屬將多爲蕃人：有王思禮，高麗人也；有鉗耳大福，羌也；有火跋歸仁，鮮卑也；有渾萼，有契苾寧，皆鐵勒部落也。安史之亂，兩方之主動力多爲異族。翰子曜，附見本傳。

卷二百二十五上，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初名宰于，玄宗賜名，與安祿山共鄉里，通六蕃譯。子朝義，附見本傳。

卷二百十五上，突厥傳，李思摩，頡利可汗族人，賜氏李，曾一度立爲突厥可汗者也。

卷二百一十八沙陀傳，朱邪執宜，沙陀人，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八〇八年內屬，置十府以處沙陀。執宜死，赤心嗣，賜氏李，名國昌，國昌子克用。

八 鐵勒回紇

鐵勒十五部，回紇薛延陀最強。歸化之人，唐書有傳者，惟契苾、渾、阿跌、僕骨、回紇諸部而已。

卷一百一十，契苾何力，鐵勒契苾部莫賀可汗之孫，莫賀咄特勒之子，六三二年詣沙州（甘肅敦煌）內屬，破吐谷渾高昌龜茲西突厥高麗吐蕃諸役有功。子明，附見本傳。又卷二百十七下，迴鶻（卽回紇）傳中有契苾通，卷一百三十五哥舒翰傳有契苾寧。

卷一百七十一，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內屬，以其地爲鷄田州。按地理志，迴鶻府州有雞田州，以阿跌部置。光進弟光顏，別有傳。

卷二百一十一，王廷湊，本回紇阿布思之族，隸安東都護府。曾祖五哥之爲李寶臣帳下，驍果善鬪，王武俊養爲子，故冒姓王。廷湊子元逵，孫紹鼎、紹懿，曾孫景崇，玄孫鎔，四代五人

相繼爲節度使，並有傳。

卷二百十二，李茂勳，本回紇阿布思之裔，來降，賜姓名。子可舉，附見本傳。

卷二百二十四上，僕固懷恩，鐵勒部人，六四六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衆降，分置九都督府，別爲蕃州，以僕骨歌濫拔延爲金微都督，訛爲僕固。拔延生乙李，噶拔，乙李，噶拔生懷恩，世襲都督。懷恩子瑒，附見本傳。

卷二百零七，吐突承瓘，閩人也。按魏書卷一〇三高車傳，有吐突鄰部，在女水上，常與解如部相爲唇齒。三八八年，太祖西征，度弱洛水，復西行趣其國，至女水上，討解如部落破之；明年春，盡徙其部落畜產而還。吐突似卽吐突鄰之省稱。吐突鄰部附於高車傳後，其人似出鐵勒也。

卷一百一十泉獻誠傳，有薛吐摩支，殆爲薛延陀部落歟？

卷一百五十五，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臯蘭都督。父釋之，附見本傳。子鎬，鐵，別有傳。

卷一百一十一張仁愿傳，卷二百十五上突厥傳，卷二百一十九契丹傳，有沙吒忠義，未

著其所種人。按許堯佐章臺柳傳，有蕃將沙吒利，疑爲鐵勒諸姓。思義曾爲朔方軍總管，而當時隸朔方之羈縻州，以屬鐵勒諸部爲多也。

九 西域人

檢唐書列傳，得安國人四，龜茲人二，吐火羅人一，于闐人一，疏勒人一，康國人一，何國人一，石國人一，燉煌人四。——唐時系出燉煌者，不能必其爲漢族，故附於此。

卷八十六李軌傳，薛舉亂金城，（甘肅皋蘭境）軌謀據姑臧，（甘肅武威）同郡安修仁率諸胡入內苑城，建旗大呼，軌舉衆應之，遂據涼州。李淵起兵，遣書稱軌爲弟。（按淵起兵時對突厥稱臣。）軌以梁頌爲謀主，頌見故西域胡種族盛，勸軌備之，因與安修仁交怨。修仁兄興貴自長安詣涼州招軌，軌不從，興貴乃與修仁潛引胡兵，奚道宜率羌兵，共擊軌，執送長安。則安氏弟兄爲西域胡也。又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云：『武威李氏，本安氏，出姬姓。黃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於西方，自號安息國。（按安息王朝始建於紀元前二五六年，卽周亡之年，昌意之子壽命何其長也？）後漢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陽。晉魏間，

居於安定（甘肅涇川境），後徙遼東，以避亂，又避武威。後魏有難陀孫婆羅，周隋間居涼州武威，爲薩寶，生興貴修仁，至抱玉賜姓李。按黃帝神話成立之時，安息未興。唐初，安息早亡，即代安息而王波斯之薩山（Sassan）王朝，已近末日，何來此安息耶？難陀孫婆羅，對音似爲 Nandasunbara，梵化之西域人名也。薩寶爲唐代火祇教官，其人必爲火祇教徒。又考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列傳，安國一曰布豁，又曰捕喝。顯慶中（六六五至六六〇）以其都城阿濫謐爲安息州，其地即今日俄屬中亞之布哈爾，應爲安興貴等之母國。世系表以其人與久爲沙門之安世高通，極爲可笑。自世高至是，已四五百年，何尚有梵化之後裔，爲祇教之薩寶耶？其遷徙路線，亦太離奇。忽而自河南至甘肅，忽而自甘肅徙遼東，忽而自遼東遠遷到甘肅西境，僞書之僞造世系，由斯可見。對於功臣如此，對於帝室，又從可知矣。

卷一百三十八，李抱玉，木安興貴之曾孫，世居河西。抱玉從父弟抱真，舊書卷一百三十二有傳。

卷一百三十六，李國臣，河西人，本姓安，疑亦爲安國人。

卷一百五十六，李元諒，安息人，本安氏，少爲宦官，駱奉仙養息，冒姓駱，名元光，有功賜

姓名。李懷光反，元諒一與馬燧、渾瑊等討之，其將徐廷光、素易、元諒，數嫚罵，爲優胡戲，斥侮其祖；又使降曰：我降漢將耳，及馬燧至，降於燧。」

卷八十五，王世充，祖西域胡，號支頽，後徙新豐（陝西臨潼境）死。其妻與霸城（陝西長安境）人王粲爲庶妻，頽子收從之，冒粲姓，仕隋，歷懷汴二州長史，生世充，豺聲卷髮。按世充曾與李淵爭天下者也，故敍其家世形貌甚惡。自漢以來，月支人以支爲姓，時貴霜帝國，已爲嚙達所併，此時西域之支姓，應爲吐火羅人。又據隋唐嘉話，世充將單雄信謂李元吉爲胡兒，則李淵胡之程度，必多於世充。

卷一百四十八，康日知，靈州（寧夏靈武境）人，祖植，當開元中（七二一）縛康待賓，平六胡州。按其事已見前考。縛人者及被縛者，皆姓康，疑同屬康國人。蓋唐之康國人多姓康，康國人常往來於今撒馬爾罕及庫倫之間。按卷二百十五上突厥傳，頽利委政諸胡，斥遠宗室不用。諸胡疑爲康國人。又據敦煌出現之沙州圖經，貞觀中，康國大首領康豔典東來居石城鎮（今羅布泊南碛羌境）胡人隨之，因成聚落。又據今庫倫南黑城子 ᠠᠨᠢ ᠷᠠᠪᠠᠯᠠᠭᠰᠠᠮ rabalgassam（卽唐時迴鶻可汗牙）八一四年所建九姓迴鶻可汗碑，上勒漢文突厥文

康居文三種文字，則突厥中有康國人，亦無足異。六胡州之康姓，應爲康國人，康日知亦爲康國人。緣靈州邊地得失不常，不應有漢人占籍其地也。日知子志睦，承訓，別有傳。

卷二百二十一上，鬪賓傳，有何處羅拔。其人疑爲何國人。

卷一百九十三，石演芬，西域胡人，事懷光至都將。按西域人常以國爲姓，如前見安國之安，康國之康之例是已。此人疑爲石國人，唐之石國，卽今之塔什干也。

卷一百三十六，白孝德，安西人。按唐安西都護府六五八年徙治龜茲，（見地理志）龜茲王姓白，（見西域列傳）白亦作帛，又考諸僧傳，龜茲僧人亦有以白爲姓者，則其人決爲龜茲人無疑。

卷一百三十六白元光傳，謂其先突厥人。按鮮卑中既有匈奴，西突厥中當然應有龜茲。當時必隨西突厥內附，唐人不察，概以突厥名之。

卷一百一十，尉遲勝，本王子闡國，天寶中，授毗沙府都督，安祿山反，率五千人赴難，讓國與弟，借子銳留宿衛不歸。按宋高僧傳卷三，智嚴姓尉遲氏，名樂，本于闐國質子，封金滿郡公，七〇六年捨宅爲寺。則五十年前，于闐已有質子在中國矣。

卷一百一十，裴玢，五世祖糾，本王疏勒，武德中入朝，留不去，遂籍京兆。按宋高僧傳，慧琳姓裴氏，疏勒國人也，印度聲明，支那詰訓，靡不精奧，遂撰成大藏音義一百卷，起七八八年，迄八一〇年，方得絕筆。按裴玢生卒年爲七四八至八一二年，此二人爲同時人，疑出一族。

卷一百零二，令狐德棻，宜州華原（陝西耀縣）人，其先乃燉煌右姓，然則與系出太原之令狐有別矣。德棻祖整，父熙，北史有傳。整傳：『令狐整，敦煌人也，本名延，世爲西土冠冕。』又云：『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爲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按北史之文，本於周書卽爲令狐德棻所修，此種世系不可靠也。德棻孫頡，別有傳。

卷一百六十六，令狐楚，德棻之裔也，則亦系出西域。子緒、綯，孫瀉，弟定，別有傳。

卷一百四十八，令狐彰，京兆富平（陝西今縣）人，其先自燉煌內徙。

卷九十四，薛萬均，本燉煌人，後徙京兆咸陽（陝西今縣）與弟萬徹歸唐。按李軌傳，涼州胡種族盛，其西沙州又從可知矣。官氏志西方諸氏有叱干氏，後改爲薛氏，萬均兄弟疑爲此薛氏也。

卷二百零九，索元禮，胡人也。不詳爲北方胡，抑爲西域胡，大約以屬西域之成分爲多。

十 蠻 烏 蕃 羌 越 倭 諸種人

除前述諸種人外，唐書列傳中有系出南蠻者二人，契一人，牂牁一人，吐蕃二人，羌二人，南越一人，獠一人，日本一人，未詳所出者一人。

卷一百一十，馮盎，高州良德（廣東茂名境）人，本北燕馮弘裔孫。弘奔高麗，遣子業以三百人歸晉。業留番禺，至孫融爲梁羅州（廣東石城境）刺史。子寶，聘越大姓 洗氏（高涼蠻）女爲妻，遂爲首領，授本郡太守，至盎三世矣。盎後見楊素，素奇之曰：「不意蠻中乃生是人。」則盎系出北燕之說，亦不可靠也。盎子智載，族人子猷，別有傳。

卷二百零七，高力士，馮盎曾孫也，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

卷一百一十，黑齒常之傳，有鬬寶璧。按鬬爲西南夷大姓，在唐時爲東西鬬，昔之獒夷，今訛爲擺夷者是也。

舊書卷一百十五，趙國珍，牂牁之苗裔也。

卷一百一十，論弓仁，吐蕃族也。六九九年，以所統吐渾七千帳內附。孫維貞，附見本傳。舊書卷一百五十二，史敬奉傳，有野詩良輔，應爲吐蕃人。

卷一百三十五，高仙芝傳，有夫蒙靈營。按元和姓纂，夫蒙，羌姓。

卷一百三十五，哥舒翰傳，有鉗耳大福。按魏書卷九十四，闡官王遇傳，遇，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黨不蒙（按應爲夫蒙異譯）俱爲羌中強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氏鉗耳，世宗時復改爲王。則大福，羌人也。

卷一百三十六，荔非元禮，又卷二百二十五，上安祿山傳，有荔非守瑜，皆不著其何種人。考廣韻卷四，羌複姓有荔非氏，則其人亦羌人也。

卷一百五十二，姜公輔，愛州日南人，舊書作不知何許人。按唐時愛州與古婆（當時名林邑，又名環王）接壤，又卷七，德宗本紀云：貞元十八年（八二〇）環王陷驩愛二州，則其人爲南越人也。

卷一百七十四，牛僧孺，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按隋書卷四十九，弘傳，弘，安定鶉觚（甘肅靈臺境）人，本姓寮氏，魏賜姓爲牛氏。考寮與燎通（見漢書師古註）余疑卽西南

夷之一古稱，後加彡旁作獠者也。則奇章公殆爲系出獠族之人也。子蔚、叢、孫定，有傳。

卷二百二十日本傳，日本副使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仕於唐。

卷二百零七，劉貞亮，本俱氏，冒所養宦父姓，故改焉。又卷二百二十二上南詔傳，舊書

卷一百四十五劉全諒傳，皆有俱文珍。按俱姓始見於十六國時，非漢姓也，其源未詳。

按唐代與印度交際甚密，印度人之至中國傳佈婆羅門教、佛教之教師，（見諸僧傳）曆數家，（見開元占經）製糖匠人，（見玄奘傳）經諸書著錄者不少。而唐書惟附帶敘及一二曆數家，（如舊書卷三十二曆志之瞿曇羅，卷三十六天文志之瞿曇譔，卷七本紀之迦業至忠等）方士，（如新書二百二十一上天竺傳之那邏邈娑婆、麻盧逸多等）而已。上述諸人，固不能謂爲華化者。但天竺人仕唐者，要必甚多。如宋高僧傳卷三，菩提流支傳中之天竺大首領伊舍羅，又同卷般刺若傳中爲神策軍正將之羅好心，又卷二生於中國之慧智，皆可謂華化之人也，其名皆不見於唐書。則欲檢尋華化之印度人，須求之於所謂正史之外。此外諸國僧人生長中國，雖甚著名，亦不爲正史著錄，如康國人法藏，卽釋教中之賢首大師，其一人

也。

附錄 高齊出於鮮卑

史書所誌之系譜地望，不可盡信，前引之例不少。茲檢史書，北齊高歡之來歷，亦甚不明。北齊書卷一本紀云：「高歡，字賀六渾，渤海蓀人。」按蓀縣自漢迄元魏，皆治今河北景縣境，歡之原籍，似在河北山東之間矣。本紀又云：「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秦，秦生湖，三世事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率衆歸魏。」按晉之玄菟，今遼東遼陽境諸人史無考，疑出偽造。本紀又云：「湖生四子，第三子謐，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謐生樹，樹生歡。」按懷朔在今綏遠五原境，則其人實生於內蒙。本紀又云：「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則其人即出漢族，已早鮮卑化矣。但據史文考之，其人實非漢族而鮮卑化者。

北齊書本紀卷一云：「神武曰，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北齊書本紀卷二云：「侯景素輕世子，（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

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

北史本紀卷七云：高洋「神武第二子，……及產，命之曰侯尼，於鮮卑言有相子也。」
北齊書卷九，文宣皇后李氏傳云：「及帝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爲天下母，宜更擇美配。」

北史卷五十四高隆之傳：隆之「洛陽人，爲闔人徐成養子，……後有參定功，神武命爲弟，仍云渤海蓀人。」

北齊書卷二十二高昂傳：「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爲華言。」

顏氏家訓教子篇云：「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服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

按右述之教育，祖挺曾受之也。北齊書卷三十九挺傳：「元康因薦挺才學，并解鮮卑語。」帝於後園使挺彈琵琶，和士開胡舞。」挺雖具此技能，因爲漢兒，幾不得作領軍。傳

又云：『孝徵（挺字）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

周書卷一本紀：『宇文泰之伐高歡，傳檄五鎮，數歡之罪，謂歡『器識庸下，出自輿皂，罕聞禮義，以一介鷹犬，効力戎行。』雖其語出政敵，然歡之出身可知。賴宇文泰亦非漢種，否則必斥歡爲胡虜夷狄矣。』

據前引諸文，北齊高歡不得謂爲漢種，唐書中之渤海蔭人，來歷亦多可疑，而系出北齊宗室，爲唐太宗妻長孫后舅父之高士廉，殆不失爲鮮卑也。

附錄二

女真漢化考略

宋文炳

女真民族，幾與宋朝相終始。宋太祖時，屢遣使貢馬。太宗時，上書請伐遼，未允，自是朝貢遂絕。至阿骨打併吞鄰邦，卽皇帝位，是爲太祖，乘遼之衰而侵其國，未幾殂。其弟烏奇邁立，是爲太宗，滅遼伐宋，嗣與宋議和，而以秦嶺及淮水爲界，分疆而治。而宋之現在山東河北山西與河南江蘇安徽北部暨陝西中部等地，盡入其版圖矣。其域東至海，西接賀蘭，北逾沙漠，南抵淮水及秦嶺，幅員之廣，遠邁於宋。傳至哀宗天興三年，見滅於蒙古，時宋理宗端平元年，西歷一二三四年，距宋之見滅於元，僅早五十餘年耳。

宋自遼見滅于金，與女真之關係，由間接而變爲直接；而女真之於宋也，無時無刻不在籌謀侵略之中，一舉一動，不忘中原豐華之盛。而宋在干戈禦衛失敗之日，卽自卑納幣開始之時。始以事遼之禮事之，繼變以叔姪之禮，再變爲伯姪之禮，其孱弱衰敗之狀，達於

極點，而構成中國四千餘年歷史上之奇恥大辱。噫嘻！宋與女真關係之密切，可想而知矣。自來兩民族或兩民族以上諸民族，於互相同化之進程中，均有自然之規律。少數民族被化於多數，較低文化見化於較高者，已為社會演進之公例。女真人口，遠遜於宋，而野蠻之程度則反較宋為優；故其見化於宋也，乃社會演進中之一劇，自難例外。按其立國之各種制度，幾無一不以漢制為標的，故其見化也深；即其學術，在君主之諭其臣僚，臣僚之奏於君主，筆書口述，無非中國先聖先賢英傑之事，戒子讚祖，勸親告友，亦無非取法於中國；至於詩賦文藝，則亦與中國無顯然之分異也。

女真與宋之關係，至切且密，而其華化為社會演進中之一幕，上已略述。惟現在考其華化之跡，困難良多。一由於所資之材料，均於當時或後世追述之記載中，片句隻字，連綴而成，頗難得有系統之組織。二其視為資料之中，大半屬於各種之制度設施，而於風俗習慣，則不啻寥若晨星矣。故今所述，僅其華化之粗形大略而已。博考詳證，尙俟異日也。

女真之起源

女真之先，出靺鞨氏，先時稱肅慎氏，元魏時稱勿吉，隋時爲靺鞨。元魏時，勿吉分七部，至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無聞。粟末靺鞨始附高麗，黑水靺鞨居肅慎地，亦附高麗，嘗以兵十五萬衆助高麗拒唐太宗。嗣渤海強盛，黑水役屬之。五代時，契丹盡有渤海地，而黑水靺鞨又轉附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真；北者不在契丹籍，號生女真。後避遼興宗諱，改名女直。至兩晉，居完顏部，卽金之始祖也。迨傳至阿骨打，勢甚強，卽帝祖，是爲太祖，國號大金。其弟烏奇邁立，是爲太宗，滅遼侵宋，於是漠南漠北，皆入於金。金人性勇悍，善戰鬥，而侵略中國時，屢敗宋兵，稱雄一時，此女真起源之略述也。

女真對於本族風化之保持

女真華化，雖爲社會演進中不可避免之事實。然其歷代君主，對於本族風化之崇尚與保持，頗爲注意也。金史本紀世宗大定十一年，謂皇太子曰：

「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

「女真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爲樂；今則弈碁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

「遼不忘舊俗，朕以爲海陵學習漢人風俗，是忘本也。」

十三年謂宰臣曰：

「會寧乃國家興亡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真人寢忘舊風，朕時常見女真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真風俗，第以朕故，猶尙存之。異時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風，庶幾習効之！」

又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真詞，顧謂皇太子及諸王曰：

「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時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真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於子孫，亦當遵朕遺教也。」

十六年又曰：

「女真舊風，最是純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

又謂古雲曰：

「上京王業所起，風俗日趨詭薄，宗室聚居，號爲難治。卿元老大臣，衆所聽服，當正風俗，檢制宗室，持以大禮。」（金史列傳卷七十一）

觀此，可知其于當時本族風俗之崇奉與保持者矣。

（一）文字之限制 文字之限制，亦頗嚴。世宗大定十四年金史本紀「命應衛士有不嫻女真語者，並勒習學，仍自後不得漢語。」

二十五年又：

「聞有女真人訴事，以女真語問之，漢人訴事，以漢語問之。大抵習本朝語爲善，不習則淳風將棄。」（金史世宗本紀）

又詔「朗安穆昆，先讀女真字經史，然後承襲。」（全上）

（二）服裝之禁止 此項禁止，亦頗注意，且有時以死罪論。此如大金國志太宗天會七年所述：

「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死。」

又「劉陶守代州，執一軍人，以頭髮稍長而斬之。」（大金國志）
金史世宗本紀世宗大定二十八年：

「禁女真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

章宗時，關於此項禁止，亦曾兩次詔示。然於此即知其頗爲注意，未便逐一贅述也。

女真華化之原因

據上，則知女真人對於漢族之風俗，禁止極嚴。然卒多華化於中國者，其道維何？蓋由於自然之趨勢，時日之薰染，加以吾族文化之高尙，而有傾心向慕朝夕模倣者焉。茲推述其易于漢化之原因如次：

（一）用人之公開 金人居中原，始則對於用人，尙抱種族之觀念，但知漢人之文化程度，高於女真遠矣，關於各種制度之設施，吏治之整飭等，若不用漢人，難期久遠，故韓昉韓企先宇文虛中輩，均爲漢人，金人用之，頗爲信任。關於種種制度之建設，一任彼等爲計謀，而毫無疑忌。尤可異者，有時用女真人數與漢人等，如章宗時：

「制提刑司設女真契丹漢兒知法各一人。」（見金史本紀）

又承安四年：

「更定科舉法，增設國史院女真漢人，同修史各一人。」（金史章宗本紀三）

又太和三年詔：

「遣監察御史分按諸路，所遣者女真人，即以漢人朝臣偕。所遣者漢人，即以女真朝臣偕。」（見同上）

此知當時用人較爲公開，伊等在彼此共同工作之時，亦即爾我同化之際也。

（二）學術之薰染 學術之關係於民族同化者，至鉅且甚。在女真民族未入中原時，所觀者日月星辰，所知者山水草木，所與交遊者，多野蠻民族，兇悍無比。及入中原，見中國文物之盛，忠孝仁愛，禮義道德，意精理合，殊適爲人之道。所設施之制度，亦多因時制宜，彬彬可羨。故歷代君主于中國之學術，多加傾慕，詔諭制勅，亦大半以中國史事爲標準。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君主如斯，臣庶可知。在章宗時有有司言：

「律科舉人止知讀律，不知教化之源；必使通治論語孟子，涵養器度。」（金史章宗本）

紀

此非明令提倡漢學乎？至如君主之如何努力中國學術，後詳述之。

(三) 婚姻之通媾 婚姻於兩民族間之同化效率，至爲偉大。惜金史中，於此項事實，明文告示者甚少，而搜集尤屬困難，不過尙可借少數之材料，證明其與漢人已有通婚之事實也。如：

『太祖天輔六年，當盧益奉使時，國主賜益等花宴。是日，國主坐行帳前，列契丹伶人作樂，每舉酒輒謝，漢兒左企弓已下，悉搢笏捧觴稱壽，一如契丹之儀。時國主自入燕以後，所虜中原士大夫之家，姝姬麗色，美光娟秀，凡二三千人，北歸其國，酣歌晏樂，唯知聲色之娛，至此形神已病，中觴令盧益便辭，全不及交燕事。』(見大金國志)

又『熙宗皇統七年，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十三歲至二十歲得四千人。』(見同上)

又『章宗太和五年，詔大興府擇民間女子十三歲以上三百人，有姿色黠慧者，進入禁中，教爲同令。』(見同上)

此等材料雖不敢斷其有正式之通婚，可謂爲通婚之變相。然其於同化之效率，不亞於正式通婚。至正式通婚，則有太宗天會八年詔：

『以昏德公六女爲宗婦。』（金史太宗本紀）

又『及其得志中國，自顧其宗族國人尙少，乃割土地崇位號，以假漢人使爲之效力而守之。明安穆昆雜廂漢地，與契丹漢人昏，因以相固結。』（大金國志卷四四）

又如章宗明昌二年尙書省言：

『齊民與屯田戶往往不睦，若令遞相婚姻，實國家長久安甯之計，從之。』（金史章宗

本紀）

惜此項材料，較爲窮乏，未克多述也。

（四）居地之雜處 民族雜居，於促進民族之同化力亦甚大。太宗天會十三年有云：『女真一部族耳，後旣廣漢地，恐人見其虛實，遂盡起本國之士人，棊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連村，屯結而起。』（大金國志）

又世宗大定二十三年詔：

「遣大興尹完顏托果斯遷河北東路兩明安，上曰：朕始令移此，欲令與女真戶相錯安置，久則自相婚親，不生異意，此長久之利也。今者伊瑪河明安相錯以居，甚符朕意。」（金史兵志）（其餘參考廿二史劄記明安穆昆散居中原處）

（五）商業之交通 互通交易，而與兩民族互化之事實，亦頗密切。如我國沿海各省與東西各國交易之機會較多，而感受其文化薰染之程度亦較大。宋與女真在當時之交易既盛，而同化亦易。著者如榷場之設立，熙宗皇統二年五月，與宋各置榷場於兩界，九月命鳳翔壽州鄧州等處皆設之。海隆正隆四年，罷鳳翔鄧州等處所置。世宗大定四年，以尙書省奏復泗壽蔡唐鄧潁密鞏洮諸場，此均官商交易之所。其時私商亦頗可注意，如宣宗皇祐二年參知政事德升曰：

「賞賜之用，莫如銀絹，而府庫不足以給之。互市雖有禁，而私易者自如，若稅之則斂不及民，而用可足。」（見金史食貨志五）

此知當時私易甚盛，並知當時國家亦藉抽私稅以裕國用也。

上之所述，與本題關係頗密，故不憚煩述。現將其華化情形，分學術制度風俗三項述

於次：

(一) 學術方面

(一) 女真於漢書之搜集。漢人書籍之入金，有宋作貢物而送去者，有因戰敗而被虜掠者，有女真出示徵求於民間者。其量之多，當以虜掠爲最。金史禮序云：

『金人之入汴也，時承平日久，典章禮樂，粲然備矣。金人既悉收其圖籍，載其車輅法物儀仗而北。』

『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勗就軍中，往勞之；宗翰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

此爲其虜掠所得者。作貢物而送去者，有大金國志：

『太宗天會十二年，宋遣章誼使金，且以資治通鑑……等物遺之。』

漢書入金，熟識漢文者，固可閱讀，祇諳女真文者，則仍熟視無視也。故復令譯爲女真文，以廣閱覽。如世宗大定二十三年以女真字譯孝經，千部付點檢，又使譯易書論語孟子

老子揚子文中子列子及新唐書，並謂宰臣曰：

「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真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金史世宗本紀）
在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多女真字盤古書，女真字太史公書，及孫臏書、伍子胥書、百家姓。又大定四年圖克坦鎰進譯史記漢書，詔頒行之。此知女真於漢人學術之羨慕及於漢書搜求之努力矣。

（二）歷代君主之崇尚漢學 女真歷代君主，於漢人學術，均有極大之信仰與認識。即太祖太宗，務以兵馬立國；而對文事，亦極注意。廿二史劄記云：

「自太祖起事，即謂詔令宜選善屬文者爲之，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文之士，敦遣赴闕，是太祖已留心文事矣。」

熙宗於中國學術更爲努力，大金國志云：

「適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後能賦詩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棊象戲，盡失女真故態矣。……而舊臣視之曰，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

天眷二年謂侍臣曰：

「朕每閱貞觀政要，見其君臣議論，大可規法。韓昉曰：「皆由太宗溫顏訪問房杜輩。」……其書雖簡，足以爲法。」……（金史熙宗本紀）

復謁孔子廟，追悔少年遊佚，自是讀尚書論語五代史及遼史，或夜以繼日。（廿二史劄記）此知熙宗之研究中國學術，比漢人有過之而無不及，謂之「漢戶少年子也」，宜哉！

海陵：海陵于中國學術，亦有相當之認識。天德四年，有司圖上燕城宮室制度，營建陰陽五行所宜。海陵曰：

「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善地何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爲。」（金史

熙宗本紀）

又「嘗使畫工密圖杭州湖山，親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

世宗：世宗嘗自撰本曲，幸上京時，爲宗室父老歌之，不覺淚下。因其道祖宗創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金史世宗本紀）嘗曰：

「朕觀貞觀政要，太宗與臣下議論，始議如何，後究如何，此正史臣在側記而書之耳。」

（廿二史劄記）

又大定二十八年，謂宰臣曰：

「朕近讀漢書，見光所爲人，有所難能者……。」（金史世宗本紀）

章宗：章宗不惟於中國學術有相當認識，且擅長詩賦。明昌三年，「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晏會，令以經義相質，手筆措問，酒酣，各賦詩盡權。」（見大金國志）

又「承安四年，建大學於京城之南，置東西序，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者，居之，公卿以下子孫併入學受業。臨觀課其優劣，學徒甚盛，諸生獻詩頌及賦者四百人。國主博學工詩，曾於雲龍川太和殿賞牡丹詩云：「洛陽谷雨紅千葉，嶺外朱明玉一枝，地方發生雖有異，天工造物本無私。」」（見大金國志）

顯宗：顯宗工於詩，曾於世宗朝右相石琚生日賜詩云：「黃閣今姚宋，青宮舊綺園，綺歸里社，冠蓋盡都門；善訓懷師席，深仁寄壽尊；所期河潤溥，餘福被元元。」

又次高駢風箏韻云：

「心與寥寥太古通，手隨輕籟入天風，山長水闊尋無處，聲在亂雲空碧中。」（見大金國志）

宣宗義宗，亦工詩博學，大金國志云：

『宣宗……好學，善談論，尤工於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

『義宗……少而嗜書，長而博學，時干戈搶攘，日不暇給，與學士大夫談論不輟，才藻富瞻，好爲文章。』

上所列述，不過證明其於中國學術之信仰與認識，模倣與創造之程度而已。熙宗固『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而世宗諄諄以保持女真之風俗爲務，猶謂『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真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更可知中國學術吸引人心魔力之偉大矣。

時除歷代君主之向慕中國學術者，其他文人才子，多不勝舉。惟限於篇幅，未便贅述也。（此可參考補元史藝文志）

（二）制度方面

金以得韓昉韓企先宇文虛中輩，而對各種制度之設施和改建，無不以中國爲標準，間或有採及遼制者，茲將各種設施之情形述於次：

(一)選舉制 在金太宗熙宗時，止有縣試府試會試，至海陵始加殿試。而試驗之科目不定。天會十年，止試詞賦，不試經義。章宗時，諭尙書省自今「五品以上官，各舉所知，歲限所舉之數；如不舉者，坐以蔽賢之罪；仍依唐制，凡五品以上者到任卽舉自代，並從提刑司採訪之。」此仍依唐制者，卽漢化之表現。金史選舉云：

「金設科皆因遼宋制，有詞賦、經義、策試、律科、經童之制。」凡用書如下：

易——王弼韓康伯註 書——孔安國註 春秋左氏傳——杜預註

詩——毛萇註鄭玄箋 禮記——孔穎達註 孝經——唐玄宗註

周禮——鄭玄註賈公彥疏 史記——裴駟註 論語——何晏集註邢昺疏

前漢書——顏師古註 後漢書——李賢註 孟子——趙岐註孫奭疏

三國志——裴松之註 晉書——唐太宗 宋書——沈約

齊書——蕭子顯 隋書——魏徵 老子——唐玄宗註疏

以此考試用書之標準，亦可知其漢化之情況。大定二十八年，世宗謂宰臣曰：「女真進士惟試以策，行之既久，人能預備，今若試以經義可乎？」對曰：「五經中書易春

秋已譯之矣，俟譯詩禮畢，試之可也。」

上曰：「經義理奧，不加歲月，不能貫通。今宜於經內，姑試以論題，後當徐試經義也。」（見金史選舉志）

此更知不但所考試之材料取資於中國，且能因時制宜也。

（二）刑制 女真刑制，亦大半以中國為模楷。而施行之皇統制，尤採唐宋遼之長，為女真之惟一法書。

「太宗雖承太祖，無變舊風之制，亦稍用遼宋法……至皇統間，詔諸臣以本朝舊制，兼採唐宋之制，參遼宋之法，類以成書，名曰皇統制，頒行中外。」

（三）官制 熙宗在位，對於官制設施，採用中國制度，設三師三公尙書省樞密宣徽翰林院御史台太常大理寺秘書國子太府少府軍器等官，大概循宋遼之制，而加整理。（金史百官志）

（四）兵制 金之兵制，與中國稍異，然亦有間用中國制者。如正隆五年伐宋以十五路，每路一萬，通為二十七萬，倣唐制分為二十七軍也。（大金國志）

(五)祭祀：金初祭祀，僅有拜天之禮，入中原後，百事建設，而祭祀亦參考中國之制，而施行之。

郊祀配饗之祀：從禮記『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之理，止以太祖配。(金史)

禘祫之儀：太宗十一年尚書省奏禘祫之儀，曰禮緯三年一禘，五年一祫。(同上)

陵廟制度：女真本不設宗廟，祭祀不修。平遼後，所用宰執大臣多漢人，皆以天子之孝，在於尊祖，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廟。若七世之祖未修，四時之祭未舉，有天下者，可不念哉！金主方悟，遂立太廟。海陵時，恥效南朝舊制，始以三年一禘，五年一祫，仍上古之制。禘取夏四月，祫取冬十月，然仍習染中國之風化也。

女真本遊牧民族，於立國大計，制度設施，素無所聞。及入中原，全依中國學士，參古法今，斟酌時宜，為施行建國之方策。此之所述，僅及其要，他如田制、輿制、儀衛、禮制、樂制、喪制等，無一不以中國之制度為標準也。

(三)風俗方面

女真漢化，於風俗尤甚。蓋相處日久，習染成風。世宗曰：

『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

又『今則奕棋雙陸，宜悉禁止。』

又『熙宗賦詩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棋象戲，盡失女真故態矣。』

又『金俗好衣白辮髮……婦人用珠金飾，婦人髮盤髻，亦無冠。自滅遼侵宋，漸有文飾，

婦人或裹消遙巾，或裹頭巾，隨其所好。』（大金國志）

『女真舊不知歲月，如燈夕皆不曉，己酉歲有中華僧被掠，至其闕，遇上天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爲戲。女真主吳乞買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耶？」左右以實對。適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乞買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爲亂，尅日立此以爲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見松漠紀聞）

此證於普通遊戲及衣飾，大半漢化，醫病喪葬亦然。

初『其疾病無醫藥，尙巫祝。病者殺豬狗以禳之，或用車載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

（見大金國志）

及君臨中原，醫藥頗盛，且有著名之醫家成無己、何公務、劉守真、侯德和、張子和、馬守素、楊從政、李道源、張元素、袁景安等，均其著也。（見輟耕錄）

葬埋無棺槨，並以馬殉葬。及入中原，始用棺槨，禁以馬殉葬，更進而習染卜葬之俗矣。其親友死則以刀斃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戰馬以殉之，其祭祀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飯。（大金國志）

「斜也」李董將奉令南下攻宋，家下以別殺一豕，以斜也之衣裹之，并作小弓箭挂豕身而埋之於後營。家人祝之曰：「斜也已陣亡葬之矣。」（大金國志）是亦未提及棺槨，可知棺槨乃漢化後之事也。卜葬亦然。

「國初祖宗，止於護國林之東，逮海陵徙燕，始令司天台，卜葬地於良鄉縣西五十里大洪谷口龍城寺。」（大金國志）

城郭宮室，亦爲漢化後而建築之。

「女真之初，尙無城郭，星散而居。國主晟，嘗浴於河，牧於野，屋舍車馬飲食之類，與其下無異，所居四外栽柳以作禁園而已。其殿宇遶壁，畫置火坑，平居無事則鎖之。……國主

自踐位以來，左右諸儒日進諂諛，教以宮室服御妃嬪禁衛之盛。出則清道警蹕，歸則端坐九重……」（大金國志）

其前後情形之差異，有如是者，漢化之深，不言可知矣。

紀年之法，古亦無之，漢化後而始置之。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爲一歲也。自興兵以後，寢染華風，帥將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元旦，兀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巳，國王亶以七夕矣。其他如重五重九中秋中元四月八月皆然。」（大金國志）

名諱及避諱之漢化更甚，當女真未來中原之先，止有女真名，而無漢名。入中原後，始改漢名，避諱之制，與之俱興，惟專避漢名也。

「金未滅以前，其名皆本其國語，及入中原通漢文義，遂又用漢字製名。如太祖本名阿骨打，而又名旻也。太宗本名烏奇邁，而又名晟也。熙宗本名哈喇，而又名亶也……」（

廿二史劄記）

此帝王之有漢名也。

「烏頁之名昂也，舍音之名杲也，薩哈之名思敬也。」（見同上）

此皇族之有漢名也。

至避諱之法，則有：

「章宗避睿宗宗堯諱，凡太祖諸子以宗字排行者，皆加山爲崇。民間宗姓者，悉改姬氏。又謂孫卽康曰，宗改崇字，其下尙有本字全體，應將示字依蘭亭帖寫作未字。卽康奏曰：「唐太宗世民，偏傍之犯如葉字作業，泯字作泯，正是如此。」乃擬熙宗廟諱，亶字從面從且，世宗廟諱，雍字從系，自此不勝曲避矣。」（同上）

當此問題未加研究之先，幾不知女真漢化之情形，有如斯之深刻；與宋室之關係，有如斯之密切者。且與遼同起東北，而文化之制作，有非契丹之所能及。故金史藝文傳云：「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於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不以武也。」

文以弱國，武以興邦，歷史上事實之演變，無不以此爲前提。女真崛起東北，嫻於騎射，陷陣

衝鋒，無不攻克，故一時滅遼侵宋，稱雄北方。及其中葉，習染華化，趨於文弱，武力廢弛，國勢遂衰。金史食貨志說：

『金起東海，其俗純質，可以返古。初入中夏，猶未大變，及其中葉，鄙遼儉樸，襲宋繁縟之文，是以國不永久。』

又『富室盡服紈綺酒食游晏，貧者多慕效之。』
故蒙古一起，遂爲所滅。所以然者，抑亦漢化使之耶？

附誌：女真漢化一題，範圍甚廣，欲究其詳，非於其當時之記載及後日之追述，或近人之考證中，博引廣諷，審慎組織不爲功。此文爲時間之限制，材料之缺乏，僅能於女真漢化之情形，得一概念耳。尙望海內明達，不吝賜正！幸甚！幸甚！

二十三年，七月一日，

(完)



史夏 襄雲 戎奇 編 **紀元通譜** 原售三元 改售一元六角

本書為中國五千年來年表之集大成，上自黃帝起，下迄現代止；旁及春秋戰國，晉宋十六國，唐末十國，并僭王而立之小國，均以紀元西歷千支年號年數分割，極為精詳。書中每行均留有空白，專供讀者填寫，例如研究政治者，可札錄關於政治之參考資料，研究文學、藝術、理科……者，可札錄各科所需要之資料，以便著作時之用。書末附有索引，并參考書目，極便檢查。梁啟超、顧頡剛二先生，對本書備極推崇，其價值可知。

(史學叢書之一) **國史通略**

張震南編

原售一元二角 改售一元五角

本書上起太古，下迄現代，挾治繁要，綜為四事：曰政術，曰國際，曰生計，曰學術，乃以通史方法，按照時代將四事貫穿而成。全書凡三十二章，為提綱挈領之敘述，而隨事綴以極精要之史實，一掃一般舊書呆板之弊。敘述簡明扼要，易於記憶，文字亦淺顯生動，可供一般人研讀，亦可供中等學校，採作課本之用。

春秋時代之世族

(史學叢書之一)

孫曜編 原售七角 改售六角

本書用歸納的方法，鈎稽羣籍，將春秋時代特有之世族制度，以及當時之政治組織，社會組織，經濟狀況，平民生活狀況，皆分別為有系統之整理與說明。其所採之材料，以及所用之方法，均極精當。殊可指示治史學者以研究的入門途徑。

中華書局發行

元明兩代之史料

李思純著 元史學 一冊七角

(史學叢書之一)
本書分四章：①爲元史學之總論，中述西侵歐洲，與傳播東方文化及於歐洲，使歐洲東來中國等史蹟；②爲過去之元史學及其史料，羅列宋、元、明、清及現代，更旁及日本、朝鮮、西方諸家著作；③爲元史學之各項問題，如史料源流，譯名繙音，文字錯簡，氏族支脈，人種同化，年月差錯，地輿方位，神話軼聞等問題；④爲元史學之將來，指正洪鈞、柯劭忞、丁謙、李文田諸氏之誤點，詳爲補傳多種，以便考證。

元代雲南史地叢考

夏光南著 一冊 七角五分

本書組織，先後一貫，以考證元代雲南政治、地理、民族、文化進展之各方面爲目的，而每章自爲段落。舉凡當時山川城鎮之扼塞，邊防交通之形勢，漢夷蒙回等族角逐之情形與分合遷遠之變化，政治及軍隊之組織，滇民宗教之信仰等，靡不詳爲敘述。對於元代西南社會之生活狀況，及各章選餘史料之可供參考者，則殿之以蠡測談。吾人欲強固邊疆，籌對敵之方策，必須將歷史重心改置邊地，一洗舊史家中夏經四裔之近見。

明代軼聞

林慧如編 一冊 四角五分

有明一代正史而外，傳其遺聞軼事之書絕少，林慧如君特輯是書，以餉讀者。內容計分八卷：①孤忠錄，②義士傳，③名士志，④美人譜，⑤異人錄，⑥亂賊記，⑦技術史，⑧異物志。所敘故實，可歌可泣，亦莊亦諧，加以文筆生動，歷歷如繪，讀之，前代往事，有若親眼目觀，津津有味，愛不釋手；且搜羅廣博，選擇精富，分類又極清楚，既可作筆記讀，亦可作明代之野史觀。

中華書局出版

文化史之研究

國史研究 六篇

[飲冰室
合集之一]

梁啓超著
九角五分

本書包括：①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②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③太古及三代載記，④記夏殷王業，⑤春秋載記，⑥戰國載記。又附錄三篇：①地理及年代，②志語言文字，③志三代宗教禮學。梁氏論史，夙具權威，此書所輯，乃梁氏故後由其友人林志鈞及公子搜集其得意之作，依據手蹟原稿，詳加校訂，故較坊間一般刊本為準確。

中國文化小史

[新文化
叢書之二]

常乃惠著
五角

什麼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演進的情形又是如何？本書中把這問題作系統的研
究和明確的解答，把這經過四千餘年來演化的中國文化，極扼要、極周詳的敘
述，既使我們有線索可尋，更使我們可以知道中國何以形成今日的現狀。為關
心民族文化者必讀之要籍。

中西文化之關係

[新文化
叢書之二]

鄭壽麟著
四角五分

本書就若干可靠史實，證明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之關係。內容分六章：①原始
文化之相符，②中西文化之關係，③中國學術在西洋的史略，④中國民族與文
化出來的問題，⑤中西樂理之比較，⑥古代中國與希臘哲學對照略表。為探討
中西文化交流之要籍。

中華書局發行

(一之書叢科百華中)

角 六 史通交西中 編達 向

本書敘述雅片戰爭以前，中西交通之概況。內容分十章：①中國民族西來說，②古代中西梗概，③景教與也里可溫教，④元代之西征，⑤馬哥孛羅諸人之東來，⑥十五世紀以後中西交通之復興，⑦明清之際，天主教士與西學，⑧十八世紀之中國與歐洲，⑨十三洋行，⑩雅片戰爭與中西交通之大開。中國與歐洲二千年間交通之踪跡，一一爲之闡明；並將十九世紀以前西洋文化傳入中國之梗概，詳述無遺，而劃分中國歷史爲固有文化長成時期，印度文化東來與西洋文化傳入三大時期。書中所附插圖，多不經見。取材新穎，富有趣味。

角 六 史族民國中 編炳文宋

本書內容計分六編，都九萬餘言。首編緒論，將中華民族的來源，構成中華民族的基本成分，中華民族共同努力的演進和民族勢力的消長，中華民族歷代活動區域的變遷和近代海外活動的現狀，均一一詳爲論述。以下各篇，分述通古斯、蒙古、土耳其、藏、苗五族，在縱的方面，中述各民族的演進史蹟，而注意其文化發展，政治設施，及其互助與同化；橫的方面，詳敘各民族的自然環境，而尤其注意其現代情況，如宗教信仰、生活狀況和習俗情形等。本書特色有三：①引論詳博，務求精確；②層次清晰，敘述扼要；③綜述分論，縱橫嚴正。實爲研究中國民族史者必備之書。

行茂局書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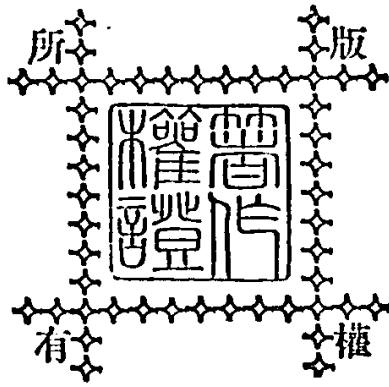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印刷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發行

叢書
隋唐五代十國史
歐人華化考 (全一冊)

實售法幣

312.00

(郵運匯費另加)



編著者

何健民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二二四二)

標商冊註

